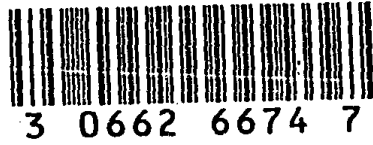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秋

楚豫贛紀遊

海城陳興亞記

690
385
3



題詞

黃葉邨

橫流滄海欲何爲，挂笏看山笑展眉，天外游蹤霞客記，毫端邱壑柳州詩，盪胸五嶽觀雲化，入手三都作賦遲，臺閣山林原一致，千秋各自有襟期，人在龍門最上頭，巍巍雙峙鎖黃流，嵩門碧月生秋思，石闕荒祠溯勝游，秦漢神仙尋古嶽，崑陵風雨到中州，年來京洛緇塵裏，不盡名山興不_木休，江流九派入潯陽，笠屐初來古豫章，帆漾鄱湖風瑟瑟，雲籠廬阜樹蒼蒼，水簾谷口康王隱，瀑布峰頭李白狂，冠蓋滿山猿鶴笑，側身天地付微茫，八百烟波涉洞庭，君山渺渺綠寒汀，澧蘭沅芷迎騷客，紫蓋朱陵炤翼星，雁影西風舒楚望，漁歌夜月動湘靈，欲尋岫嶼荒碑處，七二衡峰到眼青，雙旌南朔往來頻，到處諸侯揖上賓，地好陳搏皆息影，峰高許掾不勞身，萬山欲盡真忘老，一壑能專未算貧，濟勝具多腰脚健，登臨收滿錦囊春，

楚豫贛紀遊題詞

一

A 212099



安而遇隨 樂行時及
山高水流 在何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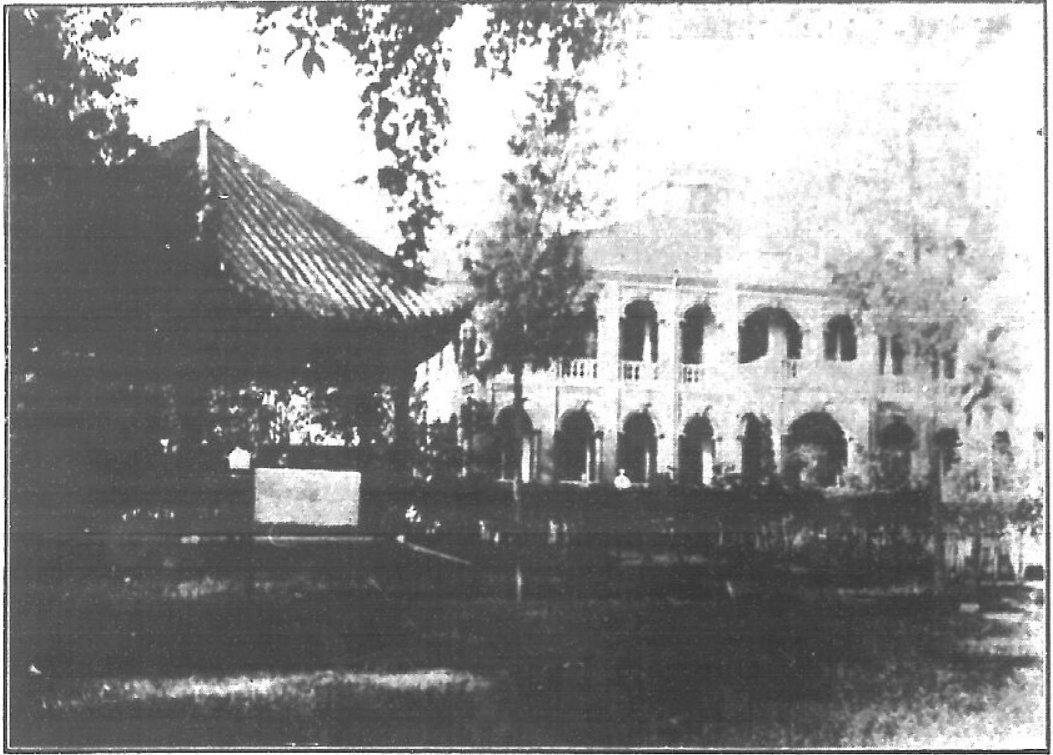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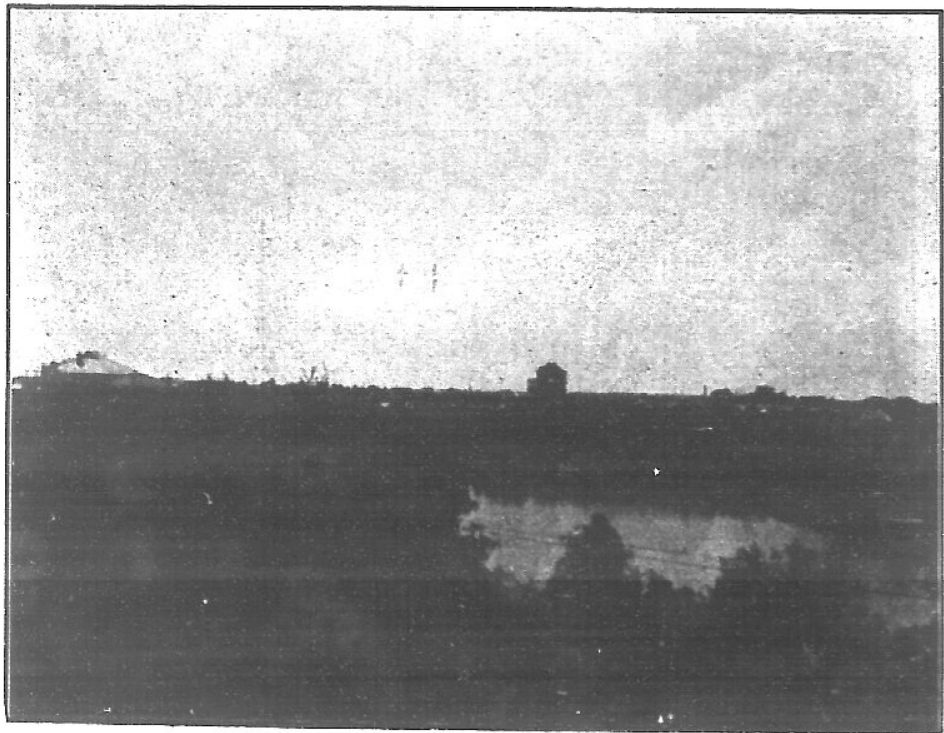
識自亞興陳者記

武昌幽冀鄉祠原奉直會館

楚豫贛紀遊像片



漢口中山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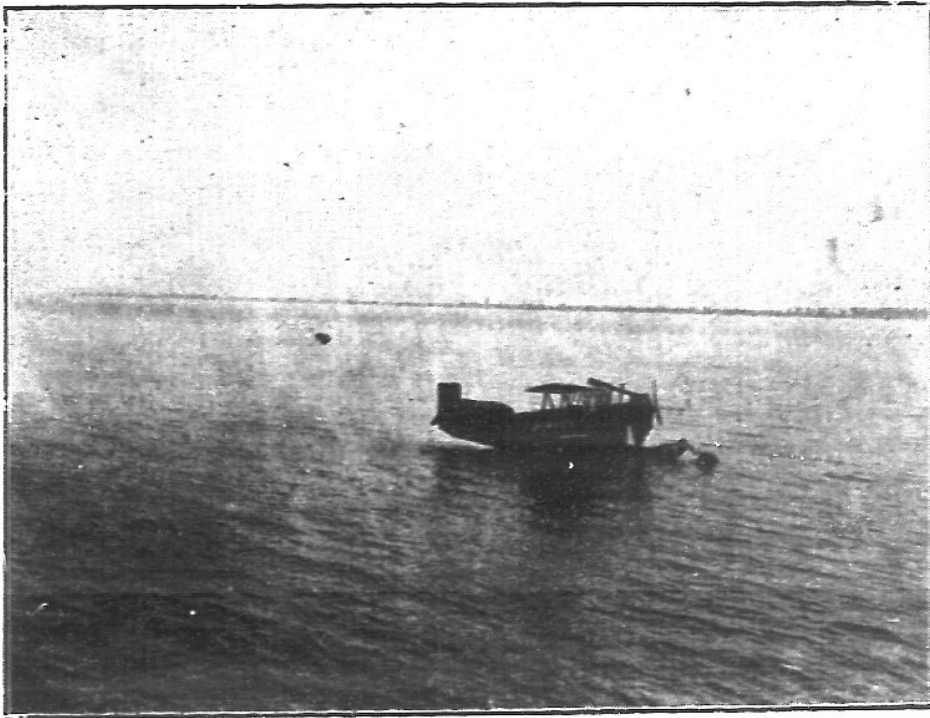


漢口張公堤旁晒甲山



楚豫贛紀遊像片

漢口水口上飛機場



四

漢陽製鐵廠江邊碼頭



楚豫
續紀
遊像
片

漢陽製鐵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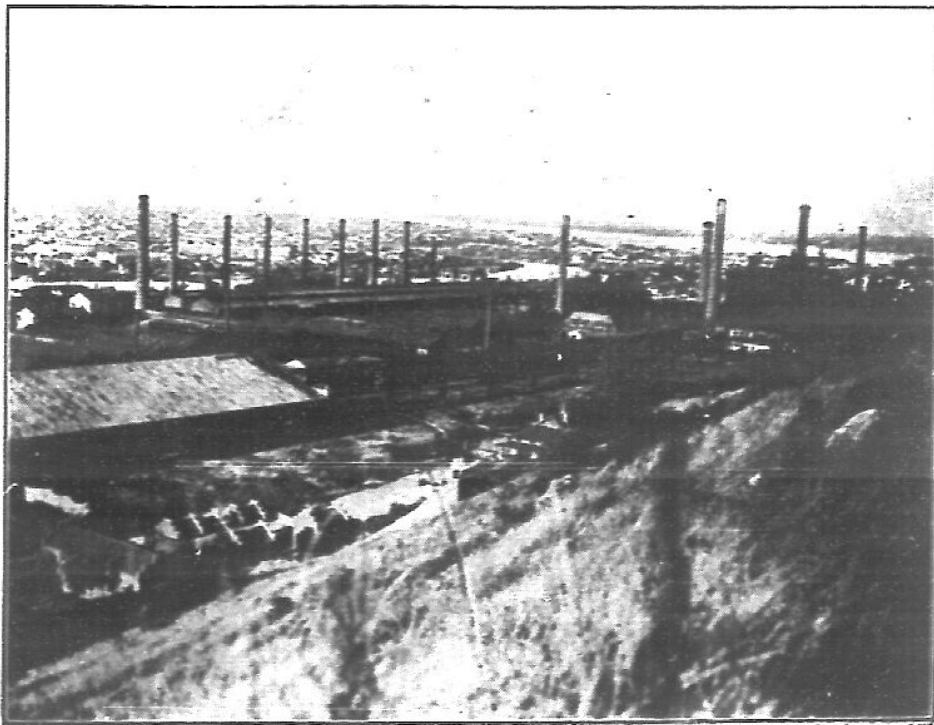
五

漢陽晴川閣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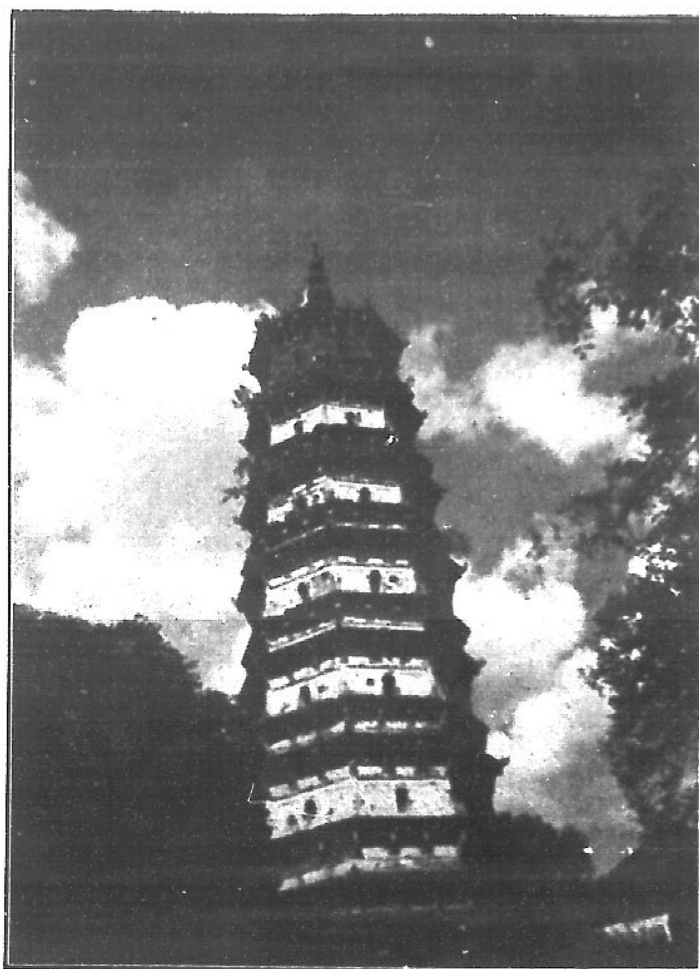
楚豫輟紀遊像片

漢陽兵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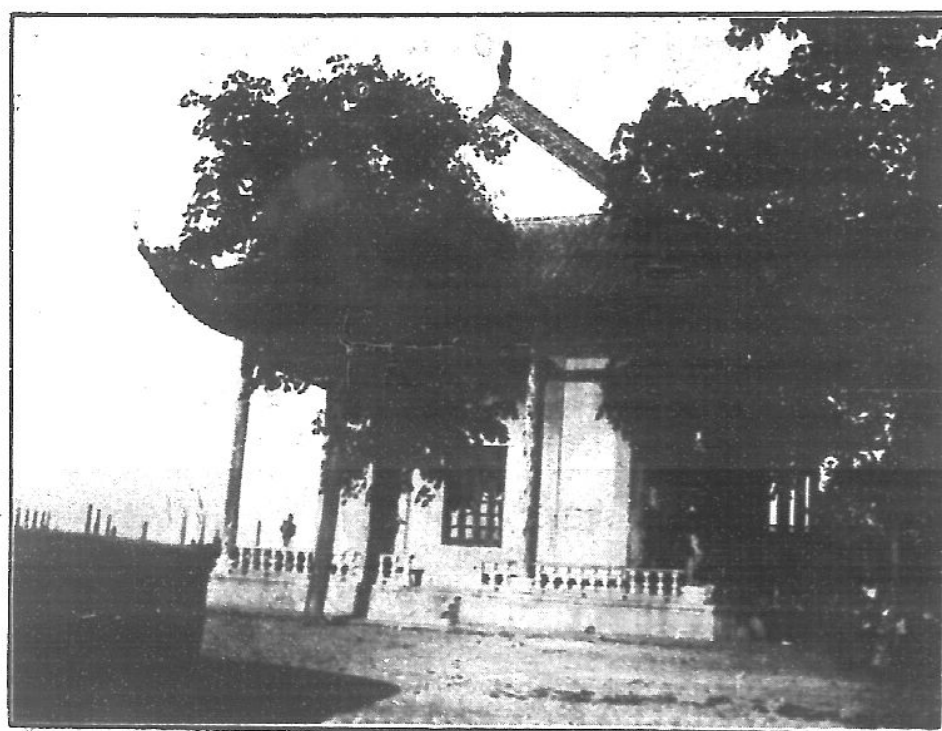
六

塔通寶上山洪昌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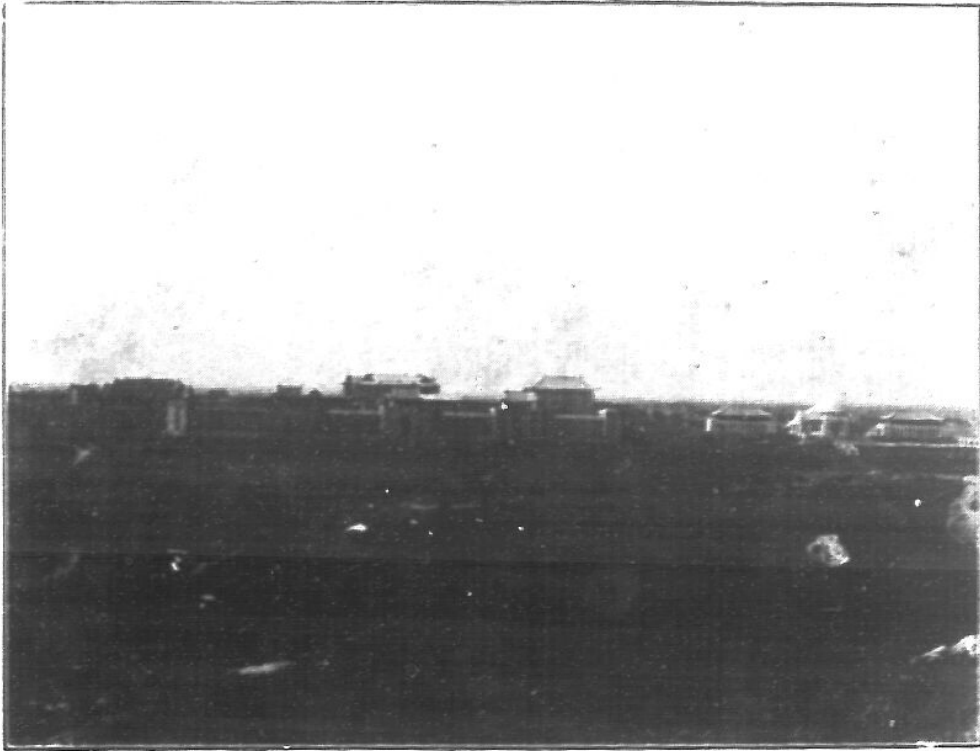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台琴牙伯陽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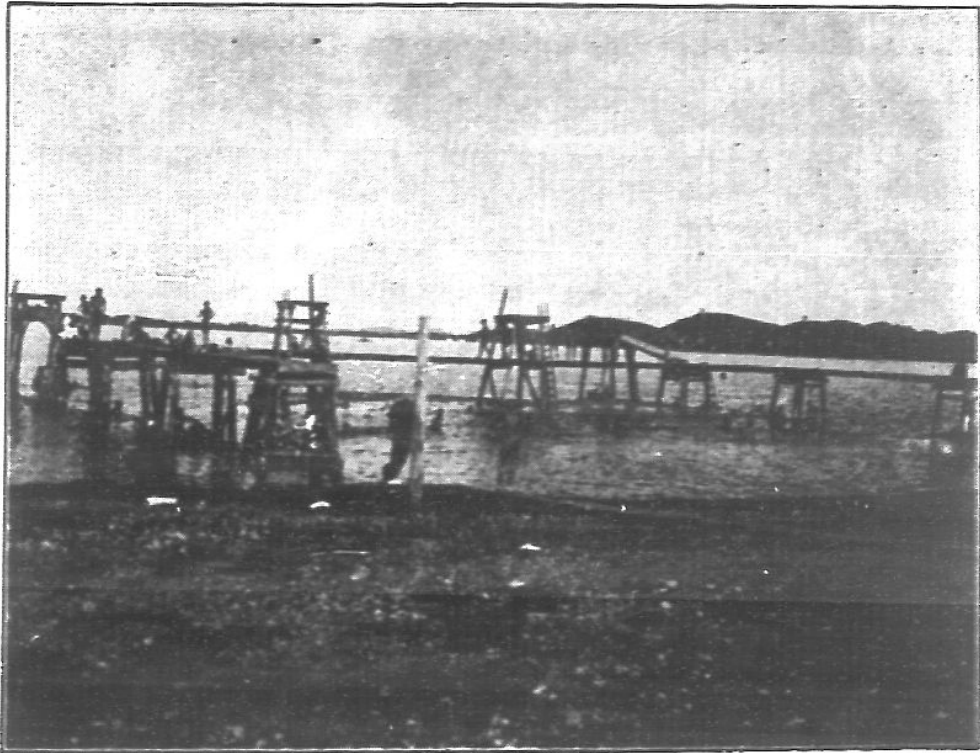
七

武 昌 珞 珈 山 上 武 漢 大 學



楚 豫 贛 紀 遊 像 片

武 昌 東 湖 游 泳 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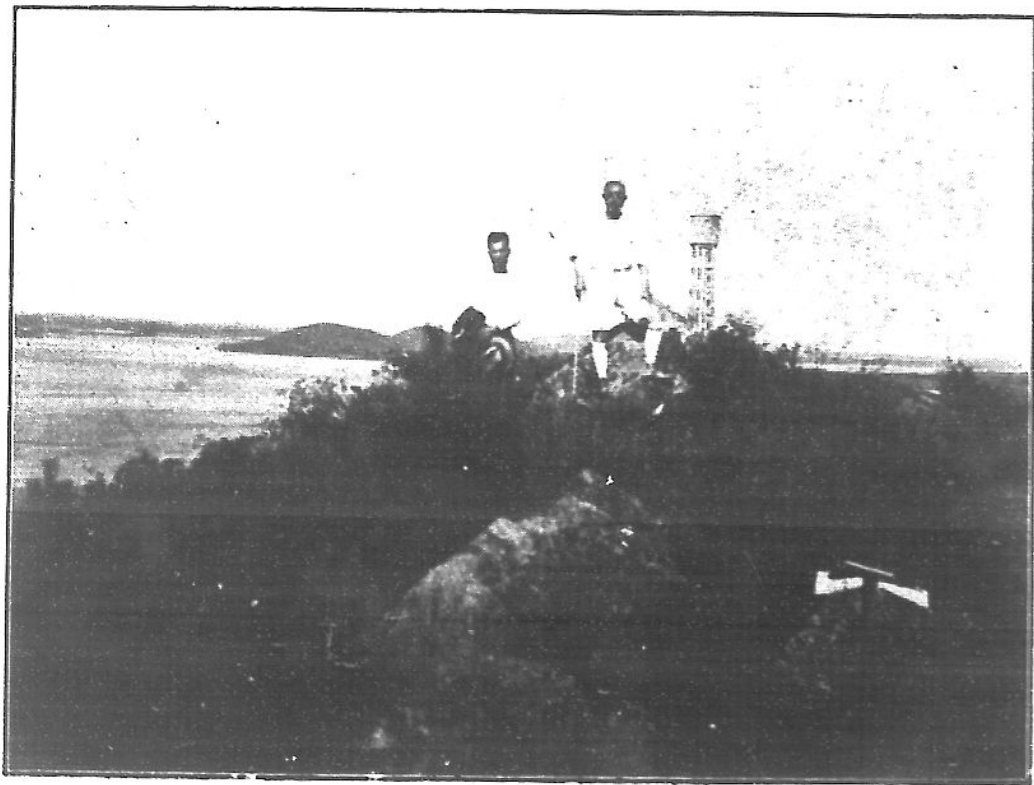


武昌東湖中正亭



楚豫續紀遊像片

武昌珞珈山頂



漢陽大別山砲台



楚豫輿紀遊像片

武昌徐家棚湘鄂路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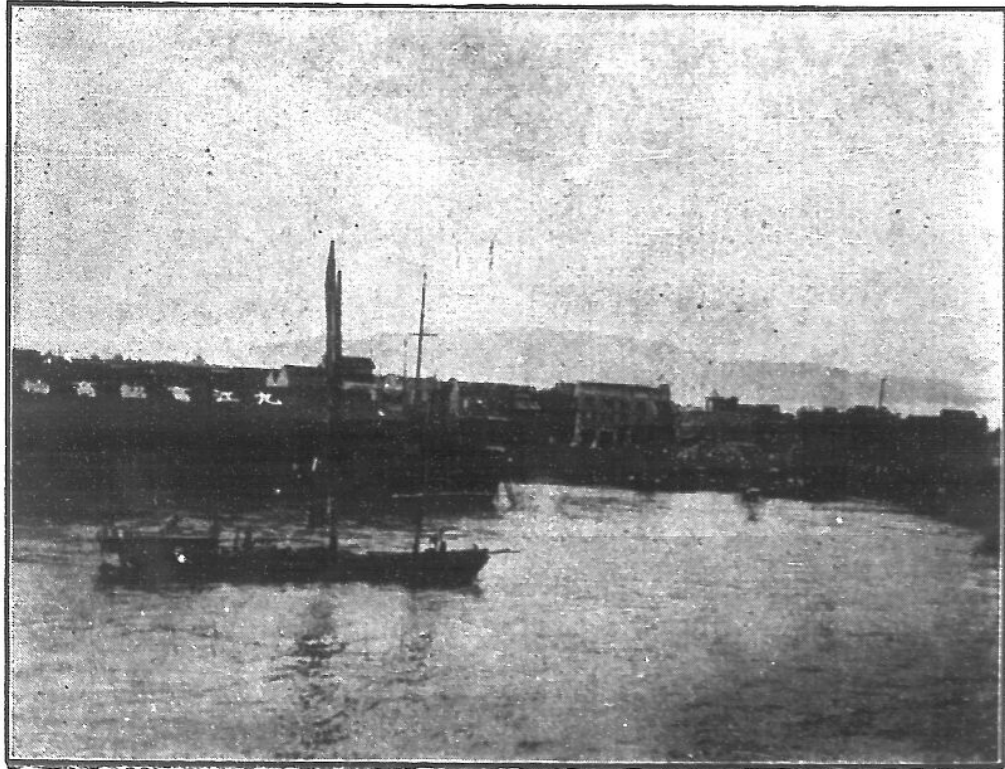
一〇

九江舟中望廬山北面



楚豫贛紀遊像片

九江馬頭



一一

廬山牯牛嶺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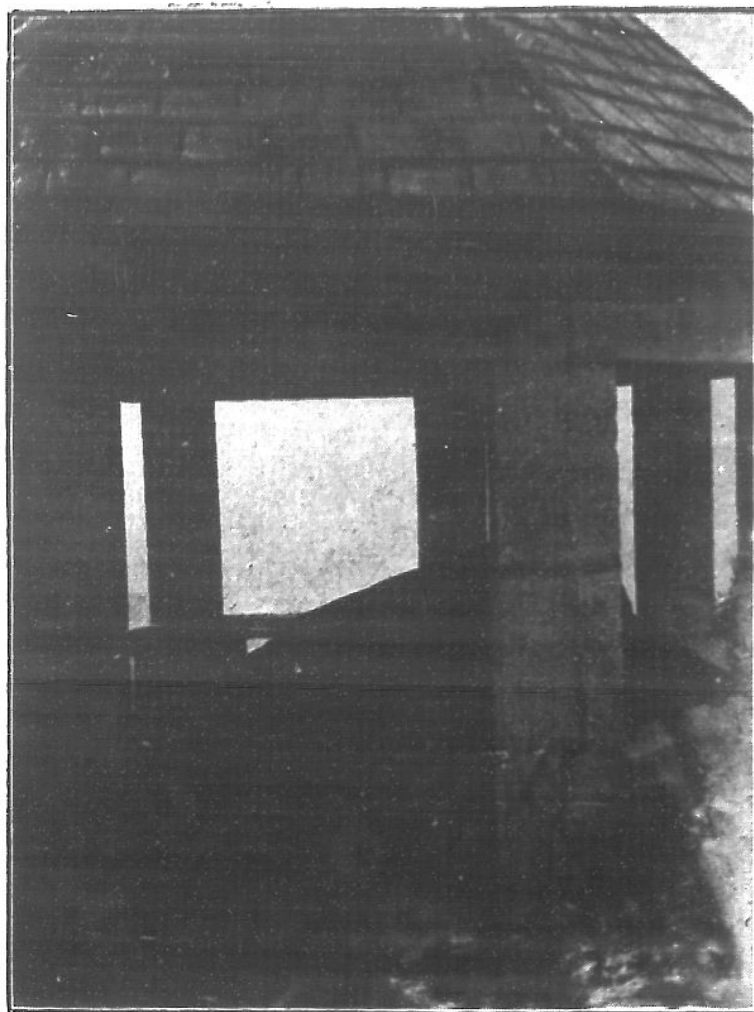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九江琵琶亭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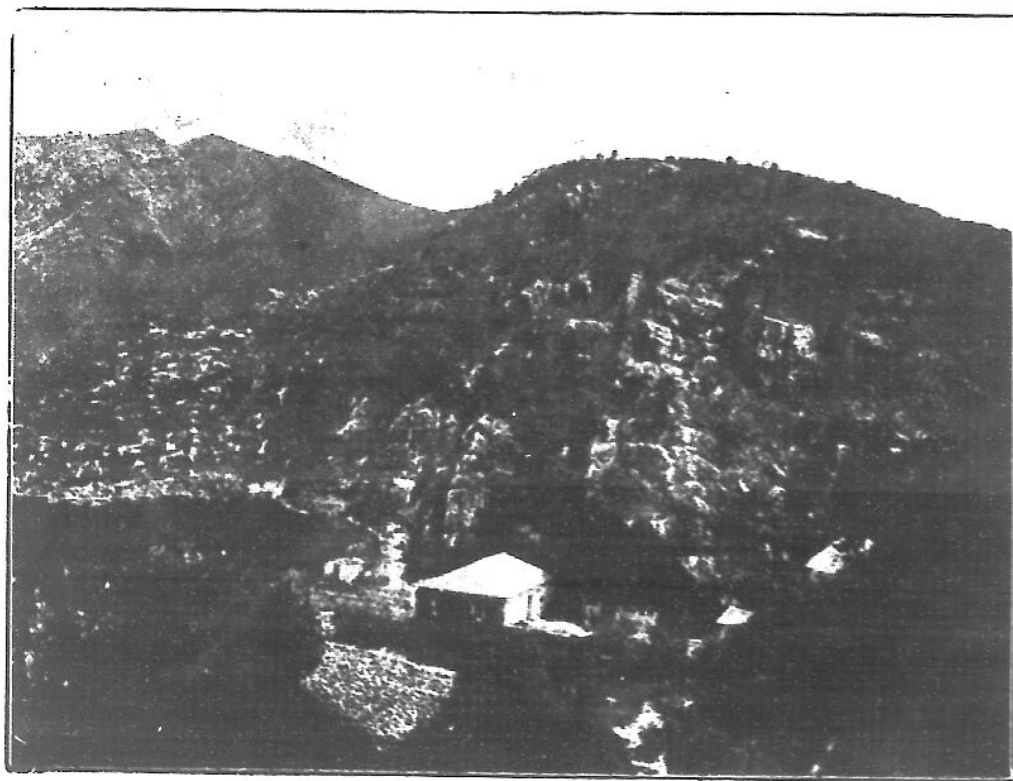


三二

廬山王陽明題詩碑亭



廬山仙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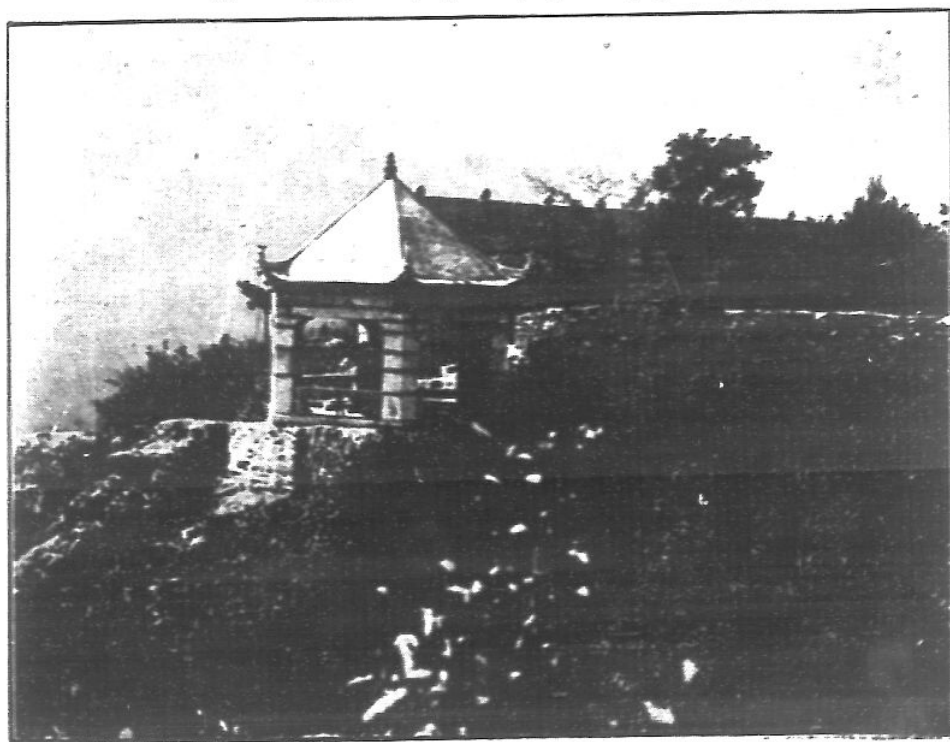


楚豫輟紀遊像片

廬山黃龍寺門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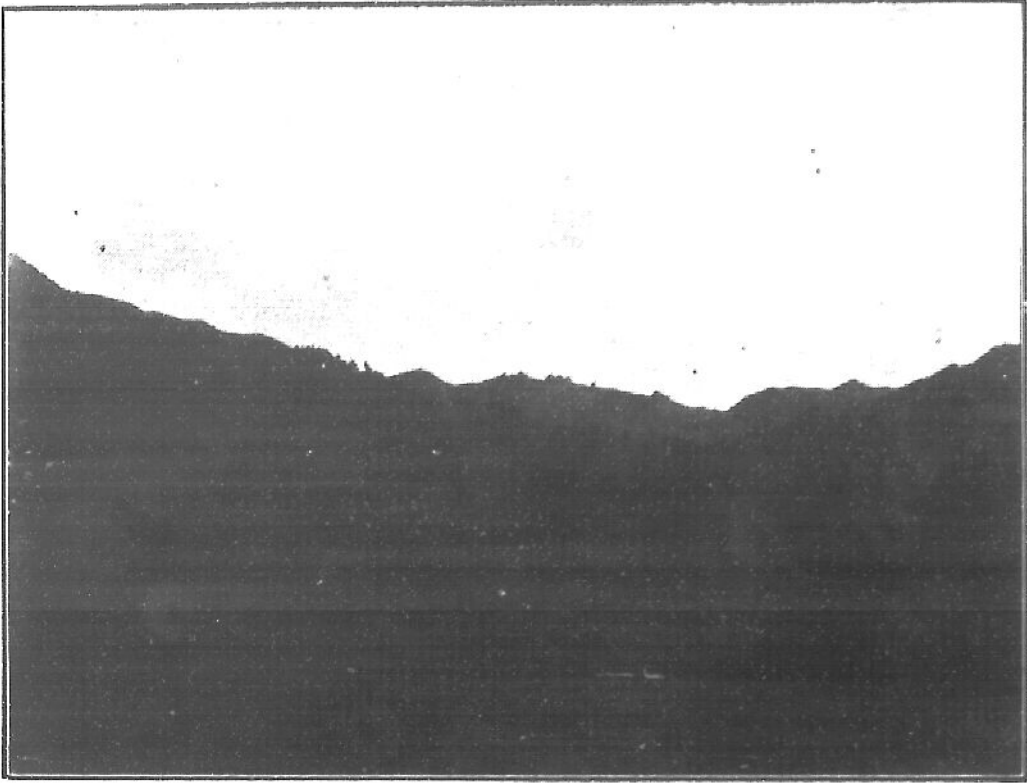


廬山大天池寺



一四

在火車中望鷄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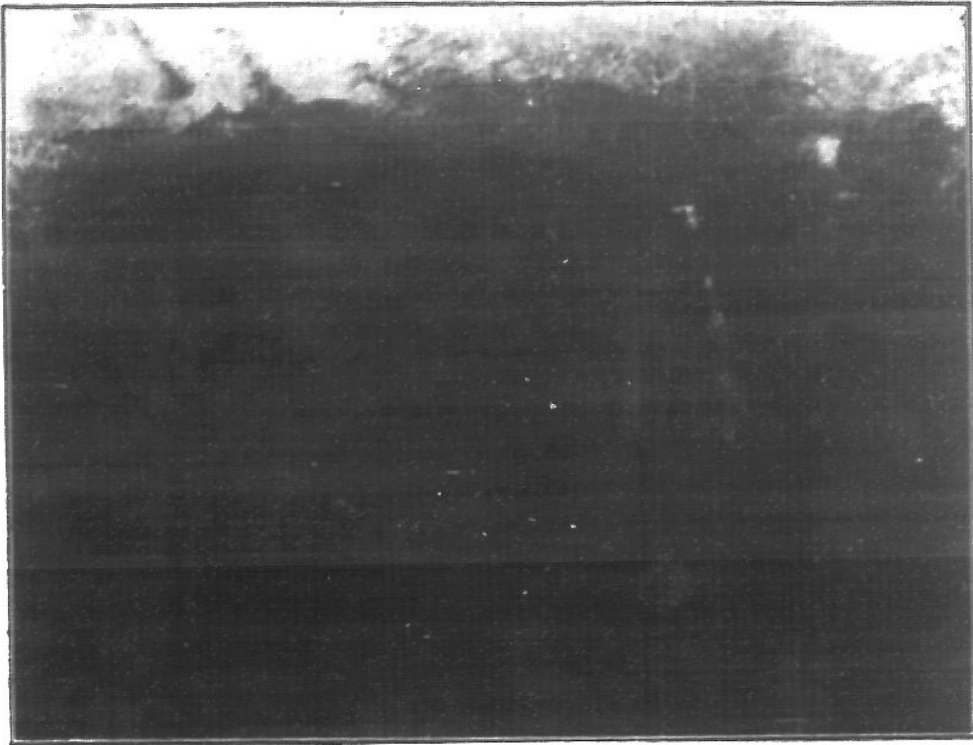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廬山歸宗寺



一五

廬山馬尾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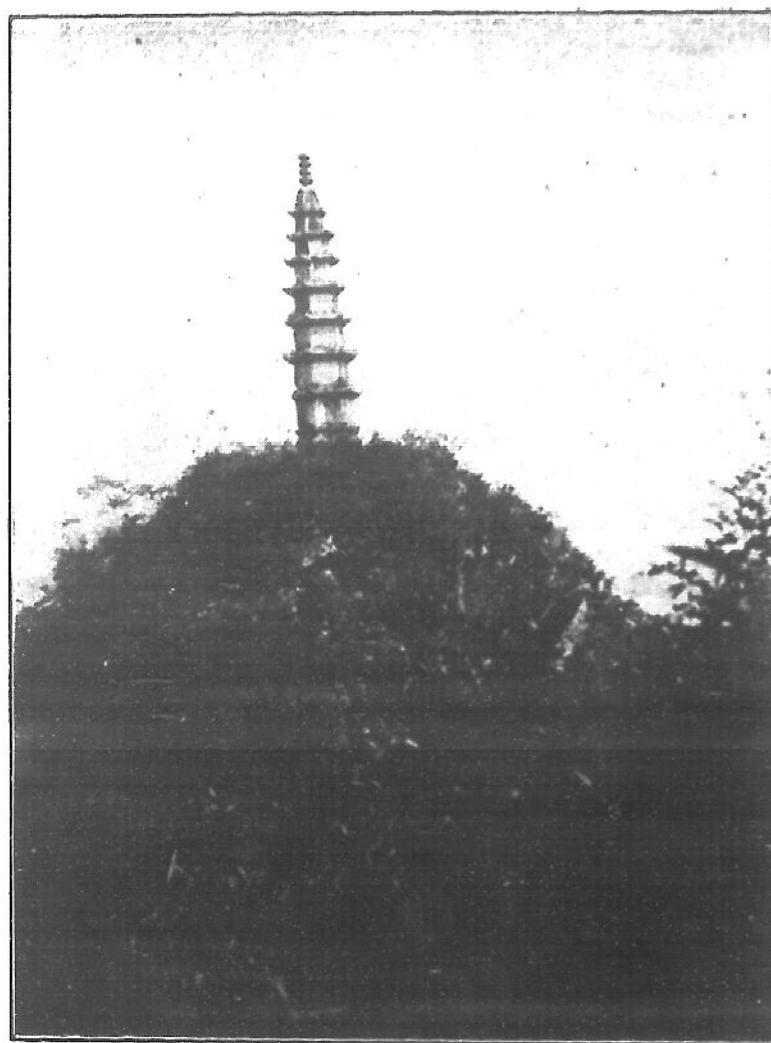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廬山歸宗寺右軍墨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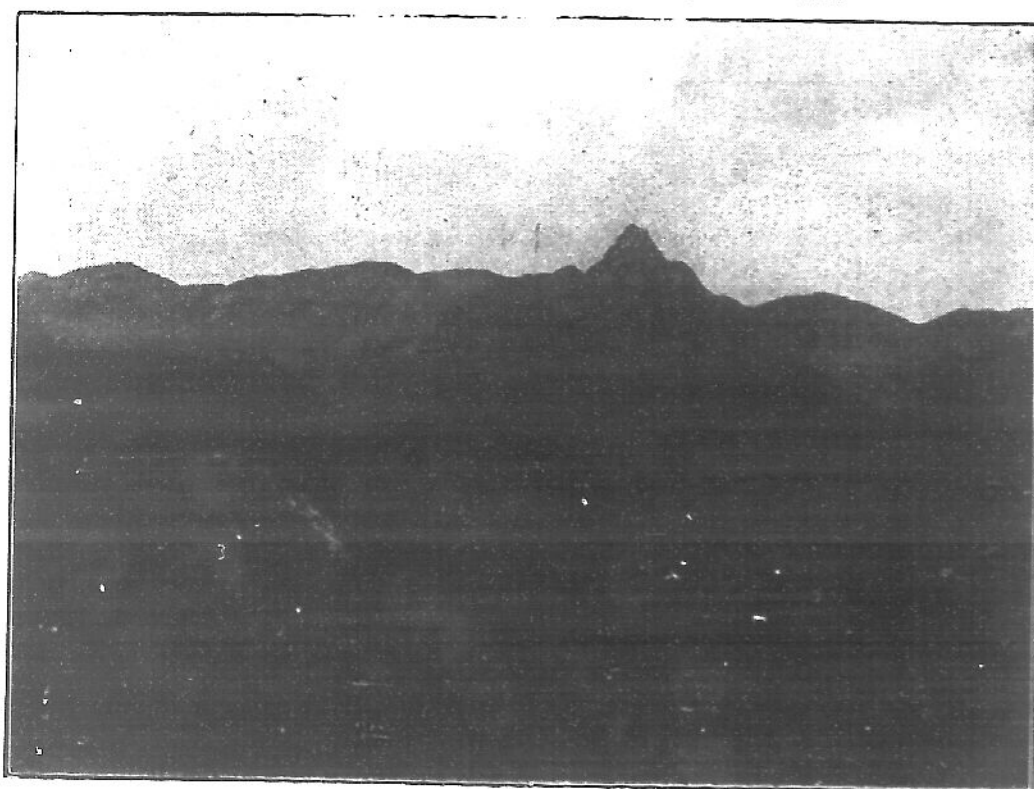
一六

廬山黃岩寺文殊塔



楚豫贛紀遊像片

廬山金山輪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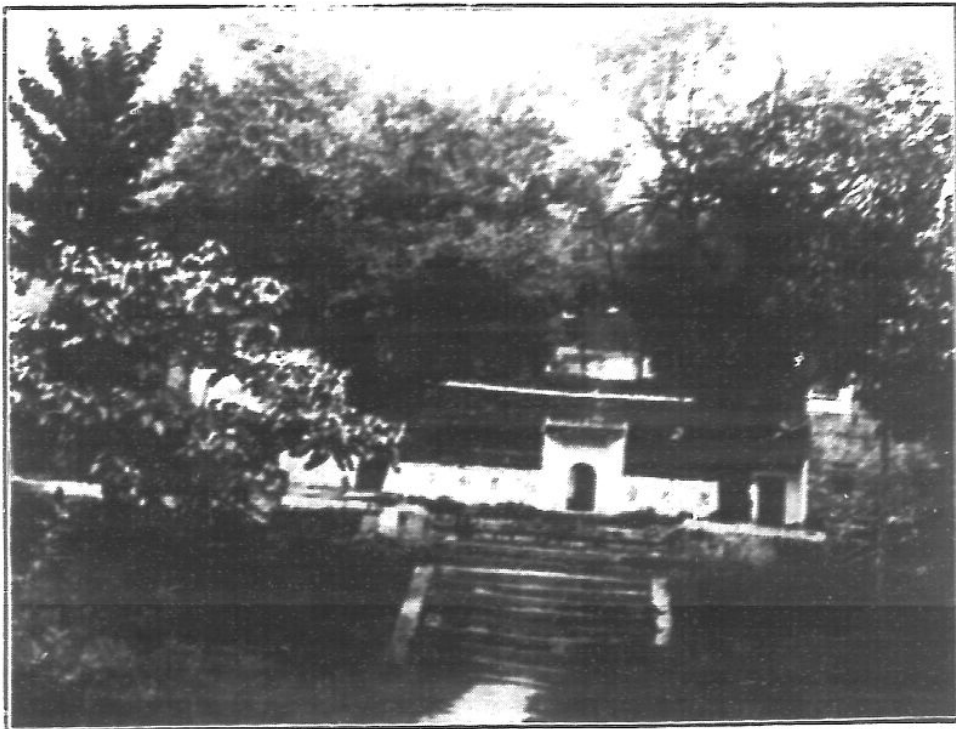


廬山分泉水下王右軍茅菴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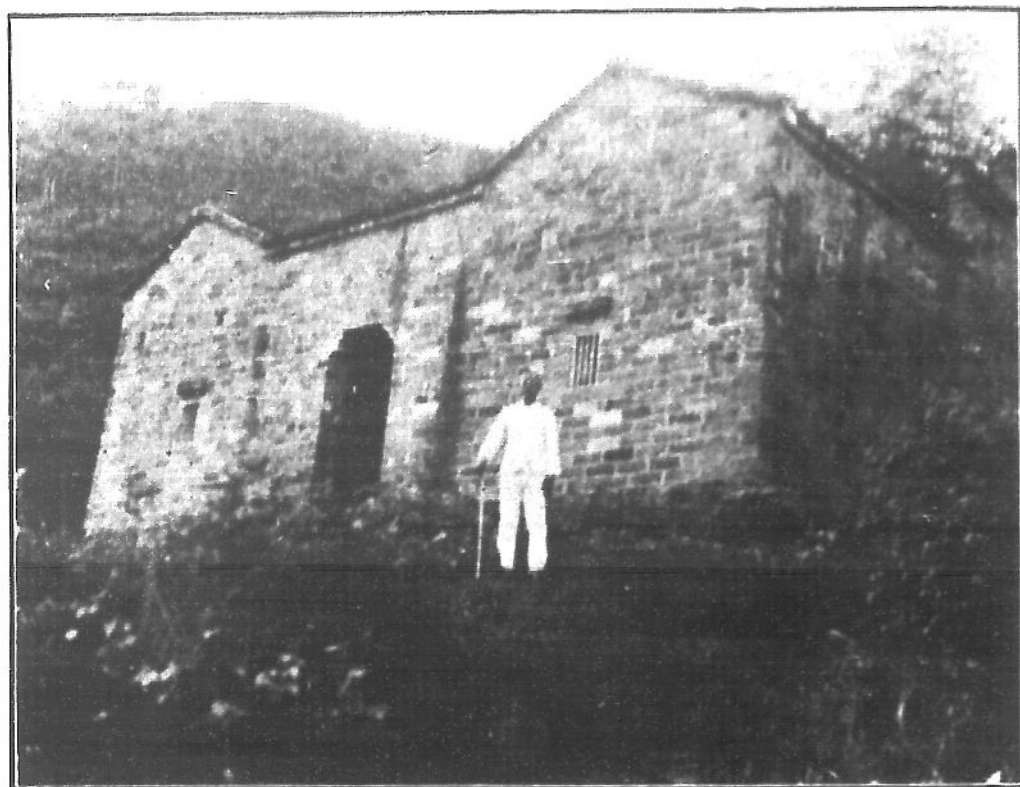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廬山秀峯寺



廬山栗里陶靖節祠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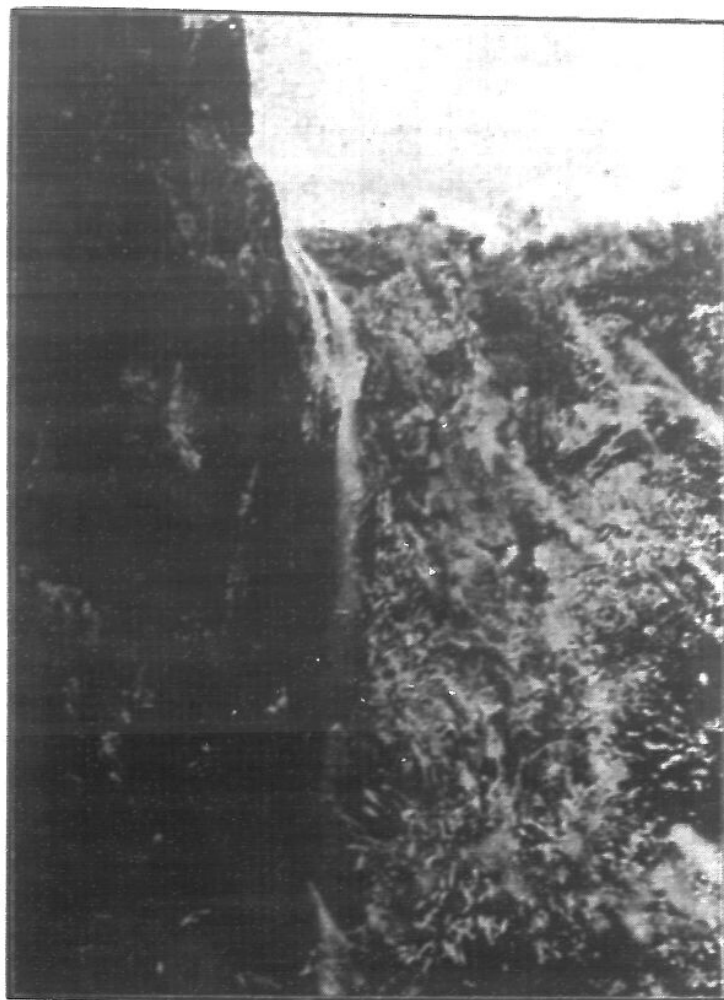


廬山觀音橋金井



一九

廬山分水泉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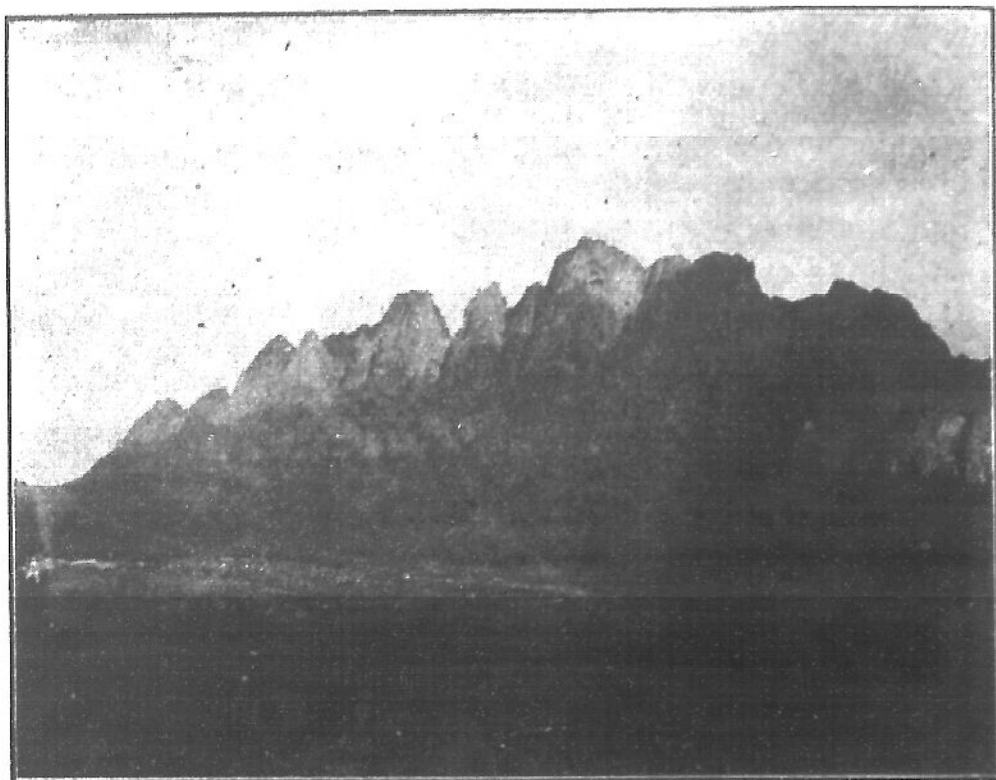


廬 山 玉 淵



廬山五老峯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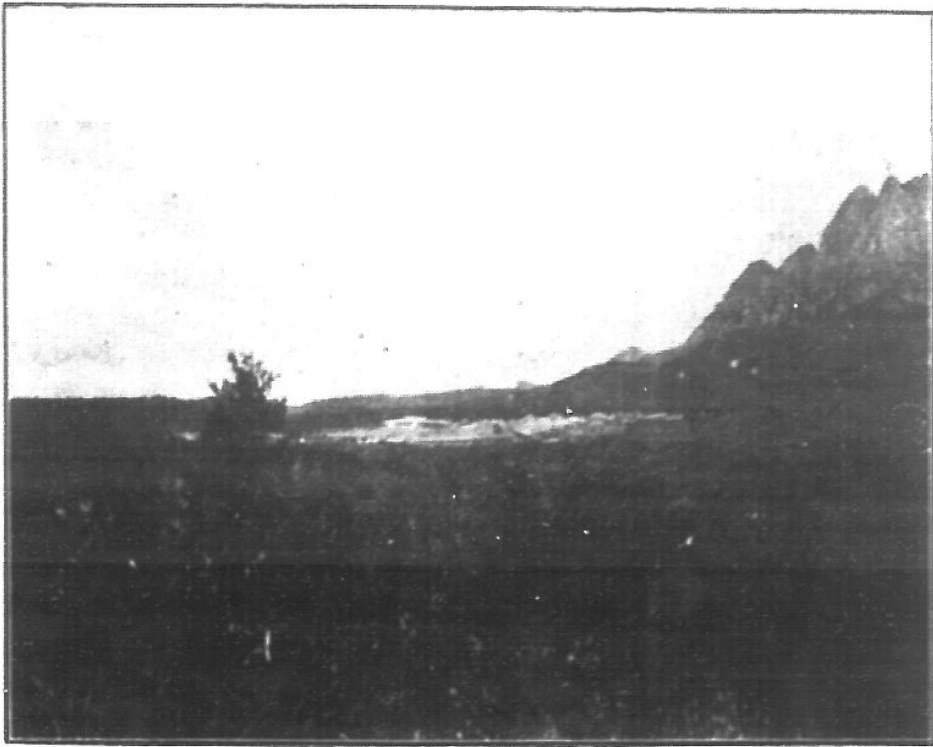


廬山三疊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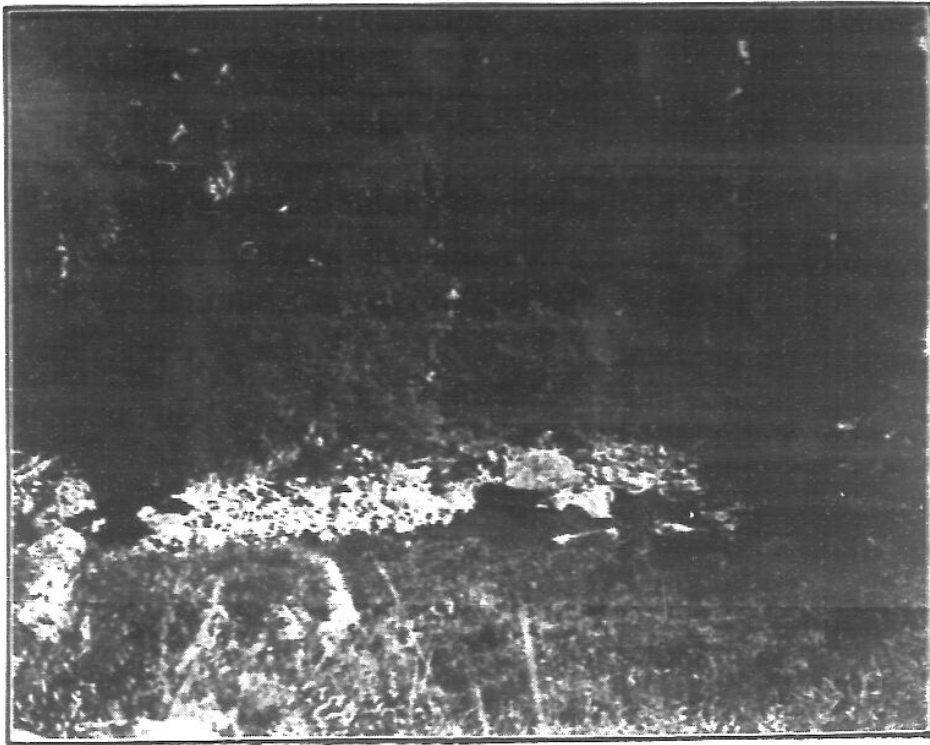


廬山下山軍官訓練團



楚豫贛紀遊像片

廬山三疊泉上澗潭



二二

廬山白鹿洞



廬山鹿洞書院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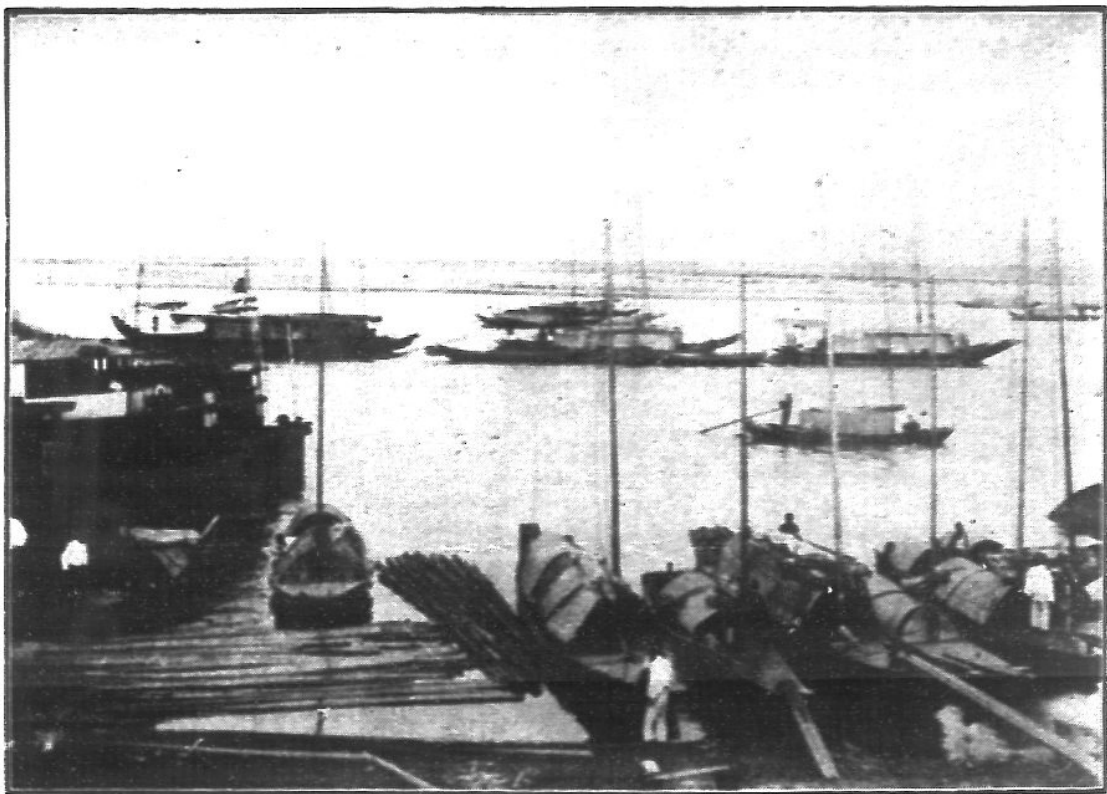


廬山南山星子縣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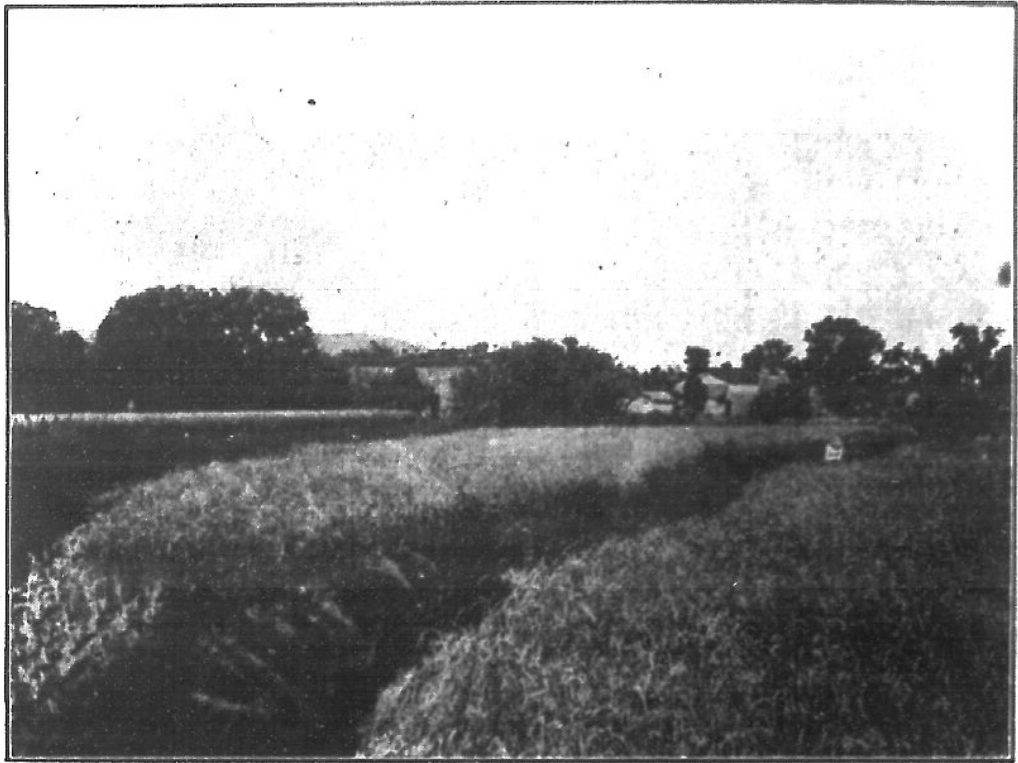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昌贛江風景



二四

南 昌 贛 江 西 岸 風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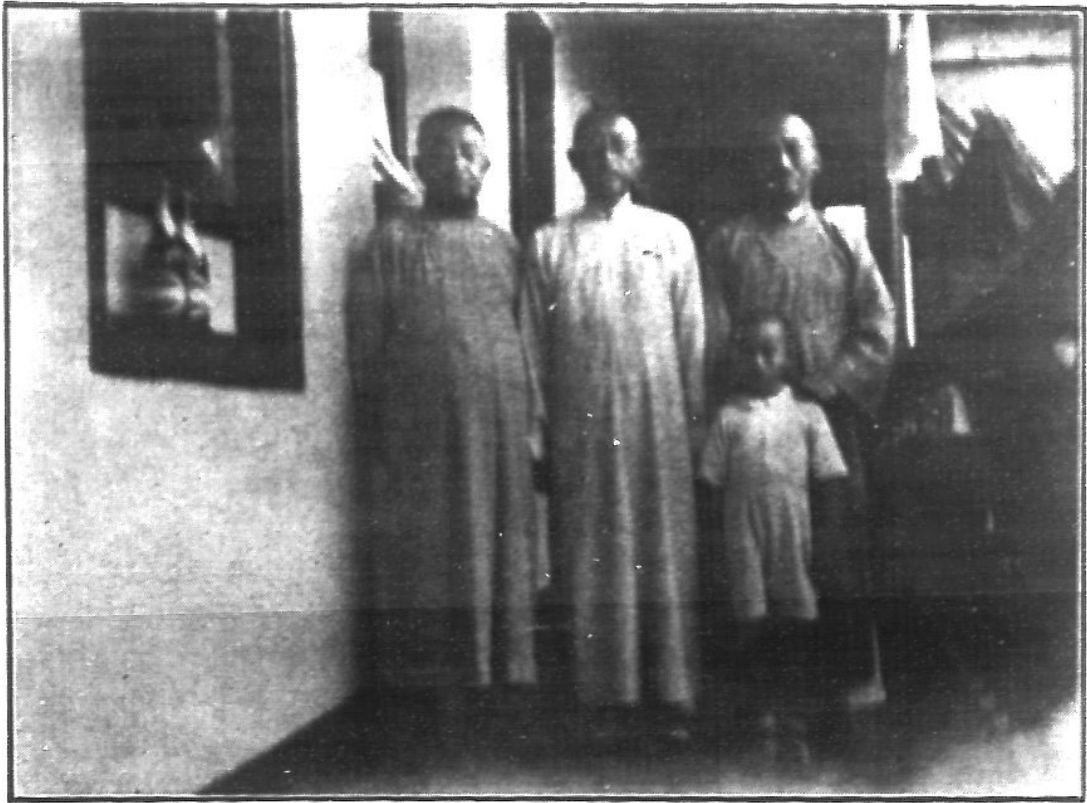
楚 豫 贛 紀 遊 像 片

南 昌 明 婁 賢 妃 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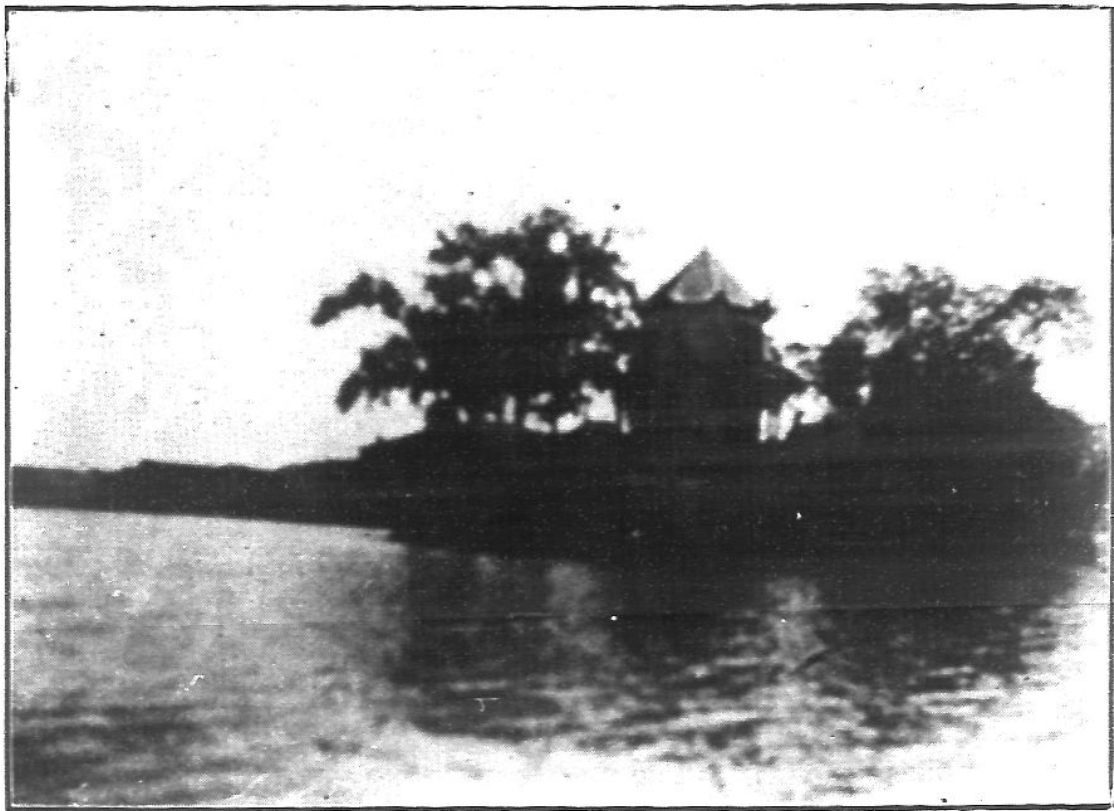
二五

南 昌 三 友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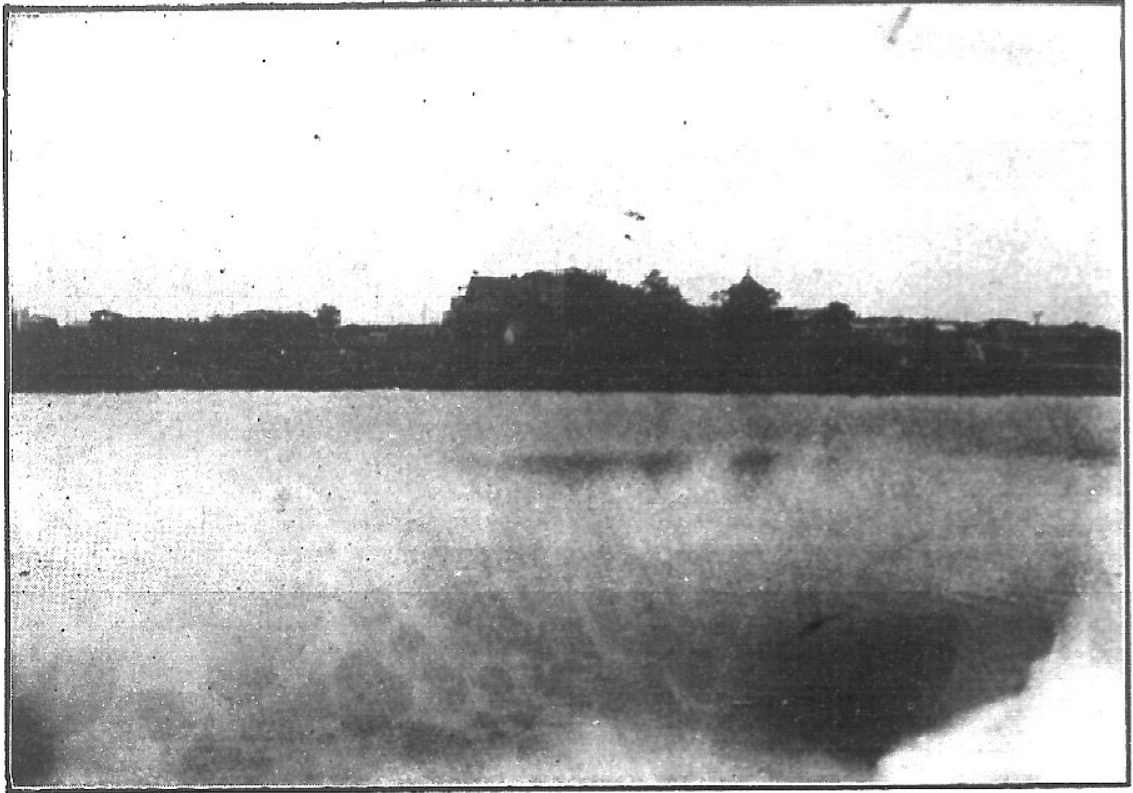
南 昌 孺 子 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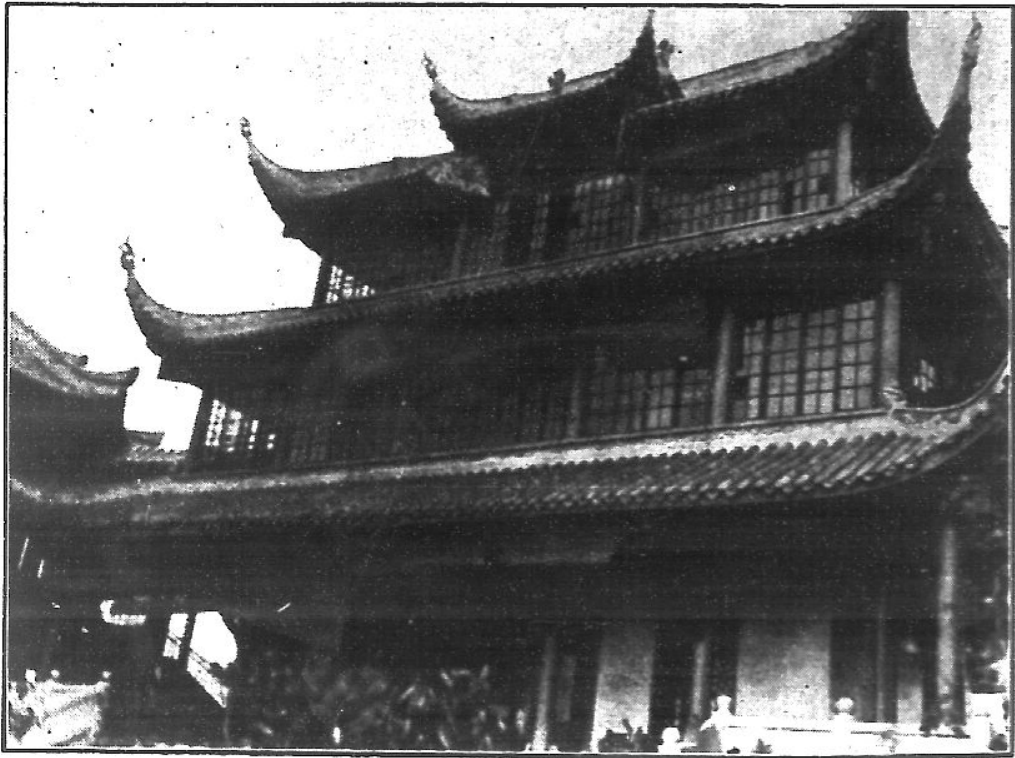
二六

南 昌 百 花 洲

楚豫贛紀遊像片



長 沙 天 心 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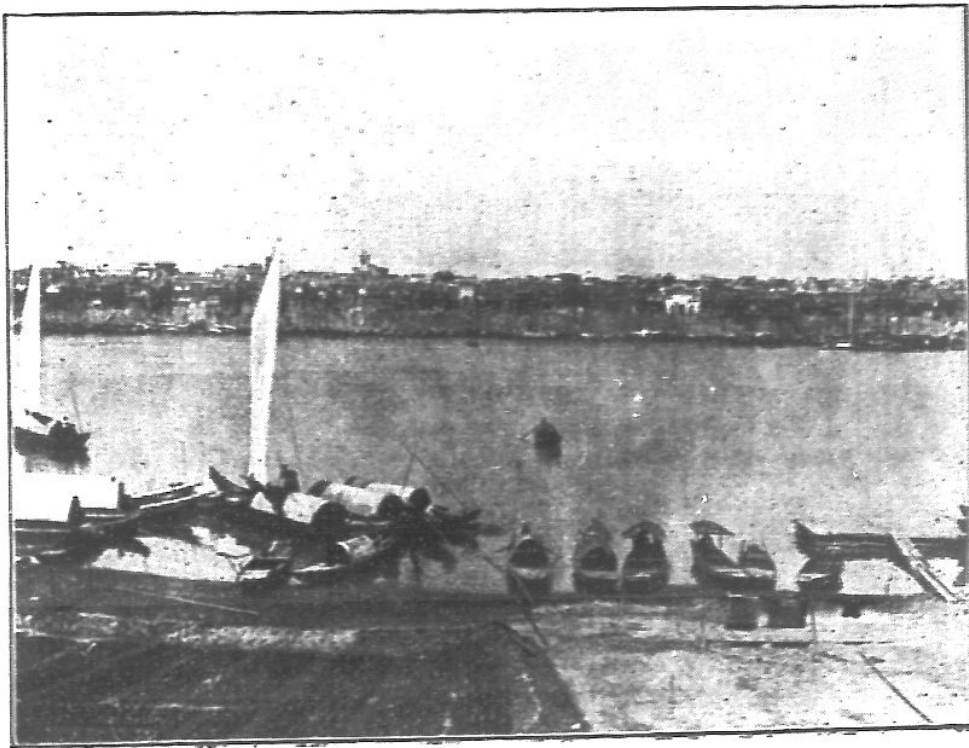


長沙岳麓山頂及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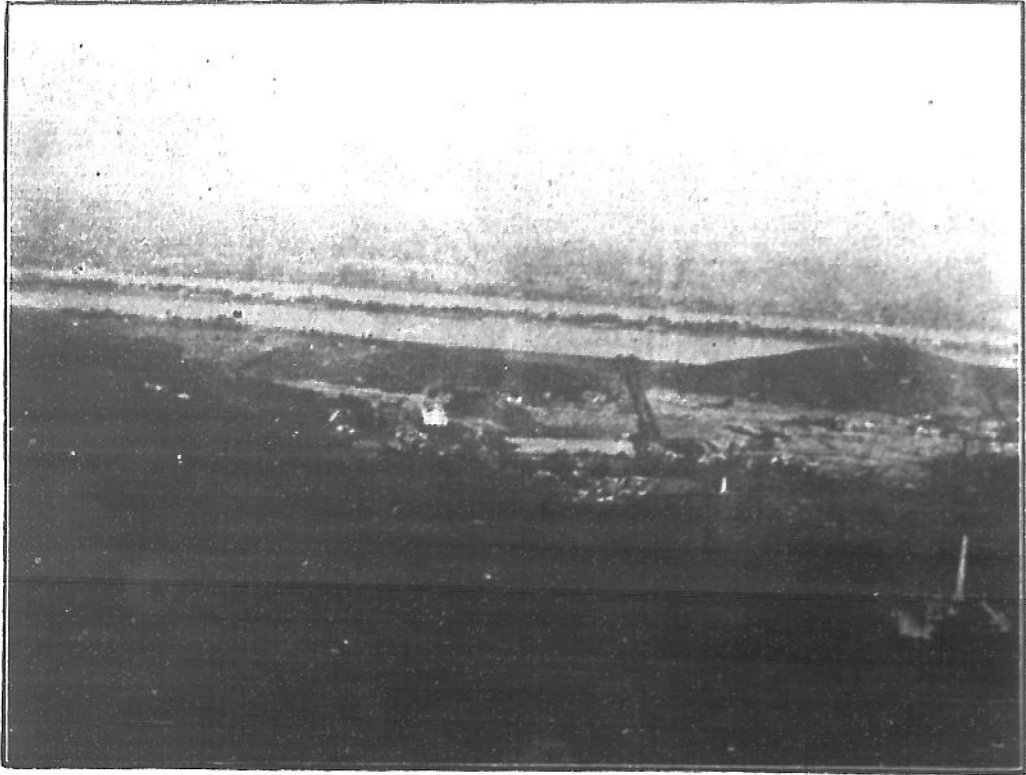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湖南湘潭江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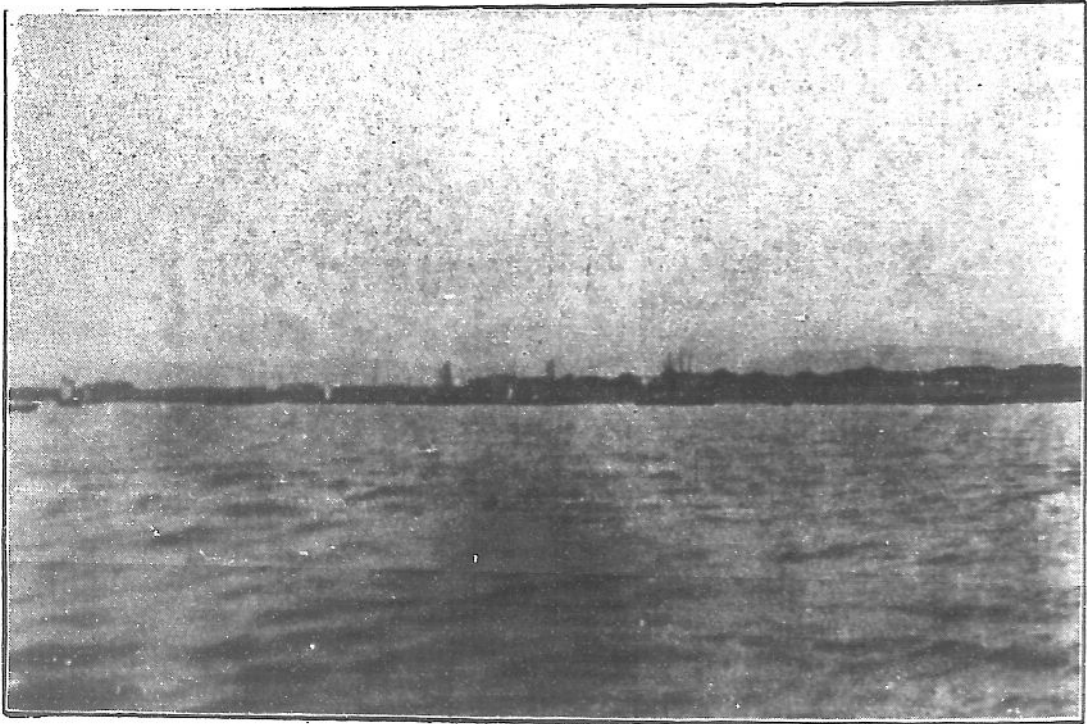


長沙岳麓上山俯瞰湖大南學及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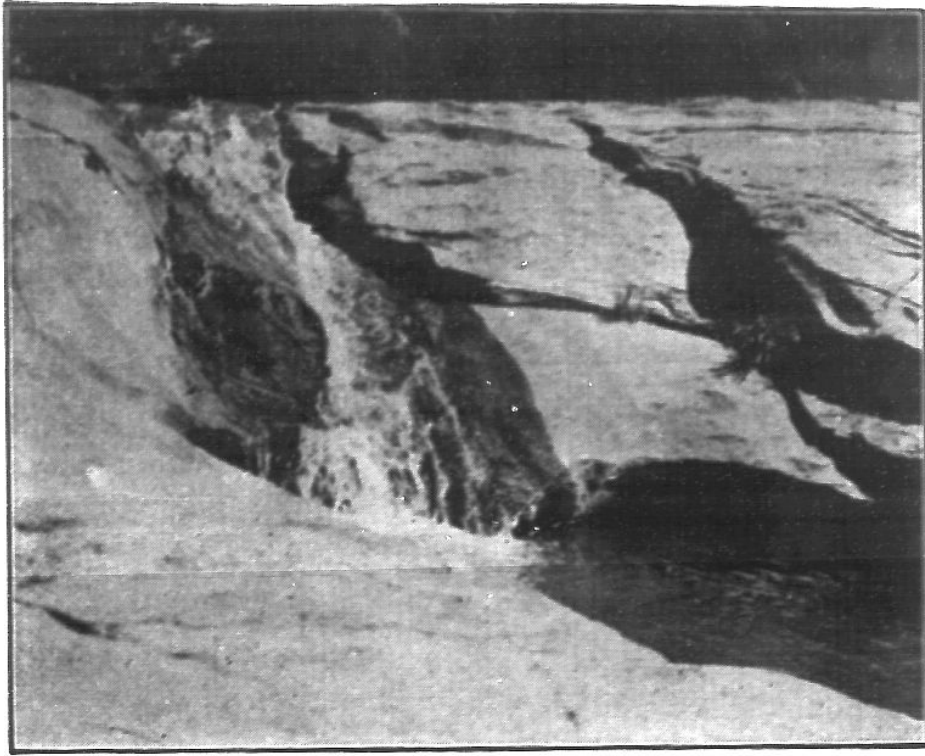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昌南潯鐵路車站即滕王閣對面江岸
(其遠山即珠簾幕卷山西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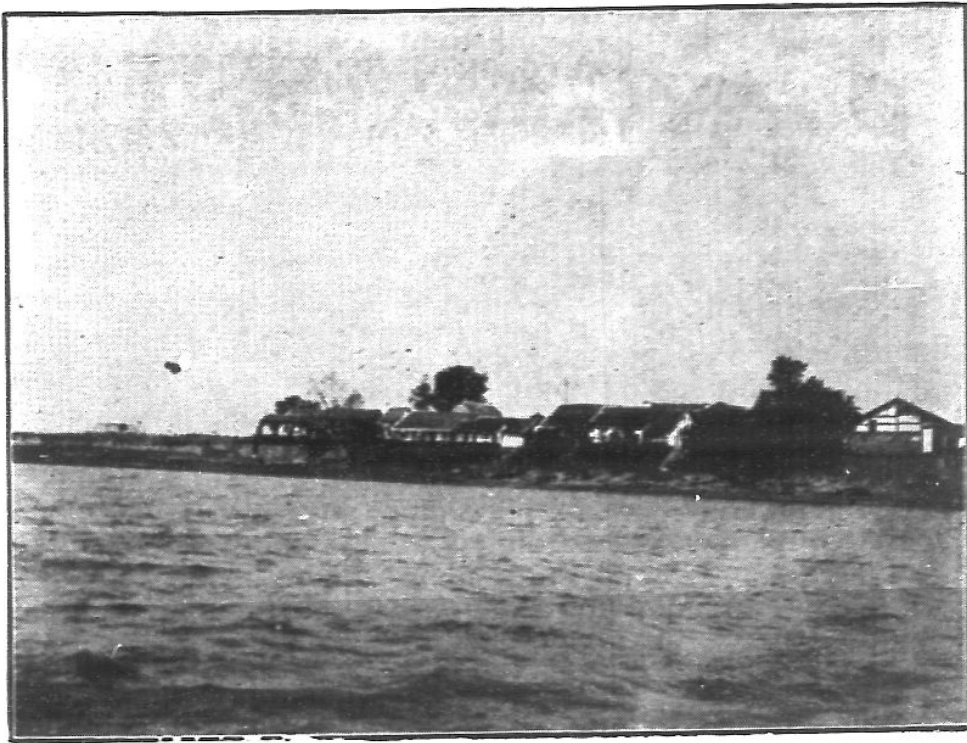
二九

南嶽絲絡潭瀑布



楚豫贛紀遊像片

長沙湘江中之水陸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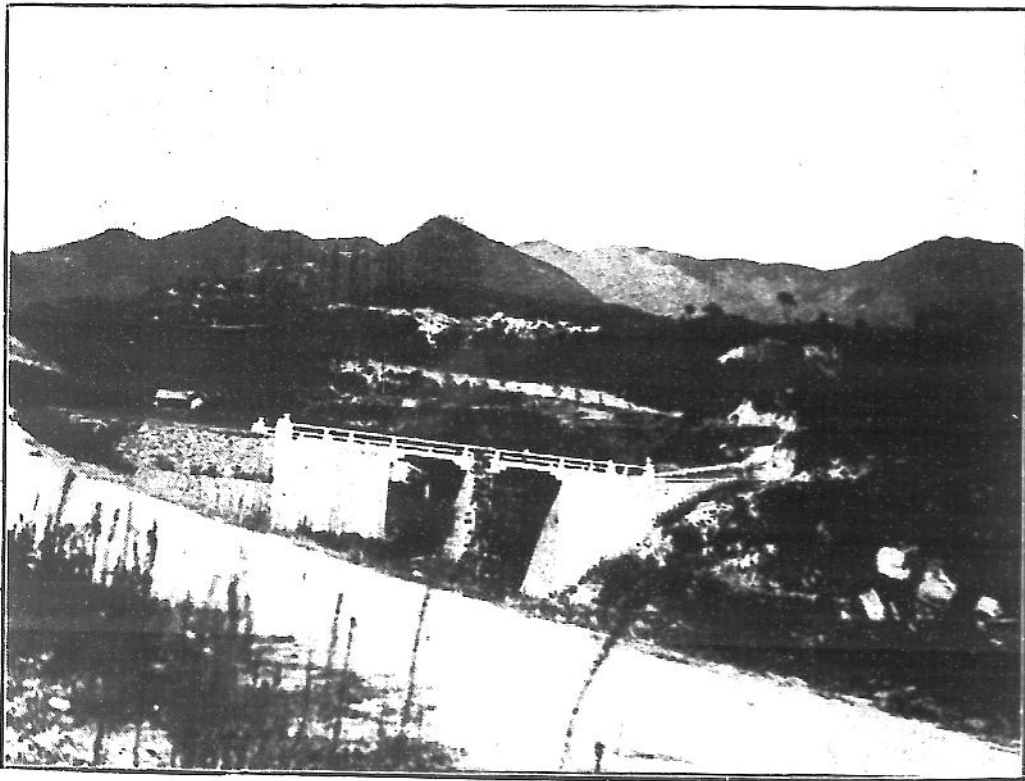
三〇

南嶽上封寺全景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嶽玉板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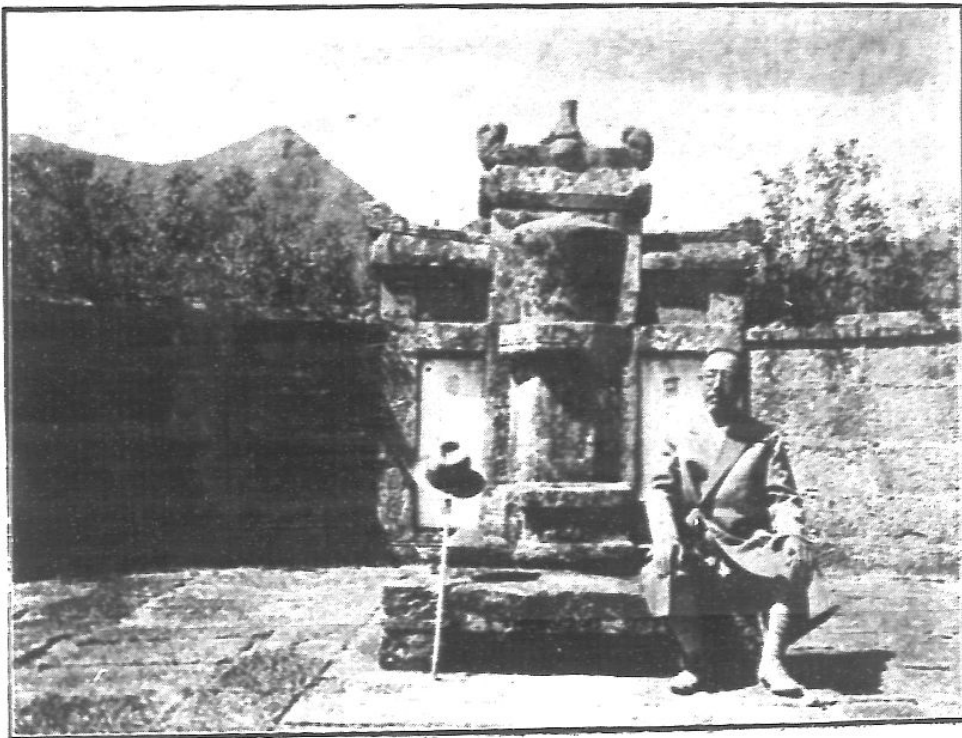
三一

南嶽祝融峯上卽天尺菴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嶽慧思大師三生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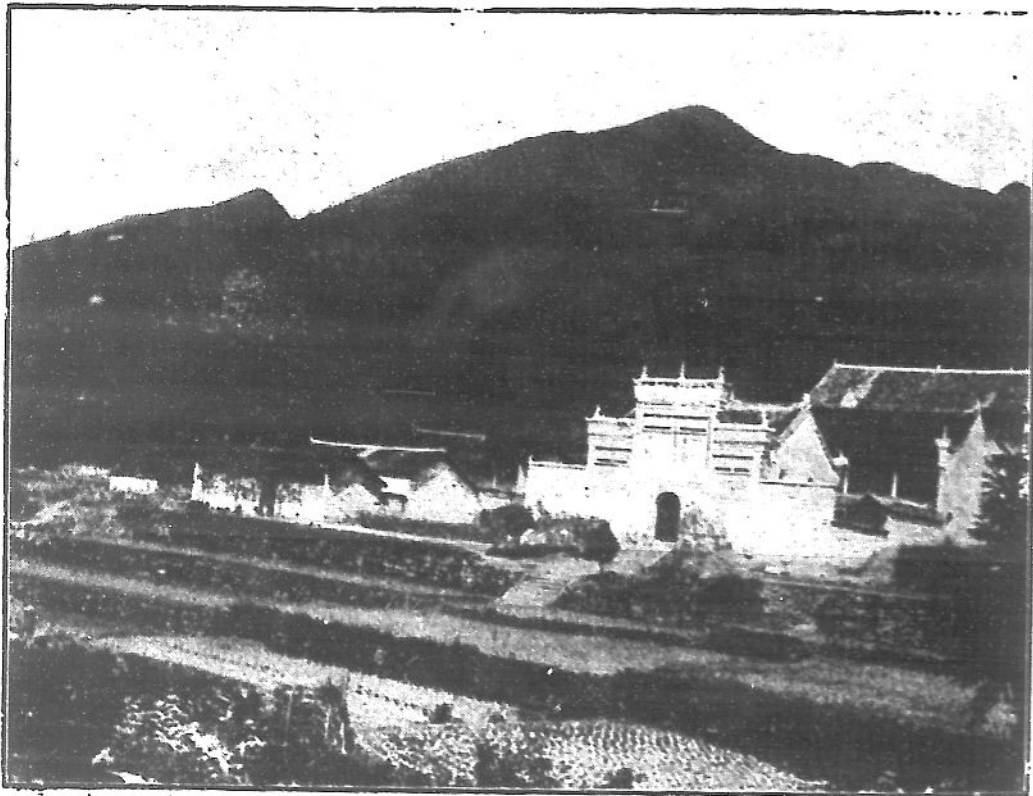
三二

南嶽水簾洞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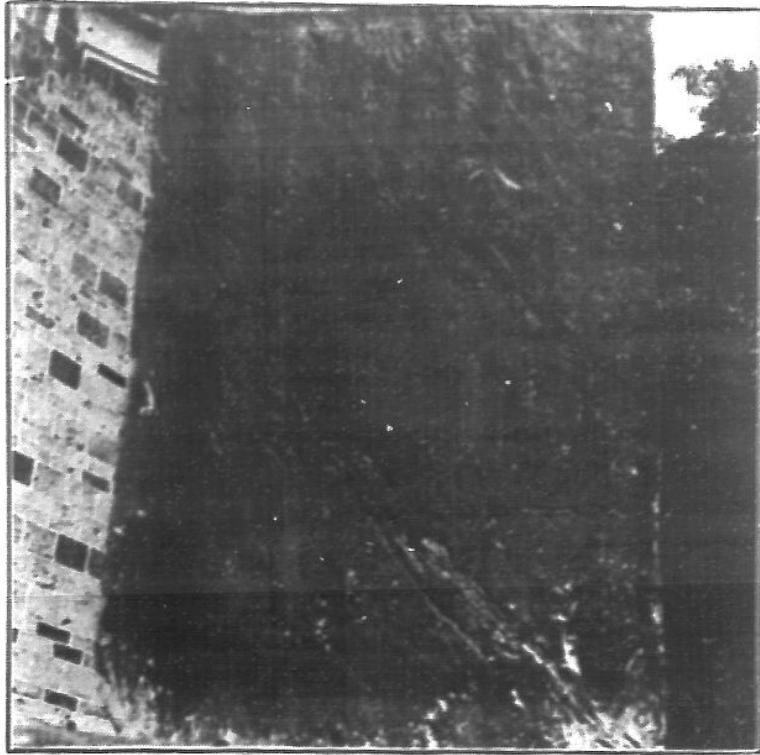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嶽方廣寺及二賢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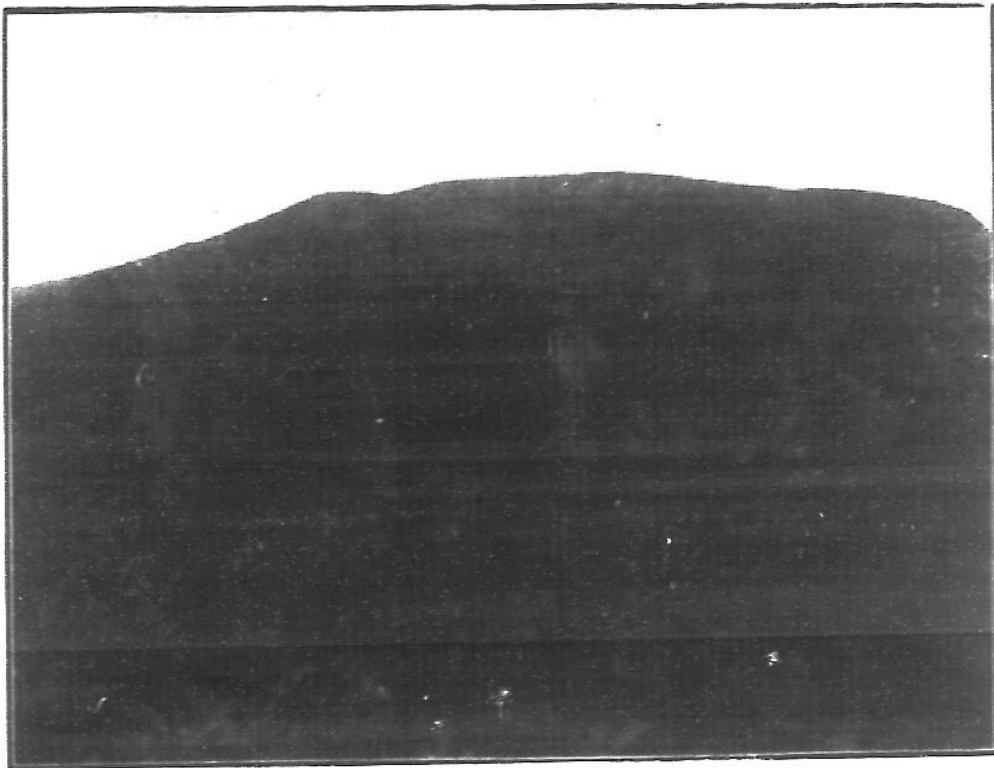


南嶽峽峯禹王碑



楚豫贛紀遊像片

南嶽峽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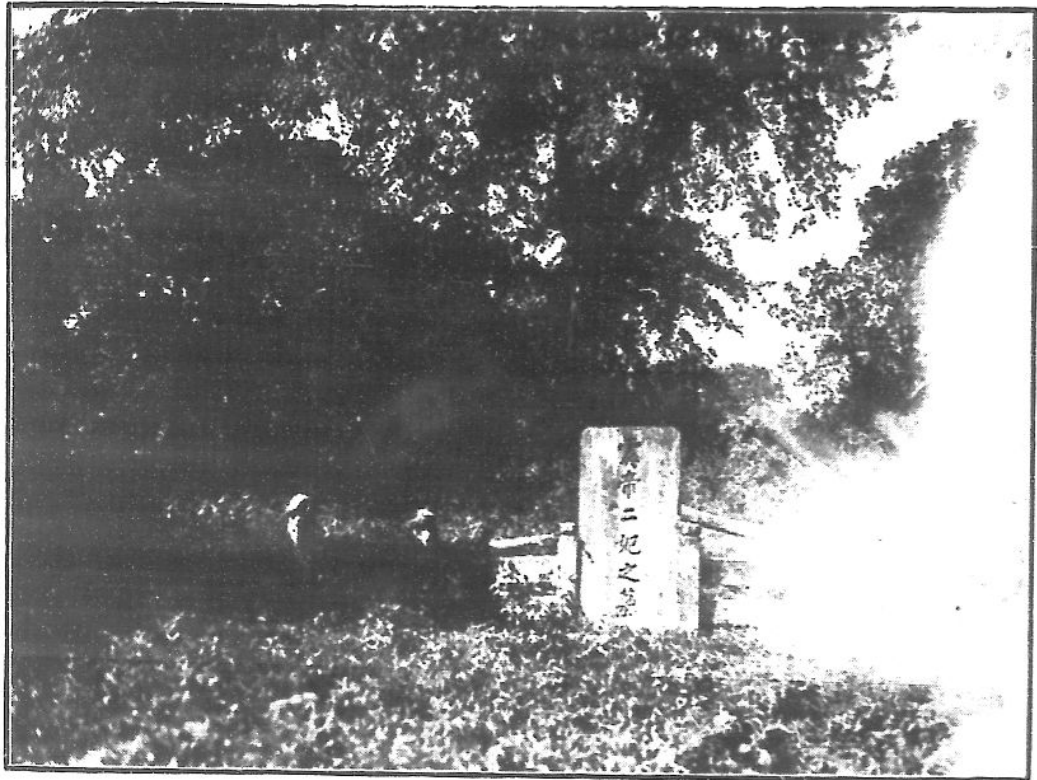
三四

樓陽岳州岳南湖

楚豫贛紀遊像片



墓妃二帝虞麓山君中湖庭洞州岳



三五

岳州吳魯肅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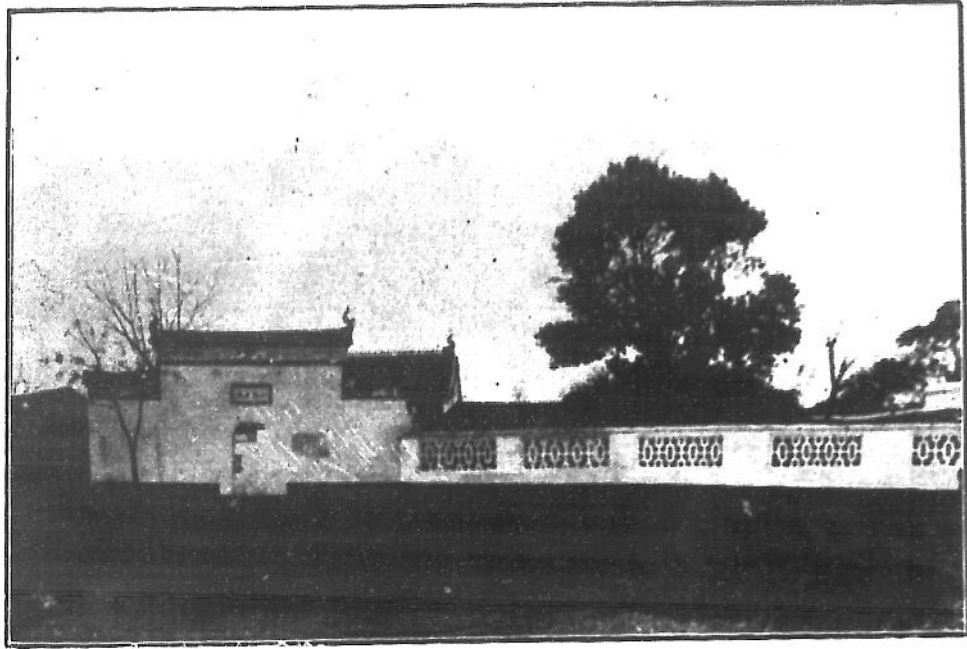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君山軒轅台上



岳州小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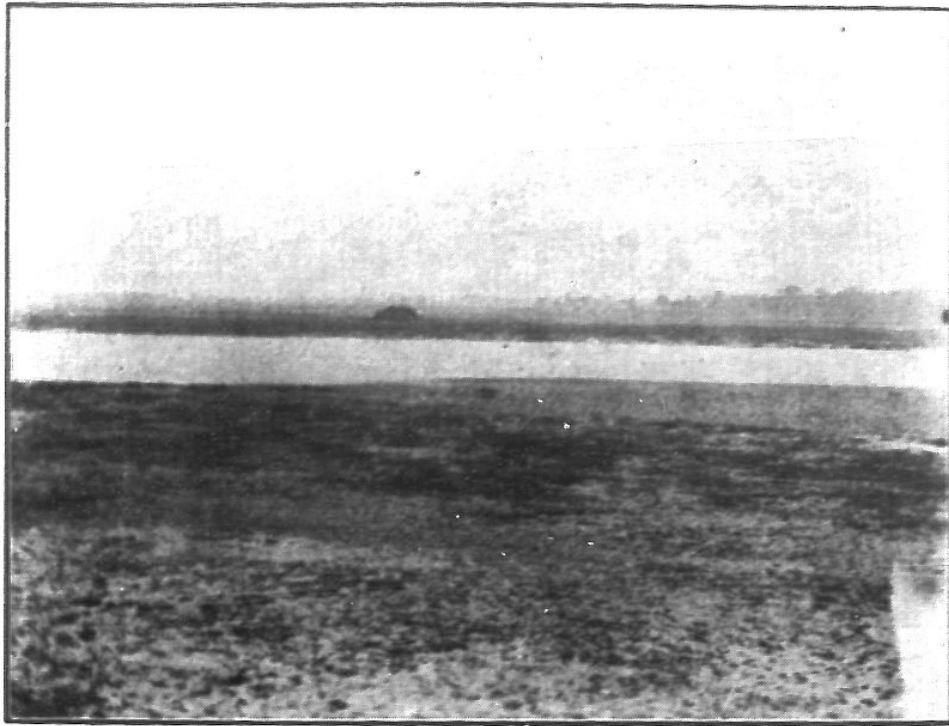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君山上下朗吟亭



洛陽洛河洛陽橋之一空墳起者是



楚豫贛紀遊像片

洛陽關壯繆侯陵廟門



洛陽龍門伊闕

楚豫贛紀遊像片



洛陽關壯繆侯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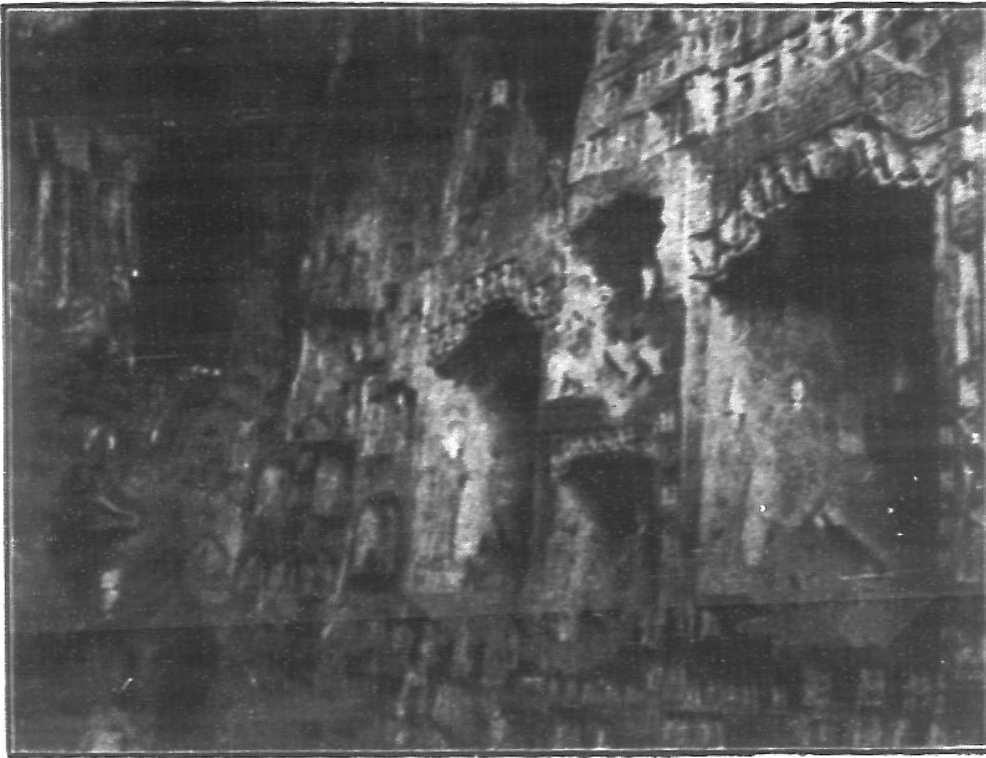
三九

佛石房間九門龍陽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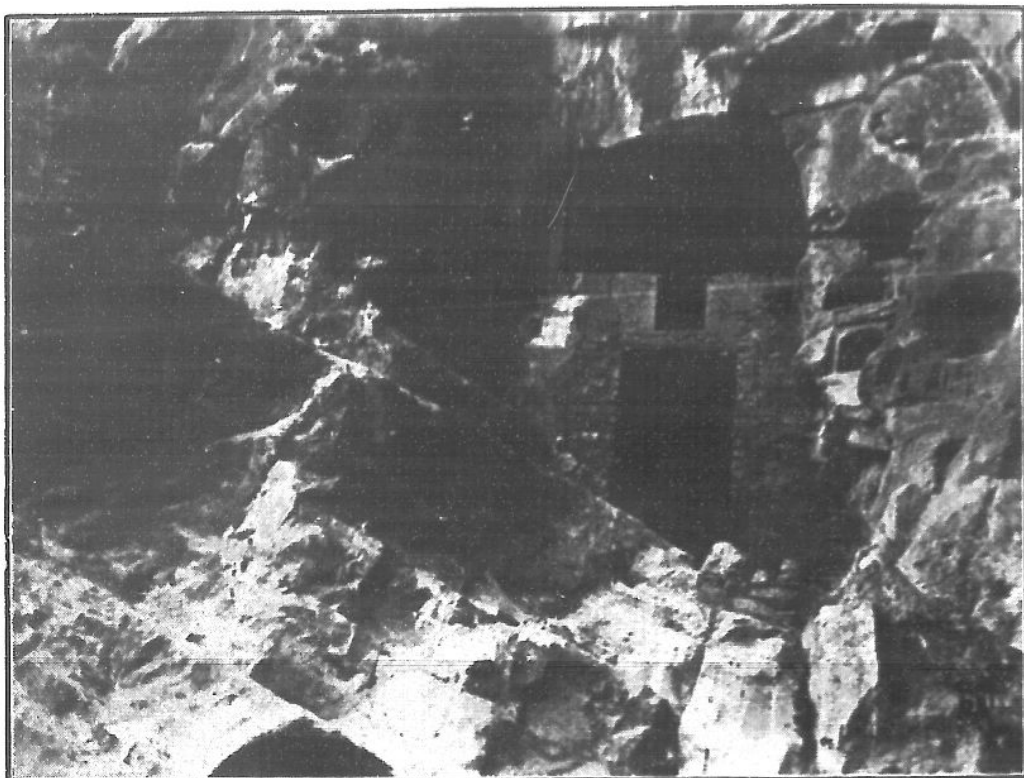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此在品十二碑魏部內洞佛石門龍陽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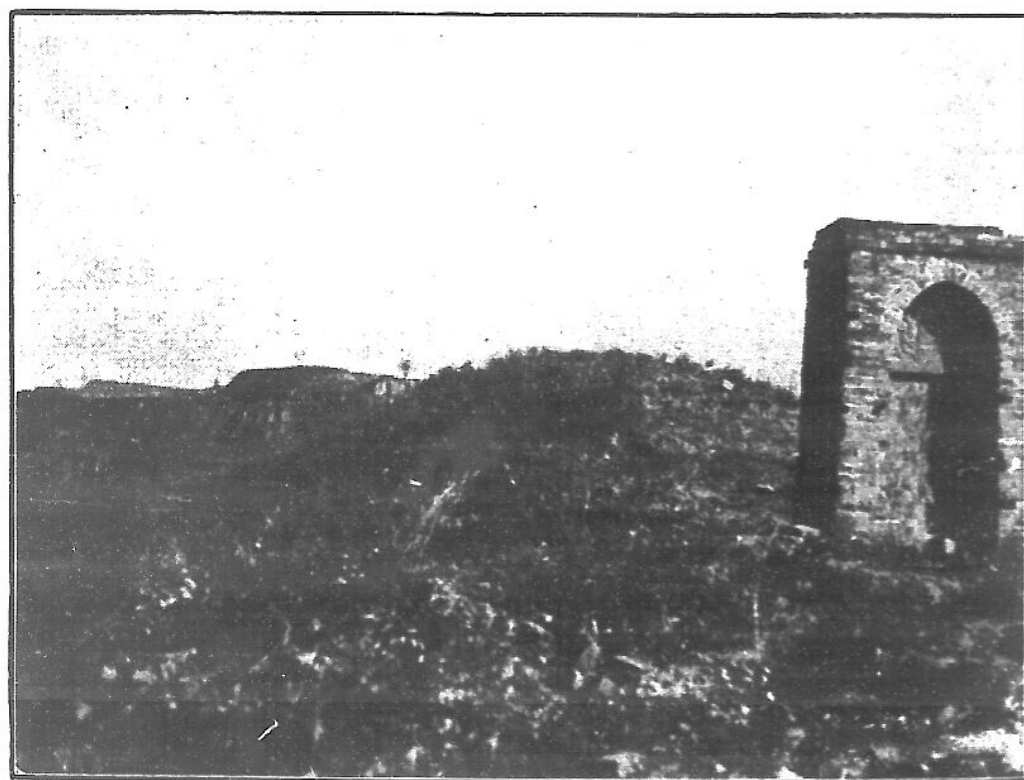


洛陽龍門石佛洞外部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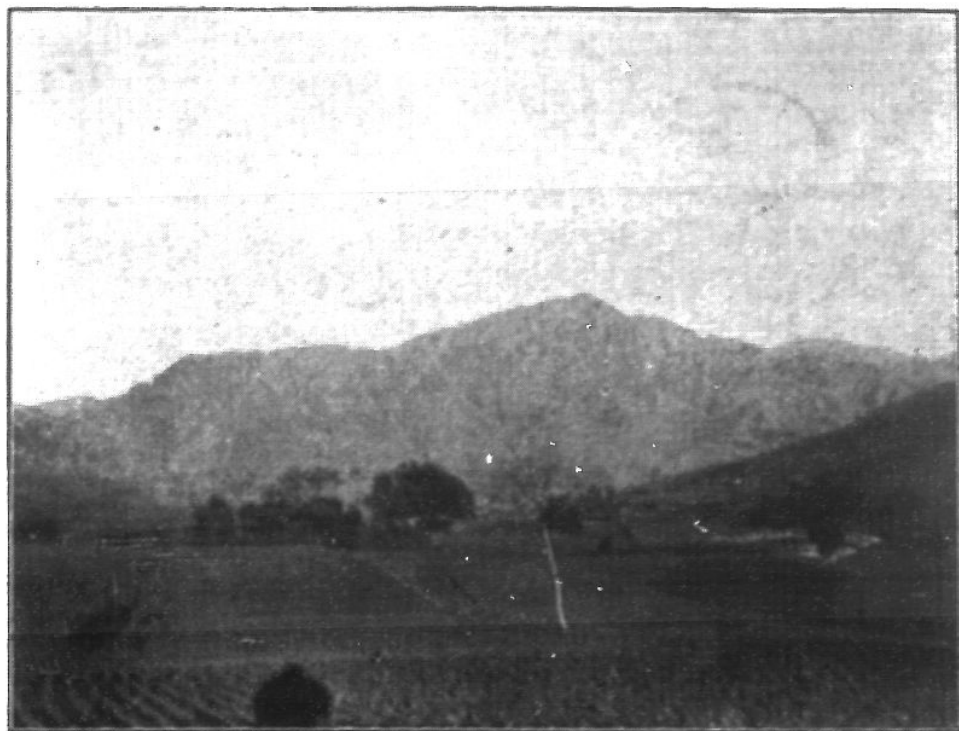


龍門香山白樂天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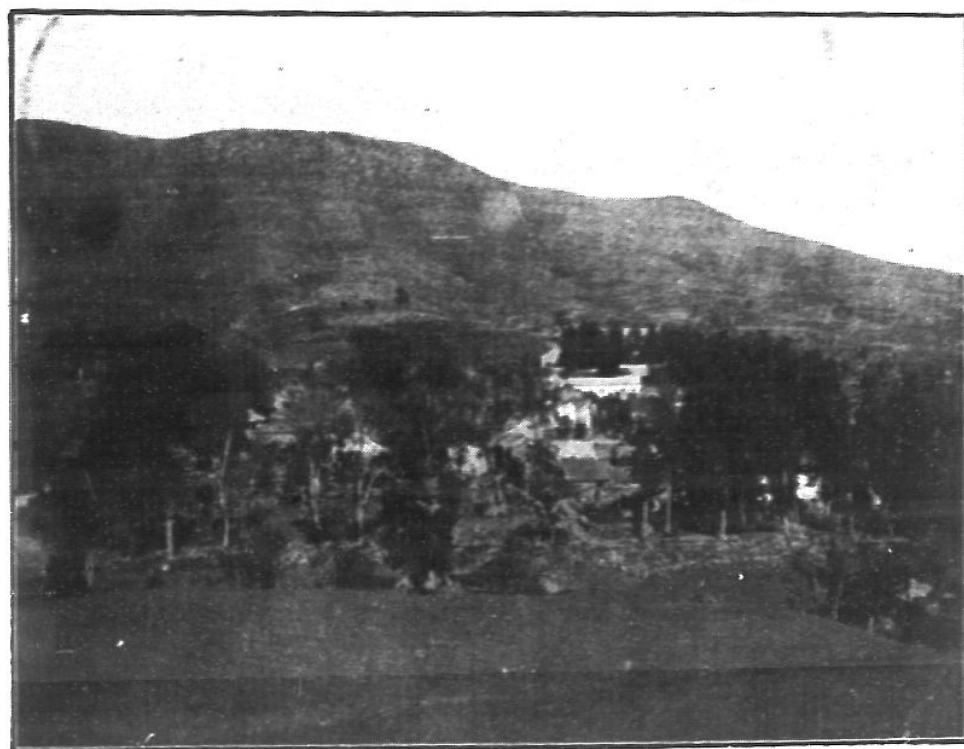
四一

嵩山少林寺東望太室山北部



楚豫
續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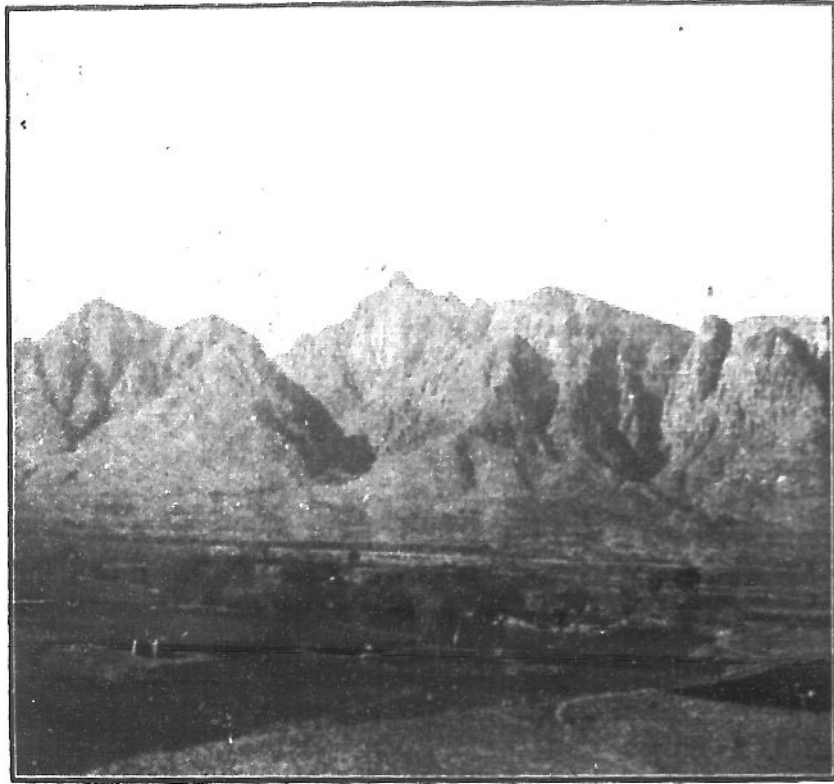
嵩山少林寺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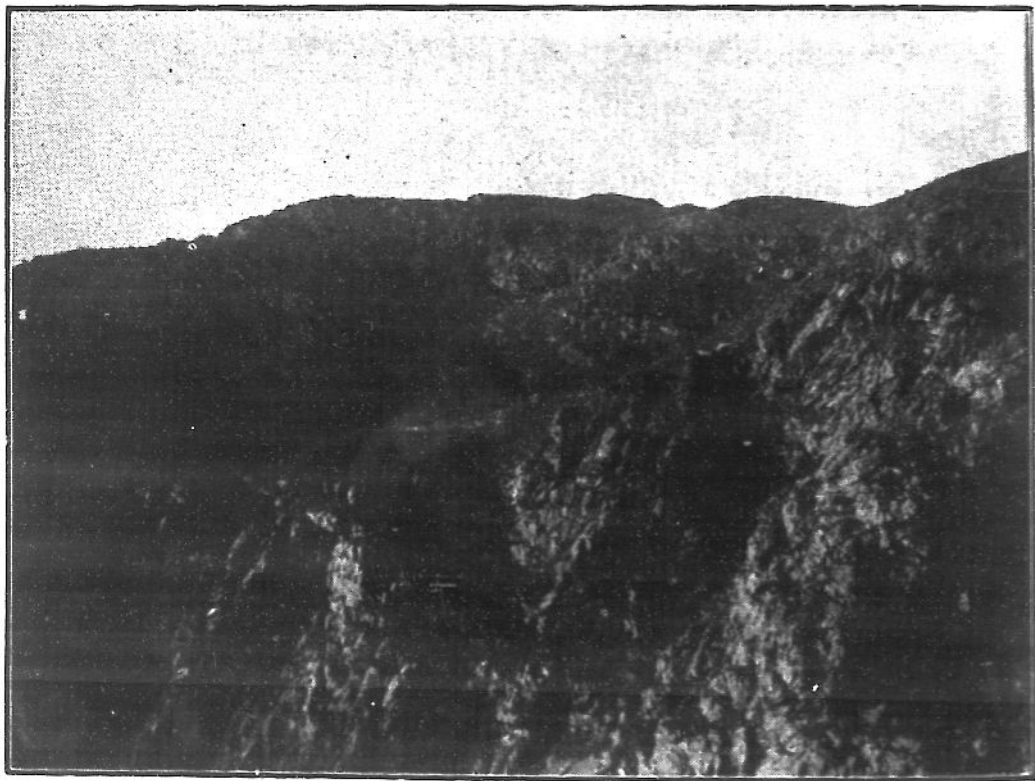
四二

嵩山少室山

楚豫贛紀遊像片



嵩山峻極峯



四三

嵩山陽書院內漢封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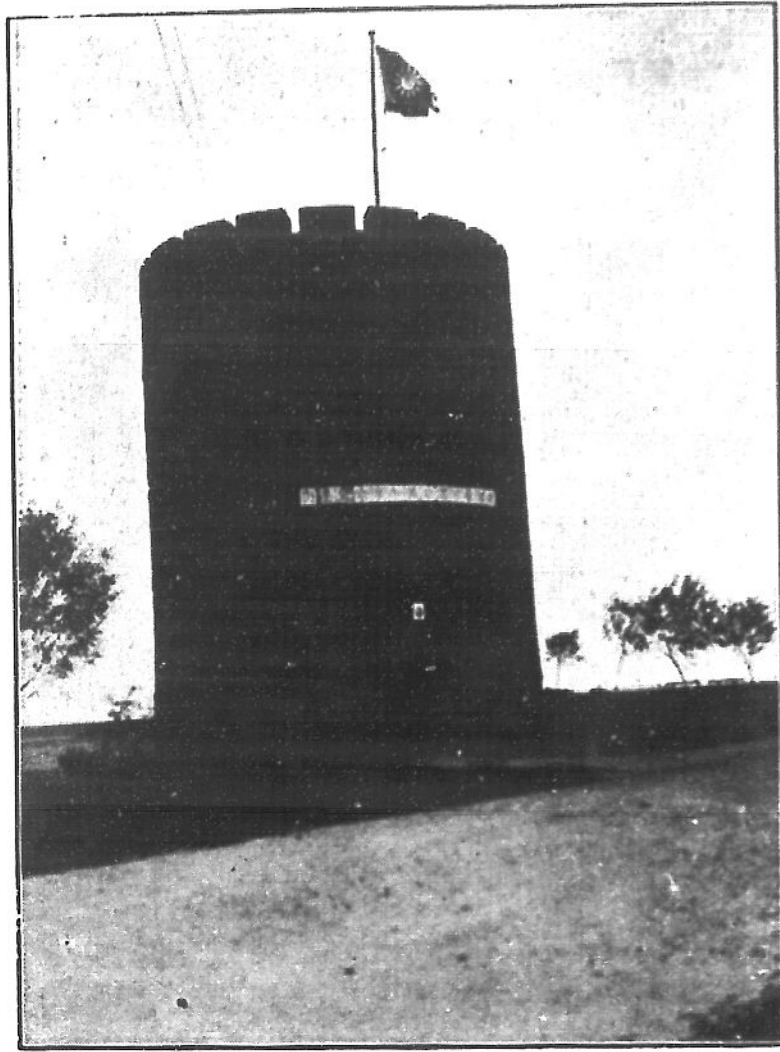
楚豫贛紀遊像片

嵩山告成城北周公測景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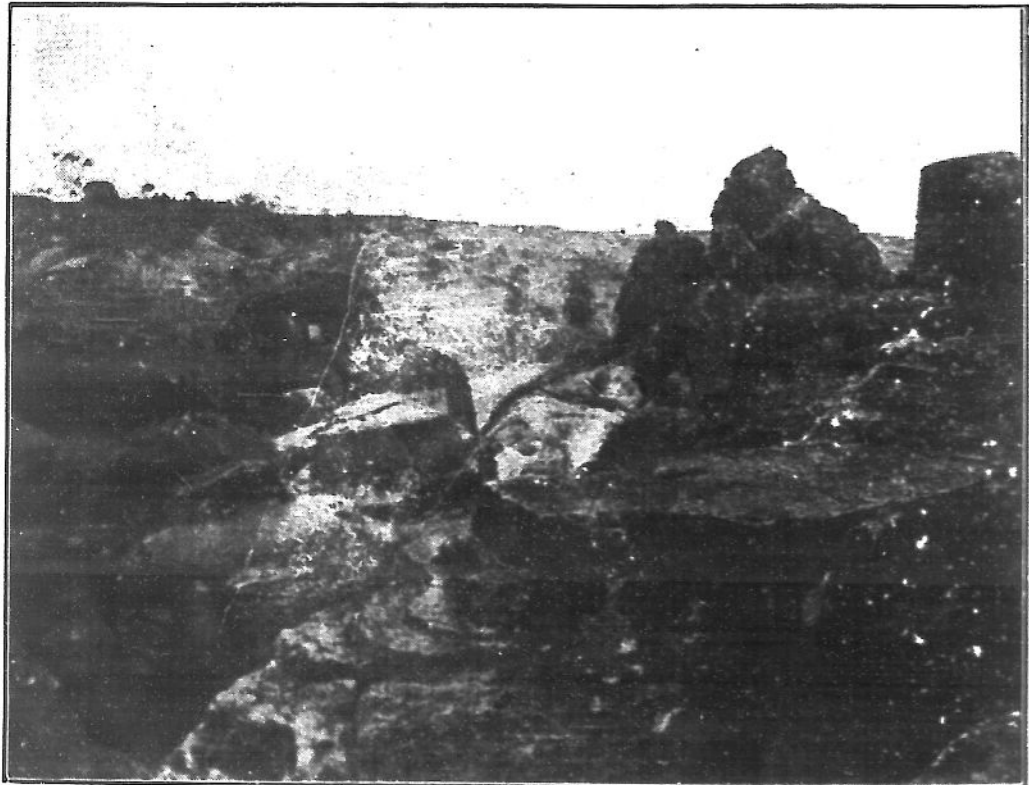
四四

漢口碉堡



楚豫贛紀遊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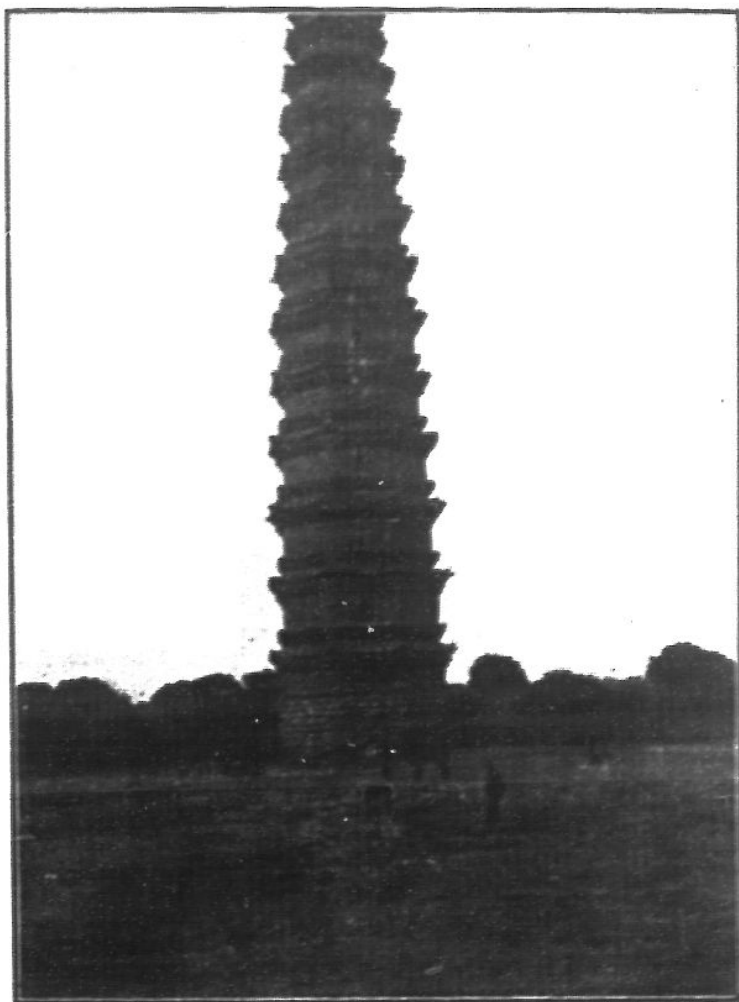
嵩山石淙河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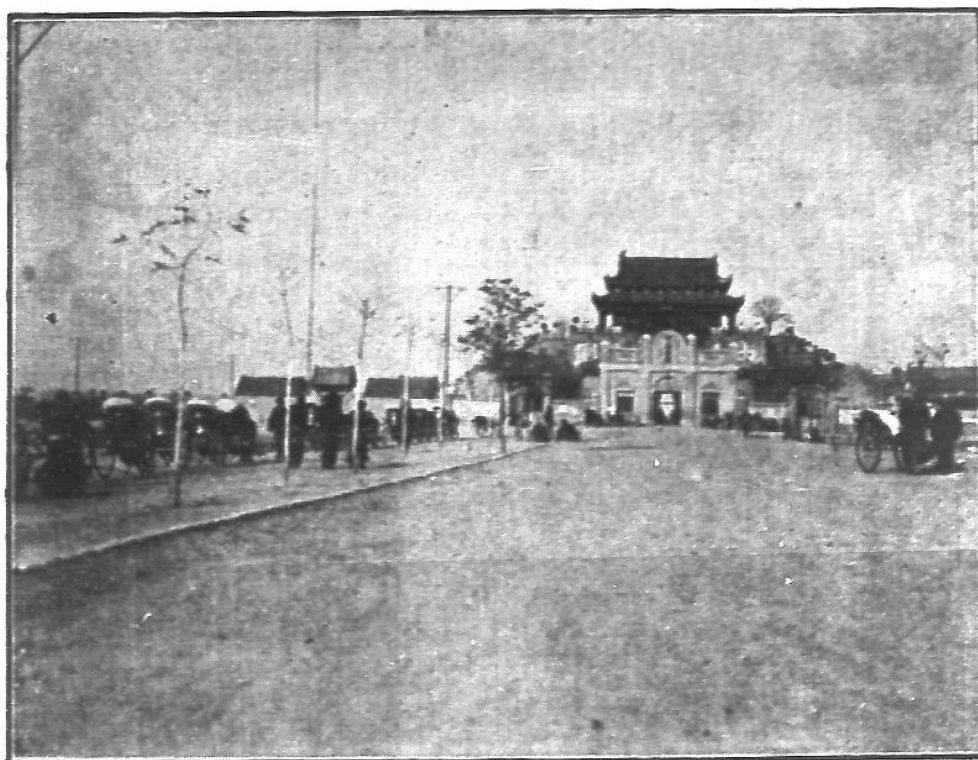
四五

楚豫續紀遊像片

開封鐵塔



開封中山公園即龍亭



四六

楚豫贛紀遊

海城陳興亞介卿

余近年志在山水之遊，而有時以經濟所困，不克十分如願，殊覺悵惘，今歲春夏兩季，未能遠遊者，職是故耳，時當盛暑，與二三知己，日納涼於北海之濱，景山黛色，瓊島波光，亦足以豁吾眼界，盪我心胸，而劉君敬輿自漢皋歸來，傳張公漢卿之語，促余南下一晤，時聞武漢久旱，熱愈往歲，當答以立秋後可往，并先以函告，因擬乘此南下機會，一識廬山面目，兼登嵩衡二嶽，方不虛此一行。計畫一定，即搭平漢車，發自舊都前門，時甲戌國曆八月中旬也。

八月十六日 晴，晚十一時，由前門西站登車，雖定寢臺，而四人一室，悶熱不能出氣，幸經押車憲兵，另覓包房，得以安寢，過武勝關，遇劉師長芳坡，始知漢公現在鷄公山避暑未歸，計車行四十三小時，於十八日晚六時抵漢口，於大智門車站下車，有舊部那銘寶，帶交通憲兵迎候，朋好如張君仲蓀，楊君琪山，王君化一，魏君友仁，黎君天才，陳君旭東，張君崧筠，均來迎，而豫鄂皖剿匪總部姜副官，亦持湯總務處長文藻片來招待，遂下榻於銀行公會招待處矣。

十九日 晴，晨起赴書肆，購武漢三鎮圖，武漢指南，及日用什物，順中山馬路行，以視商況，漢市商業，以此街爲最繁盛，江漢路次之，然近年因受時局影響，異常蕭條，晚赴黎天才，陳旭東公宴於普海

春西菜館，

二十日 晴，午前過江，在輪渡中，巧遇同學殷漢光之弟靜深君，登岸入武昌城，赴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謁張副司令，談片刻出，謁吳君仲賢，因被邀赴蜀珍飯館午餐，後，秦君誠至陪遊東湖，湖在武昌城東十餘里，汽車可通，先至珞珈山，參觀武漢大學校，校舍建於北山上，職教員宿舍，建於南山陽，既擅湖山之勝，復吸江漢之流，工程尙未告竣，聞建築費預定三百萬金，其內容因放暑假，未及參觀，出校東行，至湖邊，買舟南行，至珞珈南登岸，循山麓西行，至丞相廟，索茶解渴，相傳漢曹操曾駐兵於此，其南數里有一崗，林木葱鬱，崗下有一廟，祀關壯繆公，有泉名卓刀，謂關公卓刀，始有此泉，未及往遊，即由此登珞珈山，自西徂東，於百度以上之秋陽曝熱下，爲山頂遊，如在火燄中行，既無樹陰，復無峰影，可以稍憩，幸有水塔山亭之陰，聊以乘涼，下山復登小舟，遊夏家花園，園跨山陰山陽，三面臨湖，余之意在登山，乃由東茶館上山，山半一亭曰澄翠，再上山頂三，各有一亭，西曰臥龍，中曰綠野，東曰十桂，其別墅亦有三，南曰中和村，豐樂園，北有養虎山莊，爲夏君斗寅常居之所，花木甚多，因旱多枯萎，惟湖光山色，可滌塵襟，朝暉夕陰，不生暑氣，倘再遍山種樹，尤顯清幽，可稱武昌城外第一佳境，正流連間，而日已西沉，不得不歌返棹，湖中有一小石島，乃順流而登焉，巖突兀，草木皆無，乾燥已極，湖之西邊有游泳池，沙底清波，士女爭泗，因時近黃昏，未敢久觀，即

登車而返，行至抱冰堂以下，乃棄車陟蛇山而西行，登洋式之黃鶴樓，茶點，是時萬家燈火，光耀大江，武昌伏俯於足下，漢市橫亘於東北，襄河漁火，沔陽晚烟，均隨夕照而東來，江流有聲，帆檣林立，尤爲北人所罕見，乃告秦君曰，如此佳境佳景，若在清風明月之夜，飲酒賦詩，樂當何如，恨炎氣未消，揮汗如雨，爲掃興耳，既而下樓，過江返廬，時已九時，然而因耽遊覽，竟將康君勸動晚餐之約忘却，真慢忽耳，

二十一日 晴，原擬午前遊漢陽，乃以殷君靜深未來，嚮導無人，乃罷，午後，仍同秦君誠至，重遊武昌城東，而王君化一，因赴東湖遊泳比賽，遂與同行，途中先謁洪山之寶通寺，寺建於唐，內一偏殿屠黎黃坡及其夫人靈櫬，因參禮焉，出，登寺後七級浮屠，茶於最上層，凡武漢三鎮，湖山形勢，江漢風景，一覽無餘，余擬登洪山頂上東行，恐悞王君賽泳時間，未果，迨抵東湖，亦欲一嘗湖泳滋味，乃與秦君共入泳，秦君尙悉泗術，而余雖然混水，則暑已退，非已消，而湖濱士女，皆注目此白頭老者，與青年男女共浮沉，頗有詫異之概，未幾，駕小舟，盪漾中流，直指中正亭而駛去，亭在湖之東北洲上，爲夏斗寅主鄂時所建，紀念蔣公介石之物也，亭共三級，每級閣數間，預備將來分設茶座者，亭之側爲郭鄕湖，亭之四圍，雖無樓臺花木點綴，而湖之中心，孤聳一亭，亦足以壯大觀，據看亭人云，洲上本通陸路，一旦馬路修成，車馬可到，惜亭周圍太小，不足以供遊人之廻旋耳，返舟，登夏家花園之西山

，山亦築一鐘心亭，蓋以昨日遊此，遺此一山，今特補登之，歸途日已夕，入城晚餐於黎君天才家，回漢已夜半矣。

二十二日 晴，未出遊，晚赴張副司令怡和村之宴，

二十三日 晴，午前未出遊，午後，殷君來迂遊漢陽，仍有秦君陪往，由徐家港乘輪過江，到東門登岸，先謁梅家巷殷漢光宅，而王穆如同學，陳楚石舊友，均候於斯招待，見余前輓漢光二聯，猶懸於堂，漢光夫人亦出見，因思及故人，彼此均淚盈眶，略談積愫，即出遊，先登晴川閣，閣踞龜山頭，下臨大江，與黃鶴樓東西對峙，頗據形勝，帆檣往來，風景亦佳，惜閣半圯，古碑多仆，已成貧苦同胞午睡之地，且有貧婦糊羈於碑面者，欲看碑文，亦不可能，其污濁可知，流連片刻，即下，西登龜山，此山爲長江要塞，北麓則漢陽兵工廠製鐵廠在焉，已畫爲警備區，不准擅登，余已先求勦匪部知會，是以一上山，即有軍官招待，先參觀各砲台，適砲兵曹營長亦來，順山巔西行，南望鸚鵡洲，洲在漢陽城南，雖已變稻田，而稻苗青青，亦與芳草萋萋無異，迨回瞰山北，東爲製鐵廠，因無款已停辦，徒見煙突高聳，橫鐵凌亂，寂寂無人，西則兵工廠，範圍甚小，不及瀋陽廠遠甚，今瀋陽廠已淪異國，雖有若無，良可慨歎，然以管窺所見，漢廠近臨長江，一旦有事，易爲敵艦所攻，況出品太少，不敷軍用，宜另擇僻遠之地，建設大廠，以立軍械獨立基礎，庶與國防有裨，余對於設廠，尚有一理想，如欲避免飛炸，

非設地下廠不可，此種建設，各國將來必有行之者，吾國財力尙談不到設大廠，又安望地下，然事事落人後，恐無爭勝之一日，未識當局，已籌及之否，參觀畢，降自龜山尾，直趨伯牙台，即鍾子期遇伯牙撫瑟處，台上棟宇甚盛，壁間多嵌石刻，現以江漢旱災，外來災民，居於斯台者數百人，污穢狼藉，不堪入目，台內外滿地婦孺，幾無插足之地，可歎亦可憐也，出台南行，遊歸元寺，寺門外有放生池，龜最多，浮出水面，萬頭攢動，北方固少龜，即在南方亦向未見如此之多者，入門，則見香煙渺渺，經聲與金鼓聲震耳，詢係爲居民婦女作道場者，各殿皆有，不下數十起，蓋此爲武漢三鎮僧寺最著者，建築雄偉，規模宏闊，僧衆數百人，可謂大刹矣，又見寺外，到處焚化冥紙，始知今日爲中元節，此地風俗，凡慶壽疾病災疫，無不念經求神，其迷信有甚於北方者，禮佛畢，已黃昏，欲出，而殿君已在寺內預備素餐，只得叨擾，菜極美，非北方齋飯所及，恨室內太熱，揮汗如雨，未敢饕餮，及八時始歸，先坐小舟，到東門碼頭，換乘輪渡回漢，

二十四日 晴，午前殿君來，遂同乘遊漢市，順江邊東行，街盡，北上張公堤行，堤三十里，爲張文襄公督兩湖時所築，從此水災永絕，且堤內皆成肥田，民利賴之，堤外爲後湖，多墩，墩民皆業漁，攀會水上，得魚則喜，堤內十里荷花，猶饒興趣，過晒甲山，姑嫂樹村，見堤上築有碉堡，內實以兵守之，下車問衛兵可參觀否，兵則索一名片，向上官請示，少頃，一連長出，請入觀之，碉外圓形，內三層，

梯作螺旋式，周有多孔，便於四面射擊，與箭樓大同小異，漢口共築八座，以防匪攻，過此數里，又入市街，經跑馬場，入中山公園，時已正午，幾無遊者，園甚幼稚，無大樹，熱與園外同，以至午餐時間，乃選一最高大四面皆水之茶亭，而麪餐焉，茶役皆伏案睡，客入若不知者，其蕭條可知，入未始歸，晚赴王測量局長穆如武昌司門口漢陽酒樓之宴，宴後邀殷君陪遊抱冰堂，堂爲張文襄公所創建，踞蛇山腰，現改公園，東應懸文襄像，西應設文襄祠，據本地人云，文襄都鄂時，德政太多，其犖犖大者，如選送留學，建築水堤，設兵工，製鐵，紡紗，織布，造紙，各工廠，皆係福國利民之生產事業，人民感激，多私祠祀之，彼時國人知識，尙不知工業爲何物，而文襄不但知之，且能力行之，其睿智與毅力，實非今人可比，而事業且已超乎時代性，其眼光之遠大，更可想見，其家產業無多，子孫僅能糊口，余所以知之者，以其文孫忠蓀兄，爲余同學友，朝夕相聚，趙君華臣，曾宰南皮，文襄里第家世皆詳，張氏清白家風，至今尙未替，以視今之軍政大吏，積私動逾千百萬，專爲兒孫造福，不顧兵民疾苦者，其相去何啻霄壤，鄂人祠祀之，宜也，吾人亦當師法之，乃後人不但不能保守其建設之事業，而反破壞之，若製鐵，織布，造紙，各廠皆停辦，僅織紗廠已歸商辦，聞已賠累不堪，若公家再不救濟，恐亦難免停業，此皆因內閔所致，然因內閔而遭損失者，大之則國土人民，小之則人才物力，豈僅文襄公一地方建設之事業而已哉，相與慨歎不置，下山赴徐家棚一遊，以知地理，經過湘鄂鐵路車站，而至其地，由

江邊馬路而回漢陽門，往返四十里，殷君回漢陽，余返漢寓。

二十五日 大雨，溫度降下十度，未出遊，涼爽已極，武漢三月未雨，酷熱殺人，至此方入秋令，人之精神，爲之一振。

二十六日 夜來又大雨，未出遊。

二十七日 晴，預備往遊廬山行裝。

二十八九兩日 晴爽，大雨，整理遊廬山行裝，晚九時，買江輪赴九江，船票由招待處贈與，余向湯總務處長言，只求一張半票足矣，安敢再省票價，湯則堅持，余因戲之曰，若果如此招待，則將常來南遊矣，座上客均爲之大笑，登船時，以赴廬山訓練第三期將校，多乘此船，擁擠萬分，而東北將校尤夥，多就余談，十時始啟錠，一路陰沉，江上夜景，茫無所見，惟聞經過赤壁，不免思及東坡駕一葉之扁舟，凌萬頃之茫然二句，今則實驗之矣，翌晨十時，抵九江上岸，即赴旅行社買票入山，七公里餘至蓮花洞，換乘山轎上山，是處有警察填發入山証，雖要名片，問簡歷，而言語和藹，客氣非常，與他處糾糾鞞之盤查，有文野之分，其平夙訓練可知，去此經過竹林坡，鐵佛寺，月弓塹，一路松竹夾道，亭榭相望，鳴泉聒耳，翠岫連雲，登陟而至好漢坡，輿人言，非好漢子不能登，余則降輿徒登之，並未覺甚難，豈輿人故甚其詞以嚇人，而自炫其能乎，過此至小天池則路平，而右臨深澗處甚多，如轎右傾，則墮

澗中，幸人在霧中行，遂亦不之見，自無懼心已，余遊山向不坐轎，不騎驢，今之所以乘轎者，以人生地疏，爲行路方便耳，上山後，即復常態，入牯嶺街，中外雜沓，不啻埠市，吾意中之牯嶺，以中外人避暑之區，當爲清涼世界，乃竟繁華如此，實爲名山之玷，然結廬山半，點點如晨星者，不可勝數，遠隔羣塵，開窓可望大江，亦勝境也，按牯嶺初係英人開闢，本爲英之租界，昔雖與漢口九江英租界同時收回，而他租界地，不但未能收回，反波及於數省，脫離主國，僅此區區一埠山之微，雖收回又有何濟，不禁令人痛哭也，旅次於胡金芳新旅社，後，急趨入書肆，購到廬山志，以便遊覽，並登土壩嶺一帶小山眺望，則牯嶺全局，盡在目中，而北帶長江，尤如白虹一道，遠連天際，斯時雲霧忽去忽來，峰嵐倏隱倏現，夕陽斜照，晚霞流丹，不待登五老之峰，望鄱陽之湖，已覺氣象萬千，況林中燈火，燦若明星，山中有此，尤饒逸致，時已黃昏，急下歸寓，計畫明日遊程。

三十日 晴，遊山之西路，先至大林寺，房皆洋式，並不見廟宇，迨入內見其中僅供白玉佛，始知爲禪林，有古碑，年月無考，僅見其文中載有寺創建於晉，有某法師遍植林木，故名大林，寺西有放生小池，今又增設游泳池，志載，此寺爲廬山第一境，今則無可列等矣，西行曰天橋，其地北有澗，兩岩對峙，有石突出，未見有橋，乃所以名爲天橋者，或昔有石銜接，後彼水冲斷乎，再西有花徑二字，鑿於此地幾平之石面上，年代署名均無考，傳爲白樂天遺跡，此處昔亦屬大林寺內，今則上覆一草亭，旁建一

洋房，亦供遊人茶憩之所，過此轉而北，高阜上有一古石亭，即御碑亭也，碑爲明太祖御製，周顛仙人傳，出此東行，入仙人洞石坊，至仙人洞，洞內外石題詠幾滿，洞外爲佛手岩，洞東爲竹林寺，有林主席題額，然僅有其名，既無竹，更無寺，幸有蔣委員長爲之修一訪仙亭，始免空洞，出在洞外選石，擬題詩，乃因勝蹟各處，均懸有此處請勿題詠，未敢造次，復返原路，向西南行，入大天池界，池北山上有一塔，下有王陽明詩鑿，字徑五寸，以石亭覆之，南下行，過龍魚潭，潭圍以垣，內見有蝸虎形之魚一尾，黑脊紅腹，尾如鮐，聞人聲而沒，即龍魚也，迨入天池寺，亦洋房，院內石池，即天池，雖旱不涸，僧云，池爲文殊卓錫而成，西院爲文殊台，下有一大石亭，內有一小石山，祀文殊，在亭內遇一遊友賀君，上海人，年少實在，示以遊程，助我遊興不少，乃出圖一一標記，以便照遊，時已過午，在寺午餐，而天忽大雨，未半時而晴，由此南下行，過捨身岩，龍首壘，而至神龍宮舊址，西有龍潭，西人多在此沐浴，上流瀑聲澎湃，隨澗皆是，經三轉，渡木橋三，至黃龍潭，潭在深澗夾林中，下路旁小徑，右轉始見，但寒氣逼人，不能久立，遂上至黃龍寺。先見門栢二株，僧謂之娑羅樹，大十圍，高出雲外，僧云，晉時產，再入亦是洋房，正房內原有龍首石，不知何時首已鑿去，因與僧茶話，詢及各寺，何以無廟像，而皆洋房，答以在洪楊時，已全燬之，近年以事皆歐美化，佛何能獨外，其言已諛而虐矣，如是乃恍然洋式廟宇之由來，茶後出，漸漸見有修竹茂林，掩映左右，東北上行，入前租界，過橋

，一路水聲，送回牯嶺，晚膳後，赴廬山管理局，接洽題石事，局長外出，由朱君接見，須俟請示局長後，再電告，乃辭出，今日遊程不過三十里，尙未覺疲乏。

三十一日 朝雨，未出遊，因管理局無電覆，乃函朱君請明示，過午雖晴，因候管理局長覆音，亦未出，黎君天才來談，晚謁馬秀芳將軍於大林路三十九號，因談及禁人題詠事，而在座之韓君立如，慨允託某君說之，十時後始歸。

九月一日 晴，晨接到朱君覆函，言已請示局長，以本山自本年起，絕對禁止隨地題詠，或刻石貼招，未便通融，余甚爲詫異，以爲名山題詠，乃是雅事，既可點綴風景，亦可警世覺民，若招貼，若亂寫，或有損勝蹟，或有碍治安，或胡言亂語，當然禁止，吾甚贊成，否則似無禁止之必要，絕對二字，果真能絕對乎，吾曾見仙人洞及木橋旁，均有石新刻，多是高官顯宦，豈大人物可題詠，而平民即不准乎，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之專制政令乎，當此民主國家，人類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只要不違乎法令，即不能限制人之自由，今以國有之名山，而不准國人正當題石，或已爲該局私有之山乎，抑爲該局長私有之山乎，吾想該局與局長絕對不敢承認也，若在租界未收回以前，聞界內不准華人居住，居住尙不准，更何能言題詠，余寫至此，客至，曰，今即當未收回時看可也，余曰不然，租界是外國人有主權，收回後而主權在中國人，而不准中國人題詠，且只准大人物，而不准小百姓，地方政令如此，詎得

爲平，不平則鳴，此吾之所以有此記事也，吾在北方，聞南方政治較好，而尤以贛省爲吾軍界領袖駐在之所，建設更多，在此新生活運動發源之基地，必大有可觀，雖未見南昌之政象如何，而廬山山政之整理有條，非不欽佩，惟此無限度無範圍之禁題詠一事，實不敢謂爲合乎政治之原理，客曰，因不准君題石，君即謂不合乎政治之原理，未免有因私貶公之嫌，此話不應由君口中說出，余曰是也，然非被害者，孰敢說人短長，客曰，君必未與之詳細接洽，其中該局長或有不甚明瞭者，余曰更不然，當余往謁該局長，而由朱君代見之時，余已言題字絕不敢損及勝蹟，且擬在人跡不易到之荒山頂題名，更無所碍，如恐胡說，可先呈驗文稿，指定某石，許可後再上石，已言之詳盡，或朱君未轉報乎，此又朱君之過也，客曰，人不知君爲何如人，身居何如職，安能貿貿然許之，余曰此言更無理由，若果如此，是又存階級身分之見，與名望勢力之心，更非以平等待人也，且余已遞銜名，亦與常人有異，而客笑曰，今之中將濫如鱗，安知非竈下養之流乎，今之參議爲散職，敢與主席軍長比之乎，余乃悟之曰，不自知也，不自量也，應厚自責，不應責人也，然吾遊天下名山多矣，未見有禁人題詠者，且余皆有刻石，獨此山不准結金石緣，直等空遊，心終不快，乃又託友向該局長關說，冀遂其志，但未知能特別許之否乎，倘不許之，而此後無論何人，即如當國當局，亦一律禁止，則吾當心服該局長之認真，作到絕對禁止，未便通融八字，吾小民將五體投地，欽佩不置也，將拭目以視之，客去，乃收拾遊裝，於午前十時出發，因

嚮導走錯路，往返悞乙小時，到軍官訓練團駐紮辦事處，領遊覽通行證，亦停止不發，祇能發赴海會寺有公事，或見團中人通行證，但須得所見之人證明電話後，方能發給，余以往看受訓練之小兒家珍之事請發證，乃以初入團，尙未編制，無法尋覓，應俟二三日再辦云，由此順道謁張總司令，適張君蔭梧在座，談顏習齋之學甚久，余以不敢早出，卒在彼處午餐後，始就遊程，南行到金竹坪，坪僅百餘畝，觀曰玄妙，有道士十餘人，其觀先是僧寺，建於唐，有唐碑，字漫漶不清，東行數里，即仰天坪，坪較金竹稍闊，有雲中寺，係茅棚，僅二僧，後有周姓私人建築樓房，頗壯麗，而中亦空空，有井泉雖旱不涸，後背山白雙劍峰，亦甚平庸，再東行過山梁有豆油坪，甚小，在此可望鄱陽湖，再東行數轉，見鄱陽湖大部分，湖中崗阜雜錯，帆檣往來，煙雲縹緲，波鏡平明，岸接廬麓，北入長江，實爲匡廬大觀，而此山之所以得勝名者，固不僅山之木體登秀而已，觀湖畢，昂首南望，見有雙峰高聳，點點青松，南北對峙，南高北低，乃大小漢陽峰也，據云，晴日西南可望漢陽，故名，前者測量不清，舊志載，以五老峰最高，今則重測結果，以大漢陽峰爲第一高峰，急趨登，有道甚闊，上有漢陽台，登台四顧，則五老峰峙其北，香爐金鷄諸峰峙其南，鄱陽湖流於東，惟西面無輔，不合主峰位置，且多土少石，亦無特拔之勢，而圓混凝重，含蓄秀整，實有可稱者，未登峰前，即見有一衣白孤客，徒步先登，斷爲遊人亦有好高務遠者，甚奇之，迨造峰頂，乃同鄉友賈君明倫也，相見甚歡，彼此皆破孤寂，因結爲步行遊山同

志，逢山必造巔，是高君宇風贈余詩句，今又造巔矣，又遇同志矣，其樂何如，禁題詠無理之辱，已拋却九霄雲外，乃登台頂，唱大風一闕，樂固樂矣，惟恨雲霧東北來，忽聚忽散，不能窺見廬山全面目，亦大憾事，然其形勢方位，錦峰秀谷，重重疊疊，露骨者少，轉環者多，亦知其梗概已，時已黃昏，急下山西南行，奔香山寺，預定在此寄宿也，先數里道尚坦，再數里則陡坡且滑，兼之日已夕，暮煙模糊，踟蹰而行，過一燒炭棚，而道益難行，天益昏黑，左多深澗，時囑注意，稍一不慎，即遭僵仆而墮，幸到一胡姓家，亦係炭工，求其燃火把送之，如此則不至摸瞎虎矣，然道更不平，且崎嶇小徑，斜陡危坡，草多覆之，如無火把，絕難前進，未二里抵寺，和尚他出，凡被褥食品，均鎖於丈室，隨從乃商得留守人同意，以棉花塞鎖孔，使簧縮，竟開之，始得有被有食，飽餐而大睡，此路遊人到者甚鮮，又遇昏黑，誠苦矣，然不苦安知有甜，遊山必如此，方有滋味，有興趣，若坐轎行坦途，在吾輩實覺無味，賈君亦深然之，

二日 晴，晨九時，自香山出發，南行，過東岳觀，鷄籠山，胡家墻，共十里而至歸宗寺，同志賈君，以候謁蔣委員長，非今日回牯嶺不可，已在東岳觀歧路別去，又復孤寂之苦，歸宗前名瞻雲，建自晉代，傳爲王右軍之宅，施於僧家者，而右軍另建茅棚於寺北山半分水泉下，且有鷺池，乃往觀焉，出寺北登崗，而金輪峰映入眼簾，峰上爲舍利塔，即俗呼鐵塔，再行即見有飛瀑如龍，山數十丈高之崖壁而下，

折爲二疊，而落湖底，中則作兩作霧，雪花四濺，尊者指之曰，此即分水泉，下爲鴛池也，乃山行三里，披荆斬棘，而過石橋，即天橋，橋乃碎石起懸而成，年久不墮，再上爲右軍茅棚，僅遺石墻，湖上有大石二，一爲光緒丁未，武陵王以敏題鵲，盪胸生層雲，洞如一段清，濯足口滄海，上有六龍廻，等字，一爲庚午秋，岳峻山等題鵲，玉簾吐花四字，急攀登至池邊，池橢圓形，闊約周數十丈，深不見底，清澈如碧玉，想當年鴛泳於斯，幾將忘其爲書黃庭所換，而飄飄欲仙乎，秋曝烘人，喘汗不止，因在池外澗潭中解衣入浴，浴罷而歸，甫過橋，則見一樹高十餘丈，幹之圓徑約二尺五寸，依絕壁而插天，黃物纍纍，詢之乃桃實也，吾聞園桃壽不過十年，高不過一丈，此樹竟高大如斯，非數百年不至此，仙桃乎，乃數擲石擊之，欲得以啖，而石不能到，徒望之而已，尊者曰，人不能摘，惟猿可食之，視其幹爲白色，究竟是桃非桃，抑爲何種桃，應俟植物學家研究之耳，到寺在內參觀，有樟樹四顆，各大十圍，僧言晉時所植，壁間嵌有宗鑑堂法書石刻，且有右軍墨池碑，右軍墨池詩刻，墨池即在寺東院，寺之規模甚大，毀於洪楊，後歷年重修者，仍是舊式，但其中空空，凋零不堪，午餐後，遊溫泉，西南行五里，經過官家坳，項家坳，心廟，大陸墳，陶村，而至其處，泉出成溪，西流，深不及一尺，南岸有亭，幾傾圮，北岸有碑，爲星子縣保護溫泉告示，泉南北田地爲康南海所買，有預備經營溫湯者，不幸人已亡，則政息矣，以手入之，熱不能耐，泉之左右皆陶村，爲陶淵明同姓，而靖節之故里名栗里者，乃在

村北三里峪中，因往遊之，至則祇見有祠堂一，內供靖節像，有乾隆時碑二，爲陶氏子孫敘建歸去來館事，並刻有歷代名人詠靖節各詩，有一老婦守之，祠之西北，有小瀑泉，名醉石港，下有一大石，即醉石也，攀登之，祇歸去來館四大字，尙可辨認，餘字甚多，因日已夕，尤難認識，遂返歸宗，時入黃昏，乃止宿焉，房雖不佳，乃猶愈於胡金芳旅館，山中得此，亦云幸福，

三日晴，晨七時，發自歸宗，經過濫泥塘，項家壩，觀音岩，共十里，至秀峰寺，寺創於宋，亦毀於洪楊，近已修復，寺內有米南宮登廬山香爐峰詩刻，復以高閣，且有王陽明討宸濠紀功摩崖碑，亦覆以軒，由此西行百餘步，爲龍潭，上有瀑布，注於潭內，潭大而深，澄碧鑑人，四面岩石，題刻殆遍，記不勝記，只得闕略，潭之東南，經贛熊主席建一亭，以點綴之，余以熱入潭浴，僅在潭邊，不敢深入，畢，回寺午餐後，遊馬尾瀑，文殊塔，出寺西行，步步登高，路甚險峻，加以秋陽暴熱，在百度以上，途中毫無樹陰，僅覓一石窟少憩，而隨從及挑夫均落後，至此已不能再上，而余亦未嘗不苦熱，仍鼓勇登之，先至黃岩寺，寺爲一小刹，茶後遊寺北洞，洞分上下兩層，洞口有鐫字自在所在，洞前一大石，名眺月台，有東坡題無極而太極鐫字，但已認不清楚，石下即潭，又浴焉，回寺見門外有小莎羅樹一株，云係康南海手植，樹邇人遠，不禁慨歎，出寺西行，登文殊塔，塔傳爲唐建，由此可望馬尾瀑，因水甚小，僅如一線白虹，穿空而降，崖高雖逾歸宗之分水泉，而瀑實不及之，以望遠鏡視瀑左，有孝圖

主人即戴季陶題鵠之心慈悲，體清涼，垂甘露，潤四方，田疇熟，萬民康，干戈戢，聖教昌，廿四字，且有小字註明，爲廿三年巡禮廬山所作，爲國家祝，爲廬山頌云，時已四時，急歸，往返十五里，到寺即出，上遊觀音橋途，距秀峰十里，過萬家溝，萬松寺，寺爲宋建，寺西北，有槐京包帚，題鵠龍帚嵐慶四大字，不知何解，字徑七八九尺不等，蓋因石爲大小也，前三字在一處，後一字另石，距三字數丈，亦云奇矣，未久停即出，而寺僧有留宿意，不願也，北行經過萬沙龍，鄭家灣，李家灣，過嶺，渡觀音橋，入慈航寺，止宿焉，秉燭觀天下第六泉，泉在橋西，有一亭即是，其水並不旺，所以列爲第六者，或以質與味之等級，而不及水勢乎，是處蚊甚猖獗，手足幾無完膚，不知睡後又當何如耶，好在有蚊帳，或可能阻其來攻乎，

四日 晴，昨夜便出，誤落決溝，該地居宅，多上有天井，下有決溝，所謂決溝者，院內以石築一長方池，深二三尺，中有一滲眼，房簷滴水，及日用污水，均傾池內，下通地溝，吾便出不知有此，一足邁下，全身墮落，右手執電棒未壞，但右手腕肉，左膝下肉，右膀骨肉，均受跌傷，出血，而膀骨亦傷，行動稍蹇，當敷藥用白布縛之，寢衣亦污，今晨起，尙能行路，由寺僧導游觀音橋，橋爲石建，起懸而成，建自有宋，縣內有惟皇帝大宋，詳符七年，歲次丁寅，三月丁巳朔，建此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雨順風調，天下民安，謹題鐫字，無姓名，但另石鐫有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福州僧德郎，勾

當造橋，等字，橋下題金井二字，爲明人陸鴻漸書，金井即在橋南，澗水下注成潭，深不可測，有人探之，已至十丈，尙未到底，此澗即名三峽澗，有鑿字，剝蝕難辨，游覽畢，即赴棲賢寺，寺建自晉唐，爲李渤讀書之所，故名，寺西南有玉淵，亦係澗水注成者，在陡壁下：人不能近，旁有米芾題詩碑，寺內有私塾一，塾師爲陳翁，有學生五六人，均讀舊書，問讀教科書否，答曰不，問此處無學校乎，曰無，以此可見山中蔽塞已極，寺僧有市僧氣，賓至慢不爲禮，乃出，直指牯嶺，計程二十五里，自此爲上山路，度黃照嶺，至息肩亭，午餐，今日秋熱特甚，又無風，褲掛如水撈者，頭汗淋漓，幾不能開眼，數步一拭，猶流不止，吾輩體尙健，未至倒，有一同登山者，坐石上，竟暈倒，仆於坎下，急令隨從王德起扶起，灌以暑葯，片刻始醒，其熱之程度可知，急望下雨，以退炎暑，正望雨間，雲霧四起，霹靂一聲，大雨傾盆，而天氣驟涼，乃冒雨而行，過大石李，歡喜嶺，含鄱嶺，而至含鄱口，即橫門口，時雨已晴，至此東望五老峰之背，全係斜坡，登之極易，不但無一老之形，即峰亦無之，正合東坡四面看山山不同之句，看山如此，看人亦然，三逸鄉即在含鄱口之東五里，本擬前往，乃因日夕力疲，未能造訪，誠覺遺漏，此後即下山，順道至訓練團辦公處，請領去海會寺通行證，但因通過警戒線，已不發遊覽通行證，僅發服務看友通行證，即時填發，極敏捷，抵旅次，已六時，擬明日赴海會寺，藉看小兒家珍爲名，以便遊覽，前日在大漢陽峰，已選石，擬題鑊廬頂二字，未誠能辦到否，

五日陰，晨書廬頂二字，已託賈君明倫，督石工刻之於大漢陽峰上，部署畢，即起程赴海會寺，以與五老峰晤面，出牯嶺，行舊路，計程三十里，甫出牯街，至漢口峽，憲警分駐所，驗通行證放行，經女兒城山，大月山，至三疊泉，在此路南望五峰背面，是有一傾斜之大坪，毫無可觀，由牯赴山南，至此已半程，即在茶棚午餐，正值雲霧漫山，但聞瀑聲，而不見其影，乃先尋瀑之上流，由茶棚南行，約里許，至一古石亭，亭曰無書自在亭，下有泉東流，循山峽下落，即三疊泉也，因登亭東南一小山，山之東端臨崖一松，攀松南視，可見泉之第一疊，山上一石，鑿有聲光何幻四字，欸爲莊向生，回亭，又見亭側石，鑿有篆文章影疑踪，無欸，由亭下行，有石罅，俗稱之曰仙人洞，僅容一人行，彼端亦透光，洞外石上，有莊題之可以窺天四字，迨返茶棚，霧漸稀，可以觀瀑，則見白光一道，如瀉銀，如飛雪，折爲三疊，因瀑經二層石罅，水由壁落磴溝中，溝深不見水，是以分成三疊也，其勢不及分水泉與馬尾瀑，而曲折則過之，其落澗處，人不能到，由一如夾皮壩深不見底之山峽中流出，亦爲特奇之點，過此即下山，路雖甚陡，亦不甚難，東望則見鄱陽湖中有小島，如輪舟，上有塔，直煙突耳，担夫曰，鞋山也，亦甚肖，五時半，抵海會寺附近之士樓鎮，在牯聞此鎮有旅館，所謂旅館者，即茅店也，乃又前行，入交通鎮，爲一新闢街市，多爲食物店，盡是茅棚，約十餘家，亦帶住客，因止宿於衡記飯館，無窓無門，四面透風，而食品亦略備，猶逾於咸陽飯館也，雖然，看山最近，不用開北窓，而五老峰即映入

眼簾，夕陽西下，憑欄眺望，則五老之首，雲霧迷漫，忽隱忽現，似露面而尤半遮面者，然峰之奇，峰之秀，峰之勢雄，峰之氣壯，峰之位凝重，峰之序嚴整，峰之列如劍戟，峰之尖如簇筍，雖未實現五老之身，未全露五老之面，而即此五老之勝，亦足以符天下第一山之名，未識晴日觀之，又當何如，茅店雖陋，可以看山，且山影入窓，山色染袖，遊客得此，較住大旅館，大飯店，尤爲舒服，時間限人，竟入黃昏，不知神已與五老通矣，明知小兒家珍，在團受訓，絕無暇管，而既藉看伊爲名，以遊廬南，亦不能不函示之，然已切囑，如無暇即不必請假，得覆，果無暇出來，但言如欲參觀，可見商軍長啟宇云，余知團中工作極忙，又何必往擾，擬明日飽看五老峰後，即赴星子縣，泛舟鄱陽湖，轉赴南昌，我行我遊之是可也，

六日晴，晨起見五老既無雲叢，亦無霧鬢，笑顏嫣然，似故示真面目，使余看者，亟取照像機撮其影，未過一時，而雲霧又罩其上，據云，五老峰雖不及大漢陽之高，除極旱天氣外，而四時雲霧，常留其上不去，縱他峰有雲，一經風吹即散，惟五老不然，余留心數日，并研究其理，則知五老近在鄱陽湖濱，湖水蒸發，煙雲易起，而五老南面，峭石插天，盡成絕巘，怪石磷磷，無草無木，一經日晒，溫度必高，而背後坪坡斜上，綠草鋪茵，溫度較峰南必低，在物理上論，溫度低處空氣，必向溫度高處流之，雲被空氣吹到峰南，而峰下無風，雲因之而不動，所以土人云，峰上雲，在北風時多，如南風，則吹去矣

物理使然，無何神妙？所見未知是否，今日日本可參觀訓練團，及遊海會寺，因我閒人忙，即不欲與人添紛擾，乃擬泛舟鄱陽湖，而遊南昌，於九時出交通鎮，入馬路，北望海會寺，於松竹叢綠中，隱約可見，而寺東新構輝煌中雜帳棚，則軍官團也，內容雖未參觀，一望亦可稍知，於是遠道一遊白鹿洞，洞現爲訓練團醫院佔用，得闢者許可入覽，共四院，分先賢祠，朱公祠，報功祠，宗儒祠，而朱公祠後爲白鹿洞，洞以石砌，係人工所爲，中有石白鹿一，祠內石刻甚多，且有賣碑帖者隨之，考碑記，唐江州李刺史讀書於此，曾有馴鹿之事，故名，至宋始置書院，與嶽麓，睢陽，石鼓，並名天下，後朱子熹張子拭在此講學，其名益著，洞院外西北路旁，有明李夢陽釣台亭記碑，文在碑陰，而碑陽有喬宇篆題五老峰三字，南過鹿洞書院坊，有橋曰貫道，過橋又經木石坊二道，方出洞之範圍，仍赴星子馬路南行，道經薛路堡，羅家堡，姜家堡，而入星子縣北門，計程二十五里，一路回首看山，以爲入城則與五老別矣，孰意投宿於大華旅社後，在樓上亦可看山，出在市街巡視一周，不過半小時，城極荒僻，崗阜起伏，處處皆是，雖曰城市，不及大村，近年因駐軍，且有特警大隊，又爲軍官團由鄱陽轉運要區，較昔差強，地爲三國周瑜練水軍之處，城內前南康府舊址，即其點將台也，回旅次，有特警大隊特務員趙君伯鈞來盤查，談甚洽，並警告之南昌，勿坐民船，而極積爲之覓火輪，但輪船爲軍用不賣票，歸運輸所管轄，可往說之，因同謁劉所長金聲，頗蒙不棄，慨允搭明日之船，如趙劉二君，皆爲萍蓬友，而能如斯

招待，實出人意外，殊深感激，回憶今日廬南之遊，盡日與五老有緣，當入茅店也，在飲茶時看山，在食飯時看山，在入廁時看山，在盥漱時看山，及出交通鎮也，過嶺時看山，茶憩時看山，問道時看山，至城門時又看山，迨入星子城也，登旅樓看山，上崗阜看山，開晚窓看山，而雲霧終日未去，如此，直可謂正面廬山看不盡，任他五老不開顏，明朝將作鄱陽客，許我舟中幾度看，入夜警察特務兵，均先後來查問，適余正濯足，但皆和藹無驕氣，可知訓練有素也，

七日晴，每日必有運輸輪船到星縣，而今日竟無之，既不能成行，乃往謁趙君於特務大隊部，藉晤陳隊附，並留名片，問候柯隊長蜀耘，後蒙趙君陪同駕小舟，遊湖中落星島，島周圍不過百步，傳係殞星，而縣即以是得名，上有青草，昔雖有亭石，已圯，石料尚在，是時風浪由東北來，澎湃有聲，漸近吾舟，乃急登舟回岸，由西門入城，午後又出東門，見有政治訓練班一隊野外演習歸，中有學生二人出隊，向余敬禮，乃門生舊部祝恩澄李憲章也，又有數人亦相繼行禮，乃北大學生也，均係在此受訓練者，於是陟東崗，觀雲塔，塔七級，爲嘉慶間郡守某所建，頂已墮，可窺天，僅能登第一級，近代工程之不堅，於此可見，在崗上望海會一帶，歷歷可辨，預定浴於鄱陽湖邊，乃遵湖濱西行，至南門外入浴，水甚溫，夕陽下始進城，飯於天津小館，今日午晚兩餐，均係趙君作主，新交之友，且係微職，余頗覺不安，傍晚陳隊附持柯隊長片來謁，談甚快，在此一日半，四城已遊覽殆遍，凡出入城門，特警必盤查，

幸有趙君陪遊，方便多矣，其城東南西三面臨湖；北枕廬山，形勢極佳，近以海會練兵，其運輸交通，北賴九江，南賴鄱湖，而星子縣實爲水陸交通樞紐，近又設特警政治教育機關於此，前之荒僻小縣，將來定成軍事上要區，無怪警戒之嚴也，

八日 晴，接輸送所通知，十時有船，即承王押運員冰泉伴赴碼頭，登乾號小火輪，趙特務員同李技術教官須知來送，而舊部祝恩澄李憲章，亦以廬山石硯來舟躬送，至午後一時開船，船之管理員爲余君聘之，乃係民初拱衛軍舊同寅，以已辦公艙讓之，並招呼一切，尤覺方便，船行鄱陽湖中，時時回首望廬，初則風浪甚大，漸行漸平靜，舟子云，湖長五百里，寬五十里，今行之路，乃寬之方面也，五時泊吳城鎮，計星子至此九十里，鎮爲贛省四大鎮之一，鎮有望湖亭，亭在贛江入鄱陽湖之口，爲民國後以洋灰鐵筋重修者，亭下夜泊之舟，動以千百計，乃登岸穿行市街中，商戶比櫛，勝星子數倍，行數十分鐘，始達望湖亭，亭高三級，造第上層，以鏡可見廬山下海會寺一帶，乃茶於斯，食於斯，詠於斯，入夜歸舟，岸上管絃之聲，歌舞之樂，大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溪尤唱後庭花之慨，問之，乃歌妓以娛舟子乘客者，在昔則更熱鬧異常，今已大不如前，入寢後而聲猶未去耳，

九日 晨陰午晴，晨五時開船，自此即入贛江行，江不闊亦不深，或見岸上屎水灌田，或見水牛浮沉波上，或見漁家晒網，釣者垂釣，或見少女浣紗，老圃洗菜，或見白鳥掠水而捕魚，或見沙鷗戲洲而成對

，兩岸風景，一派波光，盡入吾人懷抱中矣，午後一時，到南昌下舟，入江岸東南大旅社，即先覓書店購圖籍，然關於志書指南一類書，遍詢皆無，殊令遊人無從入手，因探得同學彭君博南住址，乃往拜焉，二十年闊別，相見甚歡，詢以此間古蹟名勝，答以無多，如滕王閣舊址，已建築水上公安局，百花洲已作中山公園而設行營，此外若澹台墓，明婁妃墓，孺子亭，劉猛墓，洪橋，豫章園，僅此而已，約於明日陪遊，並邀他回學一聚，以免分謁不遇之悵，歸廬晚餐後，乃至水上公安局，一覽滕王閣遺址，毫無所有，僅見洋房哨警而已，其滕王閣序中，所謂勝地不常，盛宴難再者，良可慨也，然而今之滕王閣多矣，恐未必若昔之滕王閣傳之久，又何必慨夫古之滕王閣也，已而，順江岸北行，未一里，則見積木堆磚雜錯之中，豬蹄牛跡亂泥之上，有一墓焉，視其坊，則額曰明婁妃墓，碑則曰明甯庶人婁妃之墓，墓後有碑，曰江流表潔，此墓乃竟於無意中遇之，考婁妃諫宸濠之不可反，因不聽而失敗，其見識雖男子亦未必若是，今之類於宸濠者，若皆有此賢內助，則內亂早弭，國事絕不至若是之壞，當此女權倡興之際，正宜尊崇婁妃，表其墓，彰其德，以爲女界楷模，當與提倡禮義廉恥並重也，贛當局想不至忽此。

十日 晴，午前獨遊，先至豫章公園，園甚小，且內有建設廳，水利局等機關，而江西第九路軍剿匪陣亡將士紀念塔在焉，次遊佑民寺，原爲佑清寺，在明爲永寧寺，寺宏壯爲贛僧寺之最，現住有軍隊，再

次遊東湖一帶，如湖濱公園，毫無所有，百花洲在湖中，連南岸，不過數畝之地，上築黃亭，繞以綠柳，因作行營，僅可遠觀，而不能入玩，湖心亭在北湖中，已作小學，遊人須止步，孺子亭在東湖南方一小湖中，已住人家，不能入，山側有重修碑記，孺子東漢南昌人，姓徐名稱，事蹟載後漢專傳中，遊踪所至，除湖水尚清潔外，無一洽意處，乃繞環城馬路南段而歸，見桌上有彭君凌霄余君地山名刺，知己來此，曾留字二時再來，陪同出遊，屆時彭君携其少君至，因同出遊，擬繞環城一周，先北行，觀江岸之游泳池，出經過新住宅區，彭君云，此處原是沙洲，今已以挖湖泥墊之，劃爲本區，然仍是一片荒地，建築寥寥，過此由飛機場南行，逕至緬金塔，塔七級，唐建，僅能登至五級，北則俯瞰全城，西則贛撫二河，分流可辨，南則烈士塔巍立於十里外，東則飛機場兵營，歷歷在目，下尋碑記，已在貧民破屋中，不能入視，徒歎奈何而已，歸途順至萬壽宮，正值廟會期，香火甚盛，此爲道院，晉時許真宗得道，有惠於民，歷代祠之，建築類宮殿式，尤宏大，贛道院，此爲第一，出赴彭君晚宴，同座者，除同學余君地山，歐陽君南雷外，有劉曾諸君，八時始散，南昌之遊，因無書可視，多有遺漏，若澹台滅明墓在東湖東，洪橋爲陸路赴九江所必經，劉猛墓，孺子墓，均未往觀，未免遺憾，至新生活之實施如何，新建設之成績何在，更未暇參觀，應俟再遊可耳，但聞贛省公路之建設，已達五千餘里之長，爲可驚耳。

十一日 陰，晨七時半，過贛江西，即登南潯快車，八時半開行，車多行西北崗阜中，過百里許，即見廬山，而大小漢陽峰，望之甚清晰，且能見牯嶺之一部，未幾，即穿廬山北各湖行，午後零時三十分抵九江，計程二百八十里，鐵路秩序尚好，車內亦整潔有條，惟迄未編鐵路指南旅行，殊覺不便，在車中有全安棧夥接客云，晚六時有上水船，因入其棧，買太古吳松號票後，即買車冒雨尋琵琶亭，至則係一街名，無所謂亭，又至江岸，尋白居易夜送客處，亦無人能指，蓋琵琶亭街，在車站正北甚近，即白當年夜送客之處，後人曾在此處建亭，今亭已無之，成街市矣，悵惘而歸，五時登輪，覓官艙，而茶房答以無艙，不但無招待之意，而反有拒絕之神，他客問之亦然，迨余言官艙已預定，始準入一五號艙，已先有一客在焉，隨從持行李入，竟被茶房推出，兇惡異常，余曰是余之隨從，何竟無理如此，彼仍狡橫，余怒叱之，始稍遜，余本不欲坐洋船，今果受洋奴之氣，因氣得膈，半夜始愈。

十二日 雨，煙雨滿江，波平浪靜，兩岸風景，不得暢觀，甚覺悶悶，將抵武漢，而茶房結隊向艙客索賞，直與說書賣藝唱曲各場乞錢無異，爭執多寡，醜態畢露，真為舟車中罕見之怪現象，午後二時，抵漢口太古碼頭下船，仍厲銀行公會，晚隨同同寅赴謝高級參謀味腴便宴。

十三日 晴，因患腹瀉未出，託副官處請發湘鄂鐵路半價票，及旅行證明書，預備遊衡嶽之用。

十四日 晴，腹瀉稍愈，因病起思家之念，以為如有老妻在旁，則一藥即愈，蓋伊善治小病，吾家人有

病，每年輕易不請醫生，是以省醫藥費不少，余向無病，縱有傷風瀉肚小病，多不吃藥，一二月即愈。今在客中患瀉，既信不著庸醫，又恐有悞旅行，乃自購香蓮丸服之，以防變痢，及晚全愈。

十五日 晴，午後微陰，在廝休養，晚赴張君仲蓀吳君仲賢公宴。

十六日 雨，午後始稍晴，因出散步一小時，歸廝後，忽覺左腿內側痛，大腿根亦痛，按之起疙瘩二，步履維艱，因急命購澱酒以敷之，渾身發熱，坐臥不安，乃早寢熱燒一夜，抑思散步時，並未覺受傷，或以馬路不平，閃腿乎，伸筋乎，必有一如此，匡廬歸後，本擬休息二三日，即南下遊衡，乃始以腹瀉，繼以腿疼，竟遲延至五日尙未出發，亦一時之小災厄也，午夜接內子電言，恐有共匪，阻吾衡遊，是在北方，不知南方情形也。

十七日 晴，在廝養病，未出，而身體發燒如故，腿疼如故，黎組長來談，王君仲超，賈君明倫，相繼來，賈君云，腿症可用熱巾煖之，晚如法行之，因先敷澱酒，又加熱巾，則傷處燎成無數大泡，痛楚難堪。

十八日 陰雨終日，今日爲九一八三週紀念日，天亦有意吊吾東北乎，吊吾國家乎，如吾流亡之徒，殊不禁百感交集，而夜不成寐也，因燒未滅，購五十茶服之，侵晨汗出，燒愈。

十九日 晴，腿漸愈，然仍不能出門，得李校長函，言難民學校無款將斷炊，當覆之，提出預備開校董

會籌款二案，先由董事自捐，以維目前，然後再行向東北將領官吏，及與東北有關係各將吏募捐，如必須人往勸，余願賣老一行，夜購安福消腫膏，敷腿患處。

二十日 早晴，午後雨，旋晴，腿痛全愈，僅餘小腿腫尙未消，然亦如平常之濕氣腫，無關痛癢也，惟大腿根患處皮盡脫，改敷以馮君庸贈之如意膏，行動稍可自由，是日陳君蔭棠來，並贈以菓物。

二十一日 午餐於味腴，楊君琪山作東道，午後請那分隊長銘寶來，研究免票過期事，並託其向平漢路駐平辦事處，繳換免票事。

二十二日 晴，午後同舊屬王君陟山過江，登黃鶴樓，品茗於抱膝軒，本擬赴徐家棚粵漢車站視察，乃以無車未去，當電邀王君問山來談，同謁奉直會館，即幽冀鄉祠，下山途中曾卜之，得卦南行順利，且犯貴人，會館在明月橋東，樓房爲民三改建，東隣菱湖，地甚幽靜，出時已交酉，問山欲留小酌，固辭返寓，預備明日出發遊湘。

二十三日 晴，午後二時，有那分隊長銘寶伴送，由粵漢碼頭過江，至湘鄂鐵路徐家棚車站，以半價票換購車票，乃三時開之車，並無頭二等，八時之快車，又不耐久候，只好坐三等車赴長沙，上車即有路警要票看，不知何意，又令將網籃放擱板上，當即照辦，乃因取物，又將網籃搬下，擬俟物取完再送上，而路警又來干涉，那則與之理爭，且痛斥其不當，適一警長來和解，並未責路警之不是，益令人憤憤

，因又與之理論，於此可見該路路警不知是非，濫用職權，幸一言未敢相抗，尙稱知過，余以中秋佳節，火車中當較平常人少，乃竟出人意表，中途上車者擁擠非常，一宵未睡，其車中秩序之亂，直與他路無異，然軍人尙能服從憲兵之指揮，不敢雜於客座，其守紀律可知，翌晨九時抵長沙，一路所過之地方，鐵路兩旁多山阜，平原極少，稻亦因旱歉收，居民亦極貧苦。

二十四日晴，到長沙下火車，適有同鄉航空教官，沈君佑民，金君惠民，已接馮校長鎮雄電報，到站迎迓，並在桂花井花園大旅社，定妥房間，因即於此下榻焉，午後，沈金二君來陪出遊，先到天心公園，登天心閣，閣在城東南隅，爲城內最高之地，登此則全城在望，其著名建築物，由沈金二君一一指點，城墻早拆，城基已改修環城馬路，西面湘江，帆檣林立，其形勢與南昌贛江相同，惟贛水小而湘水大，是以航運實盛於贛也，下閣南登妙高峰，峰乃一土阜，與湘西岳麓山對峙，然青葱遠不及麓甚，峰頂僅一亭，旁皆濯濯，枯燥已極，乃由峰南下山，買車赴菜根香，尋定玉台，至則已改設圖書館分處，僅門額上有漢藩遺蹟四字，餘皆無攷，欲入內觀之，則門竟十扣不開，因悵然而再尋平地一聲雷，今爲巷名，巷內有井口一，內涸無水，中空，以石擊之，有聲如雷，此乃地陷所致，非有奇異也，長沙除此以外，無多勝蹟可尋，乃偕沈金二君覓餐館，而鼓樂喧天，爆聲震地，龍燈火耀，執事金光，招擾過市，市商爭以香火爆竹迎之，詢之爲陶公勝會，陶公者爲已成仙，曾封真人，每於水旱時顯靈異，商民蒙福

，故爾崇拜如此，尾隨其後，至怡園下車，本擬宴沈金二君，乃竟爲二君所宴，益覺不安，歸寓後，計畫明日遊岳麓山，惟同學楊仲衡，迄未探得其所在，已託沈金二君轉託本省人探聽，未識能有緣晤面否。二十五日 昨夜雨，晨仍浙瀝有聲，以致午前未能遊麓，午雨止，并未晴，開窗望嶽麓，仍雲霧迷漫，乃於一時出遊，陟湘江，跨過水陸洲，仍渡江，蓋洲在湘江中，南北長約有三四里，東西不過百步，外僑多居此，登岸後，西行二里許，過自卑亭，爲湖南大學，即宋朱子講學之嶽麓書院也，內有朱子書之忠孝廉節，歐陽子書之整齊嚴肅八大字，嵌於庭壁間，大學即以此八字爲校訓，亦本地風光也，看畢，乃通刺於校長胡庶華先生，請求參觀，當蒙接見，乃一四十許之美髯學者也，略述校史，及經營概況，并承派軍事訓練副主任江君午樵，引道參觀，而江君爲東北講武堂出身，在東北軍服務多年，見之特別親近，先看第一院，院即書院舊建築，後有李北海書之麓山寺碑，次觀赫曦台，台在書院門外，然後經過聖廟，觀第二院，爲新建校舍，後觀工場，順道造軍事訓練主任汪君世銘廨所，又蒙陪上麓山，上山道新修，甚寬平，先謁蔡公松坡墓，過麓山寺觀音閣，觀白鶴泉，上造嶽麓宮，細雨濛濛，滿山雲霧，即憩於宮，并食素麪以充饑，乃竟爲汪江二君招待，食後謁黃公克強墓，由此皆在山頂，駕雲霧而行，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直趨最高峰，峰下見石亭半圯，入之則禹王碑在焉，碑就石壁摹刻，據張世南游宦記聞，述此處禹碑，係嘉定間何賢良，得啣嶽峰禹碑，摹刻於此，碑之左右石上，均有明清人題詠

，字漫漶難辨，乃在歐陽正煥題錢大觀二字左之石上，題虞夏遺風四字，時已黃昏，乃由小徑而下山，江君歸校，慨以監石刻工自任，乃慷慨丈夫也，汪君亦就近歸寓，余則披星破浪渡江，舟子云，九時後即不能渡矣，今日之遊，因爲時已晚，雲霧障碍，若禹蹟蹊，抱黃洞，杉菴，六朝松，道林古寺，道林精舍，明香亭，風琴亭，極高明及道中庸亭，紫陽樟，道鄉台，愛晚亭，古桃李坪，步虛嶺，印心名屋，蒼筤谷，劉崑濤墓，五輪塔，諸勝蹟，均未得往遊，殊抱憾耳，一俟由南嶽歸來，再遊可也。

二十六日 陰，晨八時，赴長沙衡陽汽車站，掛號者已二百餘人，既無車可開，而掛號已停止，據云，因朝南嶽香客太多，車下不來，應俟明日再掛號，乃竟徒勞往返，回寓稍事休息，即再遊嶽麓山，擬自義碼頭過江，路出朝陽菴，爲漢賈誼祠堂之所在地，乃順便一謁，知爲西區警察署所佔領，是非投刺不能入，觀門上額爲賈太傅故宅，內尙有太傅之神主，且有楚三閭大夫屈子神主，蓋湘人以屈賈境遇相同，故合祀之，其遺蹟有手掘之古井，有獨坐之石牀，牀石甚細，有前人題字，其嵌壁間之刻石甚多，今則作警署，久之恐將勝蹟污毀，出趨義碼頭過江，江西岸溁灣市，爲長德汽車站，乃向西南行，先至赫石坡烈士公園，憩於來蘇亭，內樹亭記碑，再上過烈士公墓，直登最高峰，再觀禹王碑，是日陰晴參半，山下湘江北流，長沙城市，歷於江之東岸，舟楫往來如織，實三湘七澤之總滙區也，山之上堡壘，與山之西坡鐵條網尙在，皆防共之工事也，時已哺，乃經嶽麓宮下山，由靈官渡入市，回旅次。

二十七日 晴，因無車，而南嶽之行，又阻一日，乃往訪汪金二君於大馬路，蒙探問車息，即欲包車而亦未有，蓋公共乘客，每人票價四元有奇，若包車則廿五元有奇，已決意如實在無公共車，寧包車亦往，然包車亦無，則無可如何耳，正午，登天心閣午餐，後赴圖書館，閱南嶽志，未逾二小時，即屆關門時間，不得不出，因赴舊書店搜羅嶽志，果得一部，殊出意外，然其篇幅微有蠹蝕之缺，而冊數確較圖書館藏者少二冊，據書店云，原裝訂時即少，如有缺本，准退回云。

二十八日 晴，熱，晨起即赴汽車站，幸有開衡嶽車，十時半南駛，經過易家灣，湘潭，下東站：茶園舖，中路舖，茶恩寺，衡山，午後三時，至南嶽市，共行二百七十里，下車後，即入嶽廟內之三元宮，蓋嶽廟左爲道院，右爲僧寺，各八家，均接待遊客，較市內旅社稍佳，而三元宮雖不雅潔，猶愈於荒村茅店，浴後出遊，參觀嶽廟，廟前爲御街，有天下南嶽石坊，有壽澗，有門額曰聖廟，入內爲樞星門，爲奎星樓，爲御書樓，爲大殿，內祀南嶽衡山之神，殿柱共七十二，爲象南嶽七十二峰也，規模宏壯，半係新修，碑刻多係明清兩代祭文，無甚古者，正值香火之期，而朝山進香者，絡繹於道，多著南嶽進香背心，或香袋，亦有紮紅青頭巾者，有赭衣者，口喃喃似得意者，不知何語，向例以舊曆七八九三個月，爲香火之期，其迷信更有甚於北方者，出遊大善寺，除藏經玉佛外，有桂王妃銅鐘，宋代石水缸，入文定書院，爲宋胡文定隱居着書之處，其子致堂爲大儒，亦隱此，張栻曾師事之，又遊白沙書院，院

爲明湛甘泉建，以祀明大儒陳白沙先生者，前有霽雪樓，爲朱晦菴，張南軒，借林用中遊棲之所，後人建樓祀之，今已圯，又觀大錯墓，大錯者，乃明御史錢邦芑，以明亡入衡爲僧，以視二臣之流，何啻霄壤，晚歸宮，遇一粵人漢君，爲訪道而來是山，已半年矣，與談性命之學，併評隨當代人物，承問遊山之義，余答以性嗜山水，無他主義，若漢者亦儒而道者乎，然山上山中或有得道者，因未聞見，固不敢下定評，若以余所遇之僧道論，多俗不可耐，實無可訪之處，漢君之意，其別有所在乎。

二十九日 晴，熱，晨起復入嶽神正殿，細數石柱，確爲七十四乃竟較七十二峰多二數，不知何故，朝點後，乃出嶽廟後門，過接龍橋，遙參亭，而登山，三里絡絲潭，潭在澗中，方廣不數丈，水黑，深不可測，上有瀑布注之，如絡絲然，故名，二里至板橋，橋旁有報信亭，亭側大石上，錢有積善之家，必餘慶八字，爲明萬曆衡州知府許俊書，再上過送子殿，五里達半山亭，即玄都觀，室近洋式，直作旅舍生意，此處盛暑不熱，多有到此避暑者，房間雅潔，一日一金，今日秋陽曝熱，至此仍未覺減，昔人記云，南嶽有三天，至板橋下爲一天，由橋至半山亭爲一天。由亭至祝融峰爲一天，陰晴寒熱，一日間三處不同，今則惟有一個熱天，二處並無變化，一路火炎，毫無林蔭，朝山者均苦之，至余之揮汗如雨，恰與登廬山無異，二里熱侯書院，爲唐李泌故宅，後人改爲書院，今院已圯，僅有房數間而已，雖有侯書端居室，及某書煨芋處，等石額，而均倚於墻角，將來恐難保存，內尙有清人李鄴侯讀書堂記二碑

，嵌於壁間，一里鐵佛寺，五里南天門，本無門，僅有寺廟在嶺上，嶺南爲前山，嶺北爲後山，至此始望見祝融峰聳立西北，乃過獅子岩，岩上鑿有天然太師四字，岩下有蔣委員長長建一率舞亭，尙未竣工，西行一里許高台寺有觀音岩，文殊洞，寺後有明殿撰維念庵手植松數株，均大一圍有奇，南嶽此路童山濯濯，至此見有數百年之古松，可寶也，上一里至上封寺，寺爲新修，殿宇輝煌，客室整潔，有類旅館，有僧是岸招待甚殷，少憩禮佛，殿祇二層，前奉釋迦牟尼佛，後奉聖帝，即嶽神也，寺在古昔爲道觀，後始歸沙門，故神佛並記之也，出後門登望日台，下台西行，登祝融峰，峰頂舊有小廟名天尺菴，今又擴而大之，實爲祝融生色不少，峰石古人題鑿甚多，字模糊不清，峰西石如懸削，爲舍身崖，已經何主席改名曰守身崖，鑿箴言於廟後壁，余已選石，擬鑿峻極二字以留紀念，在峰頂南望，湘江分五流，俗呼之爲五龍捧聖，北則坵垤纍纍，無屏障之峰，南則峰巒重疊，氣勢遠大，如東之紫蓋，南之烟霞天柱，遠之蓮花灼樓諸峰，皆可見之，此嶽起於東北，而西而南，若以祝融爲主峰，則南厚重，東西薄弱，而北面暴露無遺，其衡嶽之形勢如此，然此尙不敢作定評，應俟全山遊後，始能定耳。

三十日 晴，晨五時起，登望日台觀日出，東方天際，微有層雲，曉風透衣，方見秋氣，條而白光一片，紅暈四射，而赤火球由東山頂衝雲而出，無特異之狀，較之泰山勞山觀日由海出者，其景致不啻有天淵之別，細看所登石面，鑿有觀日台三字，爲粵馮敏昌書，不知爲何時人，歸寺行叢林中，目光視處，

紅紫圓暈，儼然日光，外襯以綠樹之色，其研麗妙不可言，左右前後視皆然，直至百步外，始消滅，吾在他山觀日出多矣，未曾現此奇像，亦特致也，到寺又擁被睡，至九時始起，先於祝融峰題峻極二字，獅子岩下，路旁石上，題勿忘國難四字，鐵佛寺上路旁石，題民國甲戌仲秋海城陳興亞來遊字，早餐後，至祝融峰下，過會仙橋，登定心石，俗呼曰試心石，以石分三段，峭削無置足地，陟時上下，如無人撐持，非跳下躍上不可，身輕者尙可能，否則下臨深谷，非常危險，胆小惡者，不敢嘗試，故名曰試心，余已勉強登之，在石上鑿名，下時尤覺難，由此回寺，即上廣濟寺遊程，時已五時有半，由上封東行，再北行，經一小時始達，約六七里，寺甚古，寺內有古鉢，唐鐘，唐佛，寺外經過龜護橋，昆盧頂，而至禹王城三字石下，據云，禹王治水，曾至此處，時已昏黑，未及休息，即就歸程，抵上封已將八時矣，晚餐同棹有康君和聲者，爲南嶽圖書館主任，衡邑老諸生也，與談甚洽，對於禹王碑考究頗深，論斷亦確，或談遷都，或談遊山，或談外患，或談身世，竟至夜十一時，始各歸寢，但回憶廣濟寺，境頗幽僻，深林茂草，封鎖梵宮，當此朝山之期，竟無香客踪跡，其平夙寂靜可知，宜於修行，宜於隱居，當爲後山第一佳境，惜當時無魯陽，不能返日，不但不能享片刻棲遲之福，即眼福亦被夜色剝奪也。

十月一日 大雨一日，阻我出遊，枯作室中，懶看嶽志，吟咏而外，乃書家書，及致王庭五諸同人書，以踐前約也，（前書云，漢口之遊意平平，廬山歸來太少興，而今又要到衡陽，祝融峰頭再通信，）風雨

淒涼，擁被牀上，客中滋味，孤寂尤苦，計算離吾第二故鄉之北平里程，已四千餘里，惟有以七十二峯爲友，相對言笑，嶽神有靈，其亦將憐吾之苦，憫吾之孤，而有以慰吾者乎，如肯慰吾，請速放晴足矣，然湘省苦旱，已三月無大雨，其災不減鄂贛，而稻多枯死，農頓盼雨，吾非昌黎，（韓文公登嶽值雨，禱晴而雲開，東坡子禱處爲築開雲樓，）禱晴未必應而雲開，縱能應之，於農有害，吾實不欲雲開也。

二日 大雨未止，悄居上封，看書而已，觀明王世貞禹碑記，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清蔡毓榮遊衡山記，登祝融峯，觀岫巒碑，且葺岫巒之石室，又清潘耒遊南嶽記，祝融峯頂，有舍利塔，禹碑亭，碑爲取嶽麓本翻刻置此云，以此三說觀之，則祝融附近，當有禹碑，然舍利塔係在上封寺後，潘記與禹碑亭並列，而碑似又在塔近處，今觀塔之東，有一平台上舖以石，儼然亭基也，問之寺僧，是否有禹碑，皆不知，其移之他處乎，抑仆於藜莽間，沒入土中乎，明日雨霽，余當再往勘查。

三日 雨仍未止，然香客往來，晝夜未停，其誠心朝山進香，不能爲風雨寒暑所阻，以視吾輩之寒則披裘，暑則揮扇，甚至有水邊避暑，溫泉避寒之樂，雨閉門而雪圍爐者，其勞逸苦樂之懸殊，當爲衡嶽神稱物而平施之，或曰此等迷信，愚氓自苦之也，然吾亦不欲提倡迷信，而宗教信仰，亦足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況春秋佳日，因有此迷信，竟結會成幫，不遠千里，拔山涉水，而朝頂進香，藉可以鍛鍊身體，快活精神，擴大胸襟，放開眼界，亦國民運動之智體德羣，四育具備之有益事也，吾輩智識階級，正

患無此迷信，若皆有之，弱者亦可以致強，豈僅迷信云乎哉，或曰謹聞命矣，大雨三日，潤田已足，吾不能不禱晴也，嶽神其亦將以應昌黎者應吾乎，當視諸明日。

四日 雨如昨，僧皆衣棉而余仍著夏服，惟有讀嶽志爲臥遊而已，然余身建康，無變化，而隨從王德起，竟以衣單，病不能起，先以偏方爲之發汗，後食以萬應二天油，并擦之，仍未愈，一日未起床，余甚焦灼，晚有醴陵石門煤卯局長，潘君振綱衡蓀者，來朝嶽，與余比屋而居，且同席晚餐，余此次衡遊，頗感孤寂，況上封阻雨，尤覺無聊，今遇潘君，相談甚快，因贈以詩，以爲拋磚引玉之計，未知肯和之否，會詢以山下有雨否，曰無雨，下雨者僅在此附近數里內，因而始信嶽有三天之說之實現也。

五日 雨猶未止，大有連月不開之勢，然余決意俟其晴後再遊，不能因雨而移吾志，幸隨從病已起，何時晴，即時可出遊，因雨寒僧以炭爐煖客，余最怕炭氣，而衣單室冷，正需於此，果未半日而頭痛矣，乃急令侍童去之，查嶽志增補卷，馮敏昌的樓碑詩，有茅山嶽麓盡傳刻句，是知茅山亦有一碑，然余在湯陰縣羨里村文王廟前，及武昌黃鵠山上，曾兩見的樓碑，何時翻刻無考，又聞漢中亦有一碑，今合之禹宮嶽麓二處已有六碑，孰先孰後，尙待考究。

六日 雨止，山上半陰半晴，晨起即上山，各處尋覓的樓碑，毫無所得，迨返寺，見中殿後亂石雜置，近前視之，見一殘石類碑者，塵封其面，拭之，則的樓碑之一段也，歡喜非常，急請寺僧研究之，問以

此碑原在何處，他處尙有否，皆不知，余命以水洗之，當拓一紙，殘石不過二尺，字僅兩行，共十餘字，人皆笑余之所爲，然不顧也，後又赴觀日台，舍利塔附近尋之，終無獲，而台上之基，亦非亭，且有觀日出處碑，其胸屨碑絕不在此，然亦得片斷，亦可以知此處又有禹碑，不然，則將埋沒無聞矣，當囑寺僧，此等古蹟，宜善保存之，已而再登祝融，觀山之形勢，恐前記有錯誤也，下有泉名太陽泉，又名虎跑泉，有小徑可通，沿老女規（石水槽也）西行，約半里即至，至則一小池，周丈餘，水深僅四五寸，涓涓不竭，志云，祝融下有雷池，或即此歟，返寺午餐後下山，觀南天門東之皇帝巖，距門約里許，巖下有石棚，空無人居，上鑿黃帝巖三字，巖頂石坪上，有宋徽宗書之壽嶽二字，徑四尺，巖之西有一高巖，自東望之，儼然虎頭，耳目口鼻皆全，形神畢肖，余名之曰虎頭岩，然自西觀之，則不肖也，此處壁上有鑿活涯二字，有鑿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作好事者，又有鑿石舟囊雲者，過南天門入西路，本擬遊懶殘岩，岩在烟霞峰下，應由小徑往，而擔夫竟導由大路行，則誤矣，懶殘爲唐僧，曾分芋於李鄴侯，且示李應領十年宰相，後果驗，由此過火廠，路西歧出，至普光殿，即藏經殿，六朝時最盛，後毀，今始重修，尙未竣工，六朝時爲慧思祖師道場，陳後主妃嘗隱此，師事慧師，是以有梳粧台，釣魚台遺蹟，所謂靈田者，不過半畝地，祥光亭原在赤帝峰上，早毀無存，僅無礙林有古樹，同根三幹，一爲洛陽球，一爲實稠樹，一爲肥皂樹，亦奇矣，且山上有玉蘭樹一株，大二抱，均爲數百年前物，其他古木

甚多，僧亦不知名，此地林深景幽，泉涓徑曲，佳境也，有龍池在寺西，聞甚小，於春三月時，有大蛙如笠，現於池，羣蛙聚之，僅數日則散，如此則應改龍池曰蛙池，時非三月，又何必往，乃回原道，過老塔北，北在大路西南，僅三僧塔而已，惟其西北有坪二，北爲新建築之南嶽山莊，即醫院，南爲預備修放生池者，雖不深邃，亦頗幽靜，此後則繞過天柱峰，峰壁東南向，有何健刻南天柱石四字，字徑大五六尺，下行數里，則見一小石峰，突起面前，曰擲鉢峰，俗呼香爐峰，過峰右下即福嚴寺，入宿焉，知客僧海悅，招待備至，先是在門外見一長鬚老僧，向之問三生塔何在，口不言而以手指之，觀其相迥非俗僧可比，意必隱者，而其胸前掛有禁言布條，知爲閉關之流，迨問海悅，果爲儒而隱于僧者，陶姓爲某邑老諸生，因勸以詩，未免魯莽，此寺建於六朝陳時，先名般若寺，有銀杏一株，大數圍，爲二千年以上物，曾受戒于慧思大師，至寺爲大師開山卓錫之地，因與僧談慧思遺蹟，而並不知大師發願刻石經，鑿洞藏之于北平西西域雲居寺小西天之事，蓋余前遊西域寺時，曾爲大師表其刻石經發願之事，不欲其徒靜琬獨居功也，因以詩述其事留寺焉，則大師又於衡嶽多一事蹟，吾何與大師緣之深哉，明日禮其三生塔，則大師當有以教之耶。

七日晴，晨在福嚴寺內觀玉佛，及八十八祖繪像一部，並參佛殿，正殿有銅像三尊，後殿有岳神銅像，均爲六朝時造，可謂古矣，且有藏經一部，寺前後古木甚多，而松尤茂密，寺東北有岩，上爲講經台

，有題以定明巖者，有題以極高明者，有題以高明亭者，昔必有亭，今已無之，下此赴磨鏡台，先登七祖塔，俗呼之曰丹鳳啣書，有唐御賜最勝輪塔四字，所謂丹鳳啣書者，不知何意，又聞台右側石壁上，題有道？源二字，遍尋未見，亦無石壁，想修路與建築，竟將石壁剷去乎，蓋以此處大興土木，採石爲材，爲將來避暑之所，而何健已築有別墅，至羅漢洞，係在擲鉢峰上，洞已封無可觀者，故未往，乃南謁三生塔，塔爲福嚴寺開山祖師慧思大師，納三生靈骨之處，後有漢白玉碑坊，爲清同治年立，中嵌碑刻，清加封圓慧妙勝思大禪師靈骨塔，左曰口吞三世佛，右曰目視九霄雲，橫額曰有緣遇我，共三塔，塔前石柱聯云，南嶽尙存知己在，天台應有故人來云，由此南下，爲南台寺，有日僧贈藏經一部共六藏，有宣統年王湘濤撰，瞿鴻機書之碑，記其事，又有僧繪貝葉佛三十二章，地雖不甚幽邃，而新建築樓房，亦可以棲遲，茶後出，上方廣寺途，仍北返，由福嚴寺西往，此乃小徑多小竹，路並不陡，五里至西嶺，有居民十餘家，少憩，即下嶺西南行，則漸聞澗水聲，而澗西下，兩岸崗巒起伏重重，不止數十，上皆竹林，澗長十里，惟青翠一色，上映晴嵐，儼然碧宮，俄而峰數轉，過一嶺，有童剖毛栗子，取而食之，甚甘，過此又是一個境界，或竹林夾道，或澗中稻田如梯，峰迴路轉，則道左澗中有泉，飛瀑甚低，過此不知羊腸幾回九轉，而至濫泥窪村，正倚杖休息，則見北面山門洞開，而祝融峰入眼簾矣，一路雖有望見祝融之時，爲時甚暫，且僅峰頂，此則全體畢露，正值夕陽東照，若天尺，上封，高台，

普光，諸寺，皆歷歷在目，加以大小峰皆秀媚曲折，不覺增多少逸興，此村離方廣僅四里，下山南望四面環峙者，即蓮花峰，而方廣在其中，竹林滿山，蒼翠欲滴，惟下坡路甚陡，且多活沙石，偶一不慎即滑仰仆，余支一短筇，尙未有失，遠望方廣，樓閣甚大且新，乃疑人言方廣食宿不便之語爲不符，迨入寺門，則僧房寂寂，無一人，僅一老夫立門旁，并不招待，且言寺僧他出，無米待客，似不欲吾等入者，然時已黃昏，腰脚已疲，欲赴石澗潭，又恐太晚，不得不宿於此矣，室徒四壁，臥榻塵積，較之上封福巖，不啻天淵之別。

八日晴，晨餐後，觀寺內飛來鐘，爲宋慶元二年造，宋徽宗書天下名山額，上章爲戊申三十四年，康熙書龍藏莊殿額，均散置於空殿內，出謁二賢祠，祠在寺西另一院，尙整潔，內祀朱子晦菴，張子南軒，而以林擇之，王船山二先生，及建祠之尹洞山先生配享，先是朱子訪張子，論中庸之學，旋偕以遊嶽，而林澤之與焉，寄于方廣，講學而外，唱和以詩，一時稱盛，祠內有嘉會堂額，爲曾文正公書，所謂雪霽堂萬玉堂，均無考，朱張諸先生詩刻，亦無一片，出祠過石橋西行，又過一小橋，兩溪夾一崗，名爲船形山，船山先生，即以此得名，蓋張獻忠爲亂時，欲用船山，不就，曾隱於此，而聚徒講學著書，以終其身，此西僅數武，溪上有石刻洗納二字，爲梁惠海大師洗納處，萬曆王熹書，再西又過小橋，路北有岩，刻天幕蓮城字，祝鐵鶴題，下有懸響台三字，亦祝書，又西一岩爲補納台，誰書難辨，再西約

十里爲黑沙潭，有宋徽宗書天下龍湫石刻，有瀑有洞，因急于遊峒樓，未往，乃返而東上，一路竹木森森，濃陰夾道，水聲聒耳，境愈清幽，不一里瀑流下注，乃石澗潭也，潭甚小，水澄澈，再上一里即紫蓋菴，坐獅子峰，僧高明招待之，因問雲密峰所在，言在妙溪附近，又問赴峒樓路，一一告之，茶後出，西望蓮花峰，朶朶繞方廣，遍山竹林，溪流其中，其境幽邃；其林茂密，其泉清冷，其古之諸賢，或遊或棲，盛跡最多，北距祝融五十里，南距峒樓同，又爲嶽之中心，可謂衡嶽第一奧區，他記云，方廣聲光影三絕，豈僅此而已哉，由此東南行，七里蓮花菴，三里古龍村，十五里將軍廟，五里北斗菴，一路高崗深谷，上而下，下而上，人如在錦繡中行，凡過一嶺，入一壑，換一境界，即別有一天地，古龍村之路，陡滑難行，迨到將軍廟時，已午後四時，尙未中餐，無市食物者，買鷄卵亦無，預定宿於妙溪，乃因腹飢日暮，不得不止宿北斗菴矣，菴僧心傳，向靜居于皇帝岩下茅洞，此菴有個戶居之，時因有事來菴，今適逢其會，得其招呼，亦云幸矣，然現春米，現採菜，支草簾之床，掃漏風之室，油燈如豆，四壁生寒，正凝坐間，聞鷄悲聲，乃知殺鷄以待客也，急止之，而鷄得以生，豈鷄之劫尙未至乎，然縱劫至，亦不欲因我而死之，晚餐時，戶主男女竟至同席，毫無避諱，亦見山民之誠樸無機心也。

九日 晴，晨發自北斗菴，登採藥峰，茅徑曲折，朝露沾襟，過此下行，即妙溪，約十餘里，此路一上一下，徑仄而荒，陡絕已極，爲赴峒樓之最難行者，然竹林遍山谷，風雅宜人，頓忘路險，在下妙溪村

山店午餐，此店正對鈎樓峰，品茗看山色，何處是禹碑，飯後南行，即登鈎樓峰，峰路初甚陡，後漸平，幾經曲折，轉由峰之東而至山前，山既無竹亦無木，有之，乃荆榛類也，西行過一嶺，見有古木參天，蒼松拔地，雖不成大林，亦山中翹楚，修竹寥寥，箇箇可數，其中乃禹王宮也，殿僅二，前祀諸佛關帝，門額南嶽鈎樓，後祀嶽神，額曰衡嶽鎮，住持僧懷德，引導登宮後之雷祖殿，然殿額仍爲禹王宮，內祀禹王，左有女神像，或即雷祖乎，雷祖爲黃帝妻，隨帝南巡死於此，即葬此山，其墓即雷祖峰，在鈎樓之側，殿外東南數武，有碑巍巍，即禹王碑也，碑豎一大石上，東南向，高七尺，寬五尺，厚四寸，古色斑爛，字多殘缺，碑陰有一大壽字，聞爲清朱觀察所題，碑面近邊隙處，有人題名甚多，不成行款，字亦無佳者，余當向僧言，如此古寶，不能任人隨便題名，且宜加意保護，僧頗以爲然，志載，此碑爲由嶽麓山碑翻刻者，今閱彭玉麟重修鈎樓峰禹王廟碑記云，府志載，爲康熙中重刻者，想亦必有所考據，碑座石下東南面，鑿有玄洞二字，無款，蓋以下有小洞故也，今已斷塞，洞石上題詠甚多，均已載於嶽志，觀碑記，出宮門東行，路北有岩石如龜，題鑿鈎樓峯石龜字。又有大石坡上題岳山二字，下則滿石皆字，除有某僧題經語外，已漫滅不清，門東一小徑旁臥石上，有雙鈎大字，下爲土埋，其他一石，有小字亦然，已囑僧明日去土，待細察之，今日鈎樓之遊，距祝融百里，不辭徒步跋涉而來者，一則見古今南嶽遊記，多不遊鈎樓，則此最古神秘遺跡，多以路遠山遙，而湮沒不彰，一則世人對於鈎樓

碑疑信參半，問題無由解決，吾今遊此，以提倡考古，勿憚遠遊，以實地勘查禹碑原跡，是以登山之始，即留心峯後石岩，以望遠鏡窺之，因竹深林密，不見一石，即見之，亦多峻嶒罅裂，不能鐫字之石，迨入宮，即囑僧覓集附近樵夫，以備明日繞前後山遍尋之，未識神迹肯令我一見否耶，宋何致因樵夫而碑在岫巖發見，吾今亦以樵夫導而搜尋之，明沈鎰以山火而碑在雲密露出，吾則未遇火之機會，不知將來結果如何，岫巖已到，而雲密已遍訪山中人，尙未經指爲何峯，則將何從實地勘查乎，查新嶽志圖，雲密峯即在蓮花峯北甚近，舊圖雲密又在祥光雲龍兩峯之間，而圖說雲密祥光，均在祝融之後，雲龍蓮花，又在祝融之右，新舊圖既異，而圖與說又異，人既不知，而志與圖又不足爲據，真令人考查無從入手也。

十日 微陰，晨十時出發，登山尋大禹碑原刻遺跡，偕僧與樵夫等，由宮東上山，先尋山前，後尋山後，凡樵夫諗知有大石處，不論有徑與否，均往視之，由樵夫荷鋪開路，荆榛刺骨，偏體鱗傷，陡崖峭石，如猿而升，然心在古蹟，雖刺亦不覺苦痛，山前後石壁不下二十餘處，遠如去不可能，以望遠鏡窺之，亦可得其梗概，除嵯峨凹凸之石不能施刻外，即平面懸岩立壁，均無字之痕迹，千幸萬苦，履險涉危，費盡一日力，而搜山已遍，毫無所獲，不覺乘興而往，興盡而歸也，但經此一根尋，則可斷定禹碑原刻，已早無絲毫遺跡，自夏至今三千餘年；縱有堅石，亦難經如此之久，況衡山石多齟齬，數百年亦難保存，況三千餘年乎，乃選石於禹碑座石下，題曰，民國二十三年秋，海城陳興亞介卿，偕僧樵登山，

遍尋禹碑遺跡，未獲而去云，又在石之陰，題鍾靈毓秀四字，原計畫下岫樓，赴衡陽城，登迴雁之峯，探石鼓之勝，乃以路遠竟有六十里，且凡事應留餘地，况遊乎，乃決意明日返嶽市，至石刻則託僧辦理耳。

十一日 陰，山上微雨，觀石上雙鈎字亦掘出，爲衡嶽二篆字，大三尺餘，無款，想已數百年以前之遺跡也，觀畢，發自禹王宮，僧懷德送之，繞岫樓峯東北行，路甚陡，頗難下，六里雷池塘，有雨花禪林寺，未廢亦荒，僅一僧守之，茶憩即東行，路漸平，六里白泥塘，五里尾妙溪，八里劉家灣，以上皆下坡路，僅過一嶺，風景之美，無異岫樓後山中，山民亦富庶，此後即入汽車路，八里至店門前汽車站午餐，候車，三時半，汽車至，乃登車返嶽市，擬明日游水簾洞，及文定紫雲書院附近，上山驗鑲字工，晚赴街購南嶽志及岫樓碑片。

十二日 陰，微雨霏霏，乃照預定計畫，遊水簾洞，由嶽市東街東北行，路在山外，無登陟之苦，八里至其處，過朱陵橋，即聞水聲，循聲入澗，即見一瀑布由二三十丈崖坡下瀉，分成兩段，上段如飛瓊濺雪，急轉直下，下段則斜鋪坡面，珍珠串串，如簾下垂，寬約一丈有奇，即水簾是也，下注成潭，大石磊落，而水則循澗東流，澗南岸僅有七十二峯主者彭簪題名，北岸題詠甚多，如咸淳年黃季湘題南嶽第一泉，至元間趙洪，至元後龔吉林，正德間路克敬，紹定間鍾興，大德間達善花赤實只哥等，各題名，

宋潘時題水簾洞，宋張孝祥題鎮嶽飛天法輪，宋沈紳題南嶽朱陵洞天，明許宗道題天下第一泉，明張邦奇題朱陵太虛洞天，清盛綸題奇泉異瀑，清李元度題夏雪晴雷，醉眠觀瀑，清陳符題有本者，明史學遷題天下名山，清楊溪軒題朱陵瀑布，民國五年廷鈞題觀止，周汝沛題簾掛古今，其他不舍晝夜，高山流水，何去何從，各題字，年代欸均不清，水簾下立石，有篆文南嶽朱陵洞天，爲治平間沈紳題，水簾近北天下第一泉，爲許宗道題，水簾下臥石上，有吳唐汪玉同，立石上，有政和間孫紹先，各題名，其湖中最着者，有宋章譽冲退醉石，其字爲後人代鑿者，譽因屢徵不起，神宗賜號曰冲退故也，其他小字，年久模糊，尙有數處不能辨識，當闕之耳，認此題字，已廢三小時，急欲下澗，一探其洞，乃石壁陡絕，下足危險，竟冒險而降，荆棘刺手見血，幾經危坡，始至潭旁，細察之，並無洞口，抑昔有洞而爲墮石塞之乎，看畢簾下題字，不敢由原道返，乃另尋坡壁而昇，簾之東北岸上，有亭名雪浪，清李元度築者，並修石蹬，以便遊人；至水簾洞附近之彌陀寺，九仙觀，均因時間關係，未克往遊，殊覺抱憾，時已十二時，急返嶽市，入祝聖寺，觀五百羅漢石刻，有禹柏菴御書閣遺蹟，南嶽此寺最大，有僧百餘人，出西行，遊集賢書院，院在唐亦爲鄴侯讀書之處，後世改爲書院，今遺址已設南嶽圖書館，館西墻外有古樟樹，大數圍，爲千年上物，館內過廳有額曰小洙泗？爲館主任康和聲書，頗整秀，蓋以書院舊有此額，早毀而康君補題之，並序其原委云，因康君曾在上封一晤，談甚洽，乃投刺謁焉，以請教雲密

峯之所在，並告以在上封發見禹碑殘石一片之事，而康君亦曾在湘南寺旁石上，發見定林題詩，即以新拓跡之，稍談即出，買山輿上山，驗鑲字，刻工雖不劣，而邊線太近，頗爲失意，乃囑石工改正之，今日水簾洞之遊，爲遊南嶽最終之一日，總觀衡嶽形勢風景，雖曰水簾之奇，方廣之幽，祝融之高，而胸屨之古，尤非他山所及，惜遊嶽者以遠在南天，多不往，雖古亦鮮知者也，余向來遊山後，多加以賅括評語，如泰山題曰深遠高大，華山題曰奇削秀拔，今遊衡嶽，亦不能獨闕，闕則恐嶽神亦不怡，因遍歷山中七日所得，而總評之曰盤曲幽深，未知當否，應俟遊衡同志教之，然不遍遊諸峯，歷覽全局，恐亦不易知也，本擬同胸屨一樣去尋禹碑遺跡，乃以向山中僧民遍問之，無一人知雲密者，今康君言在紫蓋峯下，已得其所矣，而遊意似又闌珊，實以志載，禹王原碑在雲密峯上，嘉慶初峰經野火，碑乃出世，即何子一市歷所摺之本也云云，余今胸屨之尋原碑結果，已斷定三千餘年之古物，絕無可能保存至今之理，曰嘉慶年原碑始出于雲密峰，無論其與在胸屨峯者衝突，縱雲密確有此碑，亦後世翻刻之物，因與何子一拓本無異，安知非由何子一摺本摩刻者乎，不然，即另是一碑，然大禹既刻於胸屨，又何必再刻於雲密，或曰禹當日每至大山，必刻里程高下，各山皆有之，不獨胸屨，雲密或其類乎，然明明曰即何子一所摺之本，則非他碑可知，即有他碑，亦豈能獨保存至於嘉慶時乎，因此余縱往尋，當與胸屨無異，又何必涉險徒勞乎，乃決心不往，定於明日返長沙。

十三日 陰，微雨。過午晴，早九時半，搭汽車返長，午後一時半抵省，仍厲花園旅社，下車即入浴，則南嶽之遊：已經過兩周，雖在山中，可以滌心洗慮，而日日登山陟嶺，汗透衣襟不知多少次，積垢藏污，一澡即去，則身輕如飛燕矣，收拾行李，預備北返，中途擬爲岳州遊，登岳陽樓，陟君山，一攬洞庭之勝。

十四日 陰雨霏霏，午後二時，搭火車赴岳州，迨十時抵岳，風雨交加，車站除電燈凄清外，寂無人踪，余料翌日必連雨，如其困於旅邸，不能暢所欲遊，莫若返漢，因買票不及，擬在車上補票，孰知因補票而煩惱以生，車長已准照原價補票，因向隨從問身分，而隨從竟將證明書與看，斯時跟隨驗票之路警已見之，迨驗票去訖，而路警又來問有票否，并索看證明書，吹毛求疵，職權濫用，從人口訥，竟無以對，余乃反詰該警，查人乎，查票乎，人有證明書，票已允補，是無再查之必要，該警等二三人仍蠻不講理，余責以少訓練，該警仍不服，而警長趕至尙和平，且知禮曲，乃將蠻警揮之去，則一場風波始息，余因是有感於平民化，在當代尙有許多處行不通，而一般人腦筋中，仍有勢力，仍敬衣帽，對於無資產階級，如坐三等車一流，仍是任意輕侮，苟有衣冠整潔，僕從隨侍，則又因坐三等車而生疑，倘使吾等坐頭二等車，則此番風潮，絕不能有，平民化之效果若是哉，車中秩序太亂，設備不全，污穢狼籍，無人清除，窗無玻璃，風雨襲人，室如漏舟，水將沒履，對於乘客干涉，往往出乎情理，哈斥尤其令

人難堪，鐵路乃是一種營業，宜爲客人謀便利，更宜爲客人謀舒服，今不便利，而反阻碍，不舒服而更受罪，中國鐵路，多有此弊，豈獨湘鄂路而已哉。

十五日 雨，午後二時，車始抵漢，下車於銀行公會，本擬明日，謁見張副司令後即北歸，順道遊嵩山，乃副座赴陝，不能如願，足見事不由己，環境主之者多耳。

十六日 陰，在寓未出門，電那憲兵分隊長，送來繳換車票，並寫家書，內筒名章，託崔憲兵分隊長帶平，黎君天才，前曾有餽贖，今又贈添置寒衣費，乃真知我窮者也。

十七日 晴，洞庭未遊，終覺不快，獨往又嫌孤寂，擬邀廬內同人共往，而王君陟山願陪，嗣張君履恒亦願參加，因於晚八時乘車南下矣，此行仍乘三等車，三人共話，不覺其苦，翌晨四時抵岳，廬湘鄂旅館。

十八日 晴，先遊覽岳陽樓，後遊君山，樓在嶽州城西門，俯瞰洞庭湖，門南向，門內有仙梅亭，在昔建樓時，掘土得一石，上刻古梅，郡守覆以亭，後亭圯，石亦亡，迨乾隆時，而村民於灶下發見此石，已殘缺，經巴縣知事熊懋契鈎摹入石，仍置於亭，且撰仙梅亭記，勒於碑，再入即登樓，樓三層，黃瓦，爲近年重建，二層有蔣介石題之砥柱中流額，三層有何健題之岳陽樓額，三層內壁間，均嵌或懸古人題記木刻與石刻，最著者爲清乾隆時，張照書嶽陽樓記，其他詩聯詞記，美不勝收，則不暇記之矣，惟

上層祀呂祖，一道人守之，燒香求籤者，匍伏滿地，未免爲勝樓之玷，登是樓也，則八百里之洞庭，浩浩淼淼，風帆往來，烟雲變幻，皆在目前，君山拖青於南，金鷄山秀峙於北，而洞庭湖有氣吞衡嶽之勢，波撼武漢之聲，吸瀟湘，引青草，連雲夢，而帶長江，所謂海內最大之水者是也，樓側有三醉亭，內設茶座，且有靜園，近觀遠眺，可以賞心悅目，滌盪胸襟，樓陟降再四，戀不欲去，且觀昔人遊記，有滕樓范記蘇書邵篆四絕之稱述，因尋蘇書邵篆之所在，遍尋無知者，而導游人催之曰，時已傍午，君山路三十里，再遲恐不能返矣，乃急出買舟，向君山行，斯時微波漾綠，帆正順風，舟子唱欸乃之歌，漁人下聯株之餌，更有船滿載鷺鷥，無慮數十，驅入水中捕魚，傾刻盈筐，亦創見之捕魚法也，湖中水邊清而中濁，蓋以湘江自南來，正流湍急，微帶沙泥，故濁也，扁舟乘風波浪，急如星馳，需一時半，即抵君山麓，見有茅屋數家，濱湖而居，皆漁業，其男婦老幼，有織網者，有作釣者，有晒罾者，有曝魚者，水牛食於荒洲，鷄犬戲於籬畔，漁家之樂，勝於田家，登岸後，循小徑入山，行未數十武，即虞帝二妃之墓，墓前有石表，爲清彭玉麟題，當虞舜南巡，崩於蒼梧時，二妃哀歿於此，且有謂二妃溺死於湖者，未知孰是，過此即登山，山不高，竹木清幽，旣秀而曲，無居民，僅有一寺，曰崇勝，一亭曰朗吟，先入寺並無僧，有俗家居之，考寺宋時建，原有孟昶鑄鐵鼎二，各千斤，遍尋未獲，僅見有大鐘，爲咸淳年造，迨入殿視之，祀者爲柳毅，即洞庭君，寺後有柳毅井，又有人曰，此井爲白鶴井者，君山

茶最美貴，然必以此井水烹之，茶氣作白鶴形，故云，按柳毅事皆神話，已詳載於虞初新志，及聊齋志異矣，寺東一峰，上有亭，即朗吟亭，內有一僧，相傳岳州郡守張燕公，常樂遊於此，創始年代無考，間僧君山勝蹟，一無所知，囑僧爲治午餐，乃登最高峰，即軒轅臺也，傳黃帝鑄鼎於此，鼎成上昇，然史載，黃帝鑄鼎荆山，此即荆山乎，攷君山一名洞庭山，又曰湘山，曰青草山，並無所謂荆山者，若曰黃帝曾登熊湘，熊湘者即湘山也，不知何所考據，下臺尋斑竹方竹，寺夫曰，方竹洞庭鑰也，洞庭下多寶物，有鎖封之，非方竹不能開之，此神竹人安能得之，其言妄誕不經，至堪發噱，至斑竹亦少，惟設有三角架之山上，間或有之，乃隨登其山，見有斑之竹數竿，似叢生之類，甚細小，斑亦模糊，因標記之，命夫取斧斤伐之，旋返寺就餐，先是登岸時，囑舟子代買湖魚，食之味美，履恒陟山二君，以如此嘉餽，宜以酒咽之，余曰山中安有酒，而竟有之，於是吾三人暢飲之，此次南遊，已二越月未飲酒，今以魚美而小酌於朗吟亭，如再作詩，則可改朗吟亭之名而爲醉吟亭已，山中昔有亭三十六，見明孫繼魯登君山記，今僅此一亭，可謂碩果矣，時已五時，辭寺登舟，而斑竹尙未伐來，夕陽在山，其何能待，風帆一揚，舟東返矣，先浪小，漸行漸大，迨至湖心，正是湘流，白浪拍天，客魂欲斷，水已濺於舟內，襟袖皆濕，然自度心內無險，何險之有，仍相與談笑，評水論山，如此險象，竟有四五里之遙，而陟山微醉，臥艙入夢，竟不知其險，可謂幸矣，醒來舟已過扁山，及至莫大山之頭，則入坦程矣，斜陽返

照，忽而紅光滿天，如洪爐之飛火，若霜葉之流舟，南天一色，宇宙爲燒，時逾二十分之久，光搖八百里而遙，晚霞本常有，未有如此之闊而大者，紅光本出奇，未有如此之奇而久者，下映湖光，都成赤色，光華燦爛，如入珊瑚世界，至於薄霧輕烟，一經霞照，儼然紅雨，尤爲生平所未見，其光怪陸離，有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洞庭之景，自古至今，當以此爲大觀，爲美觀，爲奇觀，惜無范希文之妙筆，不能記其勝，乏李杜韓劉之詩才，不能寫其神，爲可憾耳，經此一番好景，則風波之險，早淡然忘之，舟泊於呂仙亭下登岸，亭外一觀，即買車驅北門內，觀小喬墓，黃土一坯，美人安在，墓表爲清陸寶忠題，墓上有大樹一株，名曰女貞，枝葉紛披，晚燿淒寂，頃之，又出東門外，觀吳魯公肅墓，墓表爲清周至德題，墓爲一土臺，高四五丈，上建一亭，此二墓皆以時入黃昏，僅以手電燈燭之，視之模糊，知其大概而已，歸廂，十一時仍搭湘鄂車返漢，此遊，僅君山下之漢武射蛟石台未登，巴郡城內屈原故宅未謁，餘則一覽無餘，至於周瑜氣死之蘆花蕩，關公放曹之華容道，皆在洞庭湖西不遠，僅遠望而憑弔之耳。

十九日 微陰，晨七時於徐家棚下車渡江，仍返銀行公會，午飯後晝寢，以補岳遊往返兩夜未眠之闕。

二十日 晴，未出門，午後同馮君庸等看電影，晚赴黎君天才冠生園宴。

二十一日 晴，午後過江，登黃鶴樓，謁禹碑亭，觀禹碑，此碑上半，字甚清楚，下半已剝蝕殆盡，有

清湖廣總督官文詩刻於碑後，且另石刻有某記，內載禹碑翻刻者十餘處，此雲秘峰原石云，果爲原石乎，迄今已經三千餘年之久，尙能存在乎，若謂自原碑拓本翻刻者，尙有可信，擬令守碑者拓二分，以與胸樓本，嶽麓本，祝融本，對照，乃索值太昂，未成而去，遊覽於奧略樓，抱膝亭，黃興銅像之間，見石刻甚多，均散置於廊下墻角各處，其最古者，爲太白書之壯觀二字，亦係後人翻刻者，其殘碑斷碣，往往見於草際，或亂石堆中，年久恐不免散失，宜另築一亭藏之，或嵌於壁間，庶古人題詠，可垂不朽矣，六時返漢口。

二十二日 晴，回拜殷君靜深，鍾君楚屏，王君穆如，陳君秋實，登黃鶴山（蛇山）而歸。

二十三 晴，未出門。

二十四日 陰驟寒，赴三省勦匪總部謁張副司令辭行，午餐於易珍飯館，荆君有宕作東道，

二十五日 晴，檢東行裝，預備晚車赴洛，乃以免票請延期事，未辦完竣，不能起程，昨已向洛陽高師長培五電告行期，今既改期，又電告之，以免失信，然既定行期，而卒不能行，殊令人焦急。

二十六日 晴，飯後無聊，詠銀行公會食客詩三首，傍晚出江漢路，散步江濱，西行至漢江岸，繞中山馬路而歸，往返二小時，途中見有孫中山先生銅像，峙於街心，順道入石欄內瞻仰，而警察揮之出，詰以故，曰恐人多，余細觀其地，乃十字路中心，石欄內極寬敞，似無禁人觀覽之理，况總理遺像，即後

人矜式，正欲民衆觀之，以引起景仰之心，方合豎像之本旨，警察禁人觀覽，太無道理，其受上官之命令乎，恐無此糊塗命令也。

二十七日 晴，晚十一時，發自漢口大智門車站，送行者有張君履恒，王君陟山，楊君顯周，王君景韓，及姜邢劉趙各副官，滯漢三次，爲期一月，食住生活，均爲高等，今又坐頭等車，（免票），較之遊岳往返，坐三等車，山中食宿，茅棚蠶粒者，其相差奚啻霄壤，然雲烟過眼，毫無存在，其富貴貧殘一也，有何苦樂之可分哉，汽笛一聲，則與漢口別矣。

二十八日 晴，晚八時抵鄭州下車，於午夜一時，搭隴海車，西赴洛陽。

二十九日 微陰，晨九時，下車於洛陽東站，廝大金台旅館，少頃，赴西宮謁高師長培五，蒙預備府志，及購贈說嵩一部，則遊嵩不患無書看也，赴西宮去時，出南門，沿洛河東岸行，岸上有新修之洋灰堤，堤上爲沙石路，西岸有古橋空一，問之，乃洛陽橋也，原爲宋時修，七十二空，今僅存其一，餘則無有也，橋西里許有村，綠樹濃陰，曉烟未退，而廬舍於縹緲隱約之間見之，則漢^宋邵康節之安樂窩是也，全村爲邵姓，今仍其名，當今之世，則康節之子孫，能安樂乎，恐亦徒有其名耳，歸入北門，登鐘鼓樓品茗，並午餐，適高師長派汽車來迎接，已掃榻于師部之內，余因舍館已定，即不欲再遷，乃乘車赴城南花園，觀菊花展覽會，且陳列有動植物標本，菊花雖無特奇者，以縣而有此雅觀，亦殊不易，繞視一

周，出至河洛圖書館參觀，雖值休息，而館員特別招待，館爲北營舊址，外院內未經陳列之古碑殘石甚多，入內有正室五楹，兩間陳列漢唐宋以來石像瓦器佛像，而以漢之石觀音，唐之瓦人馬，爲最精巧，其貼金彩色如新，且爲近年新出土者，東間陳列古碑墓誌，多爲漢魏唐宋之物，而以漢蔡邕書之三體經爲最古，字尙清楚，惜僅有殘石四片，然足可寶貴也，據館員云，此碑出土不過數年，當發現時，有金石商以石大不易偷運，乃踏而碎之，故不全耳，此碑僅館內能拓，肆間所售者，乃翻刻本，因擬購二本藏之，乃不受價，而特贈之，殊令人感謝，再入卽圖書室，大部分僅爲經史子集，此館乃私人創設，並非官公所立，如此規模，亦誠難得，將來由公家再擴而充之，亦洛都之文化府庫也，館東爲洛陽府舊署，往歲上海事變，國民政府曾遷於此，門外尙繇有國民政府匾額，出館謁北門外周公廟，廟早圯，自政府遷此後重修之，上年始落成，正殿有戴傳賢題之定鼎堂額，內祀周公，配以召公，畢公，魯公，君陳，四公，殿後爲碑林，正室及東西廂，有碑三百餘通，以墓誌銘居多數，唐最夥，五代及宋則寥寥，觀罷返廡，晚蒙高師長邀宴於師部，並來廡談，計畫明日遊龍門，今日遊洛一日，知洛陽雖爲古都，而城周圍不過八九里，但市街頗整齊，商業未至凋敝，居民樸實，多衣長衣，非他縣可比，春秋兩收皆七八成，縱有一小局部受黃災，亦非若兩湖旱虐之苦也。

三十日 陰，午後晴，晨起爲龍門之遊，龍門在洛城西南廿五里，乘高師長招待汽車，出南門，渡洛河

，經安樂窩村，望城根村，關帝廟村，望東都村，龍門村，而至龍門，則見兩山開處，一水北來，嵐氣波光，浮岑泛嶂，東山曰熊耳，香山在焉，西山曰伏牛，闕處曰龍門，即伊闕也，亦名龍門山，又名闕口，即闕塞山也，相傳爲大禹治水時鑿開，伊水由南來，過闕口，東北入洛，車抵山麓，傍水濱下車，南行，先觀禹王池，池以石砌，方形，有泉注入，水微溫，上有石廡已圯，再南潛溪寺，洞內有石佛，正座較大，洞壁洞頂皆刻小石佛，不可指數，他洞皆然，由此而南，石壁上下，人工之洞，大小無慮千百，有有佛者，有空洞者，均東向，遠望之若蜂房，然稍南爲賓陽洞，洞有三，北者佛多毀，南二尙整肅，洞外壁上，有唐褚遂良書伊闕佛龕記碑，微有剝落，字尙清晰，再南爲蓮花縫，一石罅，左右石紋皆如蓮，故名，縫南爲鑼鼓洞，石級甚滑，頗不易登，下有泉聲如鑼鼓，再南有珍珠泉，八仙洞，千佛洞，萬佛洞，萬佛洞內，皆滿刻石佛，再南爲老龍窩，亦有泉，泉南有郭愛洞，爲唐汾陽王子所造，再南爲蓮花洞，頂刻蓮盤，過此石壁上，有張漢書之龍門二字，旁有大石罅，向上甚長，內有洞，導者曰，此即所謂龍門也，余笑而應之，因在龍門二字之南題名，再南爲坡陽洞，傳爲東坡所造，又過南魏洞，北魏洞，而至奉先寺，即九間房，寺房皆無存，惟石佛以此爲最大，正座佛高八十五尺，左右菩薩高七十尺，兩側立之金剛神高五十尺，有唐開元古靈舍那像龕碑記，爲唐武后造，蓋九間房者，即武后召見羣臣之處也，極南即古陽洞，爲龍門二十品五十品魏碑所在，以上各洞，皆爲大洞，洞皆多石佛，而

佛頭多被毀，以如此代表中國藝術之古蹟，不但不能保存，而反破壞之，真令人痛惜不置也，國民之道德與智識，尙堪問乎，此禮義廉恥之所以不能不講究也，斯時同遊之史君，胡君，馬君，即至此爲止，返車休息，而余則東渡伊水，登山矣，香山石壁，亦有洞鑿石佛，但不甚多，先由南而北，過石鼓寺，有溝曰羅圈，亦有萬佛洞，迤北爲看經寺，寺後摩崖，有宋太祖御製御書碑，半殘缺，再北即香山寺，在唐時爲白居易重修，與胡劉盧鄒諸公結社於此，亦即香山九老優遊唱和之地，清乾隆帝嘗駐蹕於此，後有乾隆御碑，尙未仆，而亭早圯矣，由此想見古之名士詩人，多栖遲於山水之間，其不岌岌於名利者有以也，旁有白少傅祠，及八卦亭，均圯，由此登山巔，巔皆坪，盡農田，惟有斗母一間小廟在焉，稍憩，由山後下，至樂天墓，墓有表，題曰唐少傅白公之墓，爲康熙間汪士鋐題，墓前有太守趙于京立碑，文略云，白樂天墓，在龍門左香山上，因生時常與九老嘯詠林泉間，故以香山稱先生，按長慶集中，先生自作誌，謂葬於渭南下邽里者，乃生時戲筆，後卒時，遺囑葬香山，渭塋乃先生之父及弟也，云云，問之土人，知其故里，在洛陽東六七里白旗村，山下有清宣統間，長汀江瀚所建之白亭尙在，亦追念古賢之意也，亭內臥有碑記，從此仍南返渡河，登西山巔，尋臨思閣，已無痕跡，惟見有一土台，台下瓦礫甚多，或即其遺址乎，下山返城，途中謁關公廟陵，有石坊題曰漢壽亭侯墓，傳爲魏武葬公頭處，規模宏大，古柏甚多，墓門題曰鐘靈處，因近黃昏，未敢久留，即出，迨渡洛後，已萬家燈火矣，因

逕赴高師長晚宴，定於明日遊嵩，回思龍門兩山濯濯，除勝跡外，枯燥已極，毫無風景之可言，洛陽八景中之龍門山色者，在昔或有色，而今則草尙少，安問樹，近年造林，雖植有小柏，亦多枯死，可謂有山無色矣。

三十一日 陰，有雨意，搭早七時半車赴偃師，高師長來送行，並派官兵保護遊嵩，車中遇張君蔭梧，談甚快，八時半抵偃下車，買騾車赴嵩山，出站東南行，五里齊家莊，五里洛河，爲伊水入洛處，渡河過洛河村，五里營防口，五里庫陀，五里木梁店，十五里府店鎮，騾車僅至此，下車午餐後，僱驢腳未成，乃徒步行，十五里三家店，即古轅轅關，過此八里嶺嶺口，山坡甚陡，而路尙寬闊，尤幸北風基舉，未至大出汗，下嶺七里至少林寺，寺建於北魏，背五乳峰，面少室山，規模之大，不亞於北平之廣濟寺，然殘垣破宇，觸目皆是，而十七年馮樊之戰，兵燹殃及，寺毀殆盡，僅餘三分之一而已，入門蔓草荒煙，但見赤壁森立，斷碑斜橫，不禁動興廢之感，倘非小僧引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至客堂，有住持素典合掌出迎，稍談去，又來知客僧貞緒任招待，寺內現尙有僧數十，詢之知達摩面壁石，及秦槐漢栢藏經，均葬於兵火，可知兵之破壞力，不僅害及四民，則方外亦不能免，可慨也已，夕餐後，與僧約，明日晨起觀寺內外，然後登少室山巔。

十一月一日 昨夜微雨大風，晨晴，然水已結薄冰矣，其寒可知，朝餐後，游覽寺內，先謁達摩亭，亭

後爲千佛殿，有壁畫五百羅漢，其中雖有經漏雨沖刷，模糊不清者，而其他完整者極生動，傳爲唐吳道子筆，如果不假，真實也，東廊爲白衣殿，亦有壁畫，畫寺僧演拳術圖，雖非古畫，亦足以表示少林拳法，爲世人楷模，然今之僧習者甚少，而精者更不易觀也，出看古今碑刻，有嵌壁間者，有仍立庭院者，有散置墻角路側者，在昔多至數百通，因屢遭劫火，存者僅百餘通而已，最古者唐碑，有唐太宗御書賜少林寺柏谷塢庄碑，王知敬書天后詩碑，金剛經碑，裴灌書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微有剝泐，宋碑有蔡京書面壁之塔四大字，米芾書第一山三大字，趙孟頫書福裕禪師道行碑，而元碑不及明碑之多，有董其昌書之道公禪師碑，而以傅梅題詠八石，劉餘裕題詠十二石，文翔鳳題詠八石等，尺幅爲最大，但傅石已缺第三，劉則缺第二三四五，文則缺第一二三各石，餘碑甚多，不及備載，清則有康熙御書少林寺山門額，有乾隆御製詩碑，餘甚多，寺西北有甘露台，爲跋陀繙經之處，早圯，僅餘柏二株甚古，再西爲初祖菴，亦頹敗，雖有碑記，均爲元明時物，惟菴之旁有六祖手植柏，蒼翠摩天，枝幹遒勁，少林寺內外樹甚少，雖有柏皆小，亦不過數十株，而四面山又皆濯濯，得此古柏，尙足爲名山名藍增色，然亦碩果僅存耳，由此登五乳峰，謁達摩洞，卽古火龍洞，無正路，循樵徑行，極陡峻，棗刺棘針，砭人肌膚，而手觸之卽流血，迨達洞已汗沾巾矣，洞在峰半腰，向西南，爲天然洞府，而深不過三丈，寬不過二丈，在昔森林蔽天，確爲靜修之所，鍾乳累累，達摩坐此，面壁九年，其得證佛果宜也，洞旁一小

洞，望之不甚深，但傳言能通到崿嶺口，未免近妄，洞南有石坊，爲明建，陽面胡濱題默玄處三字，陰面近溪題東來肇跡四字，筆跡相同，或係一人，洞外石壁，有近人蘇民望題詩，此旁有題字，上石崩落，下亦塵蝕，殊難認識，流連片刻，下山，山半過一池，曰飲龍池，今則牛蹄羊跡，已成飲畜池矣，歸寺擬登少室山，僧言時已過午，已不及矣，只得俟諸明日，午餐後，往觀寺東二磚塔，塔後壁間有碑記，爲唐少林寺僧靈骨塔，沙門某書，西塔完整，毫未損，東則塔基已稍陷，自唐至今千餘年，塔尙聳立不移，其建築堅實可知。

二日晴，微寒，晨八時，登少室山，上爲御砦，即金人屯兵處也，出寺東南行，上山坡南行，過小吸風口，至小飲馬池，池水已結冰，爲昔人屯兵飲馬之處，再西行過小砦口，下爲玉皇溝，峭壁千仞，俯視無底，溝外通蓮花寺，但無路可行，再西爲大砦口，即東天門，兩山壁立，下臨深澗，中通一徑，所謂一夫當關萬夫難入者是也，前曾有砦門，今已無之，入口路稍坦，至大飲馬池，池周數十丈，水甚深，雖旱不涸，池南有疊岩，下有洞不深，此上無路，由草莽間行，少頃抵大砦高峰，南望群峯錯落，恰如蓮花，最東一峯特高，俗曰摘星樓尖，四面削拔，人不能登，西有一峯，曰摘星巖，兩山峽中，有一線石砌之路，寬不過二尺，長僅五六尺，左右皆深澗，據導僧性廣言，除瘋老道外，無人敢過，然說嵩言，白樂天曾題名巖上曰，東巖最高石，惟我有題名，是白樂天曾登其上，但所謂東巖者，人絕不能到

，即今所指之摘星巖乎，而又在中不在東，因此余決一往尋白題，而導僧言，今日大嵐，萬不可過，乃執吾臂不放行，余亦以隨從已病，隨之上山者，僅廿四師兵一人，人少履險，易爲風吹墜，乃止，巖下爲響澗，不見底，疑爲泉聲，然并無泉，即無風時亦嗚嗚有聲，蓋以其深而狹，空氣流通不暢，是以激而有聲也，未知是否，澗上有洞，能容數十人，或即所謂雷窰者乎，合之飲馬池上之洞爲二洞，所謂二石室者此歟，澗北有巖，近西處一懸石，余題鐫芙蓉冠冕四字，蓋以少室山，由北望之如方冠，宋人謂之冠子山，由南望之如蓮花，唐人有少室若蓮之句，故也，由此盡登迤西高峯，最後又登另一峯，曰西大片，再西有數峯，因隔深澗，即不能過，然至此則少室形勝，已一覽無餘，山陰雖多斜坡，而祇東天門一路可登，西有樵徑二，除樵夫外，登者甚鮮，惟遠望之，一嶺方平，高冠插雲，端厚凝重，誰敢侮之，山陽則蓮峰拔地，秀色參天，僅鳥可飛昇，獸登且不可能，何況於人，至御碧南巖，疊石層層，絕壁懸岩，俯視澗谷，幾不可能；無怪古人以此屯兵，然當今之世，苟再效法古人，屯兵於此，則自入墳墓矣，今昔之不同，豈僅用兵而已哉！少室之高，僅遜于東之太室，西若撫陽，不及遠甚，北若五乳峯，則更如丘垤，至南之山甚遠，則皆遠代子孫耳，惜除西大片尙有小樹林外，餘則皆童，甚爲缺點，時已過午，急下山，循西砦樵徑行，嗣竟無路，乃順山梁下，峭石峻嶒，荆棘刺目，足下皆深澗，如一失足，即葬澗底，先過數石壁，不能下，或以繩縋，或以人梯，皆危險萬分，導僧曰，此路渠祇行過一次

，吾戲之曰，余二人之命，已交爾手，只管前行，不必顧慮，余以此行之險處多而長，步步皆有性命之慮，乃十倍于登摘星岩之險，更增未得登摘星之恨也，懸岩陟降，不知多少次，始脫險至二祖菴，菴在一山上，山上有坪甚寬廣，名曰養臂台，爲二祖斷臂後靜養之所，故名，菴無他勝蹟，僅有三柏，均大二三人圍，千年上物也，出菴下山歸寺，已鐘鳴四句矣，往返七小時，但上山僅一時半，在山上流連二時半，而下竟需四小時，亦云遲已，其難可知。

三日 晴，和暖，發自少林寺，赴嶽廟，過永泰寺未入，五里郭店，五里十里舖，五里會善寺，寺內荒涼，殿宇傾圮，僅有小僧，不知待客，有農林警士出而招待，引導游觀，觀碑載，寺建自北魏，爲離宮，繼爲澄覺精舍，迨隋始賜今名，寺內有魏嵩陽寺碑，已漫滅，清乾隆詩御碑，而佛祖宗派圖碑，已仆在山門外路側，惟寺西有一間廟，廟東土堤畝一碑，半入土中，碑頭刻有佛，文皆爲弟子某供奉云，以其造象精細，碑文形勢，斷爲唐碑，但碑陽着堤，不能看，甚爲憾事，廟後立一無頭石人，高八九尺，不知爲何，其翁仲之類乎，廟內壁間，嵌有清人題詩畫竹石刻六方，餘無他勝蹟，去此擬北過嶺，遊法王寺，嵩嶽寺，聞不足觀，未往，乃逕趨嵩陽書院，遙見豐碑高聳，峙於院門外西南方民田中，先往觀之，乃大唐天寶間，嵩陽觀紀聖德感應碑，爲徐浩隸書，李林甫撰文，石質堅實，字毫未損，令人寶愛，碑身高一丈五尺，連座與頭約高二丈三尺，寬七尺，厚三尺六寸，碑陰以明人題名爲多，而王尚綱篆

文與行書，幾占碑之半，兩側面皆鐫雲紋，極細巧，亦有多人題名，惟西側僅二人而已，余見歷代御碑甚多，除泰山碑爲摩崖最大外，未見有如此高大者，雖碑文載練丹還丹之事，無足傳，而一碑亦堪千古矣，汝書院，五代時名太室，至宋易嵩陽，程氏二夫子提點嵩福宮時，聚徒講學，清太史耿逸菴，亦講學於此，名益大著，是以與白鹿，睢陽，嶽麓，并稱，而今則何如，一入門，則破屋荒庭，滿目淒涼，昔之絃歌盈耳者，今則寂無人聲已，大門外額，爲嵩陽高等小學校，內額嵩陽書院，二門額曰，箕穎文壇，過廳額曰洛學遺規，最後祠祀孔子，配以朱程二子，及邑紳耿逸菴先生，各廳室壁間，及庭院，仆者，立者，唐宋以來，題詠題名碑石，不下數十百通，琳琅耀目，美不勝看，其尤著者，爲院內漢封栢，大十人圍，中空葉茂，枝幹有九，東南一幹，與本劈離，支以石柱，其勢杈枒，夭矯如龍，爲漢以上古栢無疑，以視東嶽廟之漢栢，則大倍之矣，大門內亦有一漢封栢，然僅三人圍，其後補植之者歟，院雖無人，而有此漢栢唐碑，亦可以不空矣，問之士人言，民九以後，兵匪滋擾，院舍破壞，而學校因而停辦，管理亦即無人，可慨也夫，如此勝蹟，無論如何，宜加保護，惟在有司負責耳，吾不禁爲書院吊，而爲嵩嶽吊也，時已午後二時，乃向登封縣城進行，五里至北門，警察盤詰，隨護之劉副官，示以護照，曰不識字，又不准進城，令在此守候，俟報告縣長再行，真糊塗蟲也，余等以時間關係，強而後入，進城入浴，并午餐，由縣政府借來登封縣志，携以赴嶽廟，到已日暮矣，即下榻于九龍宮道觀，觀主

爲弋圓法，因事進城，其徒召歸之，欸待殷勤，並借閱嵩嶽廟史，惟小室一間，主僕官兵四人共寢之，且門窗透風，油燈如豆，痰咳不止，足冷如冰，頗拘促也，預計明日登中峰，後日遊嶽東，不知能如願否。四日晴，暖，九時出發，由嵩陽登中峰，出廟西行，過蝎子山，不數里，山麓一大石兀立，爲啟母石，世傳爲啟母所化，石後有明人蔣機關謬詩碑，西南半里許田間，有啟母闕，右闕後有漢隸，因在陰面，愈看不清，由此北行，過嵩福宮，龍王廟，十五里至老母洞，即鷄卵洞，其洞形儼然鷄卵，即自洞後上山，路甚陡，至一懸巖下，有菴曰練師，再上即俗稱十八隈，仰望小徑蚰蜒，斜度幾成直角，於是策杖而登，身如貼壁，鼻時觸石，所謂前人踏後人之頭，後人仰前人之足者是也，氣喘汗流，數憩而後達其嶺頂，頂北多坪，又到坦途，孰意嵩之山形，橫亘西南東北，恰如臥龍，不見其奇，迨近之，則澗谷雜出，峰巒爭秀，而峭壁絕巖，奇峯怪石，都在眼前，今登其上，則東北面幾不見石，而中峰尚在秘密之鄉，北行半里陟高坡，過嵩頂窠，下峻極宮，再上之，始至上峻極宮，額爲康有爲題，宮空空，過此西行，有井曰玉井，井北有池，曰天池，甚小，水則終年不竭，東北端厚凝肅，包容蘊蓄，方正不苟者，中峰也，爲嵩之最高處，上有封禪台，已圯，有前代封禪御碑，僅餘碑座而已，台後崖下有洞，能容數十人，內有清隱士陳公希陽石牌位，東北數十步，有峰攢簇，高與中峯齊，即峻極峰也，余題崧高二字於其上，峰南對面崖下有洞，俗曰皇姑洞，聞內無所有，未入，乃登峰眺望，此峰北與華蓋諸峰雖已

斷，而神皆拱之，少室侍於側，南之箕山屏於前，東之諸山皆來朝之，潁水帶於前，黃河襟於後，此其所以爲嶽也，流連約一小時，始降，在下峻極宮午餐，下山已過二時，由東路行，至白鶴觀未入。將近大鐵梁峽，路左側峰峭拔，峰半有石室二，無路不能攀躋，峽乃兩山立壁對峙，下臨萬仞之澗，中可通風通雲，人不敢近，然大觀也，再行半里許，一峰左侍，石笋競擢，玉笏森列，怪則惡鬼猙獰，妙則天仙飛舞，嵩峰之奇，當以此爲最，且行且望，一轉折間則失之矣，又過小鐵梁峽，此路無異平地，況多廣坪，較上山路真有險夷之判，急到青障坪，寺內僅空房，無僧道，遂由此下行，往看瀑布，即俗呼珍珠倒捲簾，而導者尋捷徑，竟迷路，逕越山穿荊棘，下峻坂而行，余曾爲草根絆仆，險墜懸岩，費盡心力，始得安全，由此可知欲速反不達也，以爲如有佳瀑，亦尙值得，乃已行近，仍寂寂無聲，則知秋深水少，不但無珍珠，而簾更倒捲不成，然崖高數十丈，水經石級，不止數十，若有水可成百疊泉，不將愈於匡廬之三疊泉哉，此處即在廬岩下，有上下盧岩寺，爲唐逸士盧鴻習隱之所，尋之毫無遺跡，由是返嶽廟，披星行五里，始達，抑思嵩位中天，坐鎮中州，禹既定爲中嶽，當較他岳爲尊爲盛，除端厚凝肅外，無樹無水，更無風景之可言，而有寺無僧，有觀無道，尤爲宗教衰落之徵，其他範圍之小，高大之差，淺深之別，隱露之分，不及他岳處尤多，余已遊過衡岱華三岳，不知所見者是耶否耶，應俟後之遊嵩者，有以教之，余此次遊嵩，缺憾太多，如七十二峰之面目，多不認識，因所帶寫真軟片太少，勝

跡風聲，多未撮取，遊期太促，要峰未盡登，古跡未盡詳，棉衣未換，天氣已寒，不能不作歸計，如天緣有分，應俟再遊。

五日 昨夜微雨，晨雖陰，料無雨，乃遊石淙焉，出廟東南行，過新店，郭店，黃樓，紙坊，五渡，計二十里，至告成（古陽城），城北門外有周公廟，寂寂無人，廟前有石台，高八尺，方形，上銳三尺，下寬六尺，上樹石表，高八尺，題曰周公測景台，昔周公卜洛，以土圭測景於此，唐人仿造之，以存其跡，廟後有高台，曰望星，廟內有明碑記其事，無古碑，出廟東行，渡潁河，八里至石淙河，遠望之，河上游有峭石森列，以爲河源出於此，乃近之，則聞水聲，再近之則見峭石中劈如闕，水自闕流出，迨登石上俯視之，一大澗潭在焉，水清澈見底，魚游其中，如水族館之玻璃房然，環潭而聳翠者，橫流而孤起者，或勢如攢筍，或平若砥席，立壁懸岩，銘刻幾滿，琳琅之字，與泛綠之波相掩映，真不啻瓊宇瓊宮，別有天地，而石後瀑聲聒耳，尤足以洗塵念而滌心性，無怪乎唐武后常避暑於此，雖局勢如人家花園之山石池沼範圍之小，而實爲中州名勝之最，其摩崖碑之大者，如唐石淙詩碑，爲武后及太子所詠，而侍臣和之者，又如唐石淙序碑，亦甚大，一在北崖，一在南崖，均臨潭上，人不能到，然詩碑在他石上可望之，其他大字可識者，南岸岩下一洞，東西洞穿，約長三四丈，洞口有明袁宏道題澗層洞三字，北岩上有人題水營山陣四字，餘均非漫漶不明，即臨水難到，若詳加考究，非乘筏不可，此處皆土阜，

無大山，僅有民居一家，境極幽僻，惜無茂林修竹，不足以盡其風雅，然余遊嵩之後，而得遊此勝地，覽茲勝景，亦可以補崧高風景之闕，而慰吾人不滿之懷也，流連一小時始歸，抵廟已鐘鳴七下矣，倘使有魯陽返日之能，定赴告成南數里之箕山一遊，一瞻斧由故居，及其遺墓，乃時不我與，僅遙望之而已。

六日 微陰薄寒，朝茶後，書石淙題天中勝境四字，嵩陽書院唐碑側面題名，嵩頂題崧高二字，華蓋峰石題名，畢，遊中嶽廟，廟祀南嶽嵩山之神，惟殿宇均遭劫火，僅餘正殿寢殿，兩廡雖有存者，亦不能蔽風雨，惟四鐵神尙直立於一寶庫四角，面目猙獰，握拳擦掌，糾糾之狀，大之如山大王之路劫行人，小之若警衛兵之注視出入，望之令人生畏，傳爲漢鑄，不知是否，以余所見太原晉祠，亦有鐵人，彼爲宋造，與此形相略同，吾則斷爲宋鑄，院內歷代告祭碑甚多，最古者僅一北魏之嵩岳靈廟碑，其頭門樓爲天心閣，尙未毀，門南里許，爲太室闕，闕高一丈五尺，寬七尺，厚二尺，西闕兩面有漢字，與啟母闕，少室闕，爲嵩嶽三闕，均爲漢建，漢碑僅有此，觀畢，則辭嵩嶽北歸矣，經登封縣城，至郭店，此處爲少室山正面，有闕東向，即少室闕也，其形勢與太室啟母二闕同，漢字亦多漫漶，由此過嶠嶺口，晚宿於三家店小店，僅有地舖，特爲余新架以板床，由保衛團代借枕衾，室黑如漆，霜夜孤凄，實爲遊嵩第一次住字之苦，然山水之樂，足以勝之。

七日 晴，天氣和暖，晨七時，買馬發自三家店，店距偃師五十里，所以不徒行又早起者，爲趕正午火車故耳，孰意老羸艱於遠道，無千里之志，竟遲至午後二時，始抵偃師驛，五時雖有快車，在此驛不停，惟俟夜零時之車而已，飯館枯坐，未免無聊，正好一謁夷齊墓，墓在首陽山上，山距偃師驛十餘里，位驛西北，乃請導者由驛後登山行，由南望之，山也，迨至其上，則棉田也，桃紅垂垂，雪花滿地，今年棉田，十成收獲，農家歡躍非常，太平景象也，但山上無草無木，西行一小時半，至其墓，乃一小峰，前有墓表二，一題商夷齊墓，爲乾隆初邑庠生張泰來立石，一題商讓國清聖伯夷叔齊之墓，爲乾隆五十餘年時，邑令湯毓偉勒石，秋草淒淒，寒雁鳴鳴，似吊古聖人之高風亮節者，吾生也晚，不及見其人，而得見其墓，亦云幸也，當今之世，有土者苟皆如夷齊，則天下無事矣，又何能召來外患，陷國家於危急，至於如此地步，吾思古人，吾慨當世已，墓東數百武，有舜帝廟，居首陽最高處，荒寂無人，此山南帶伊洛，北枕黃河，太室少室分峙東南，亦形勝之地也，至偃師縣城，在山東南十餘里，城內水佔其半，民居僅佔北城，城內低下，外無洩水道也，徘徊墓側，如見清聖，夕陽在山，乃緩緩而歸，寓於小飯館，席地而寢，以兀橙橫置而作寫字台，以寫日記。

八日 晴，晨零時，搭車赴汴，因車損修理，遲至十時始達，下車進城內，投寓於鼓樓大街金台旅館，午後遊二曾廟祠，祠祀文政文襄二公，今已變爲圖書館，無可觀者，因至西北城中山公園，即昔之龍亭

，亭建於高阜上，傳爲宋宮之遺蹟，觀其龍墩及龍陛，似非近代之物，上有茶肆，亭前馬路東西有二湖，俗傳東爲宋之潘美湖，水濁，西爲楊業湖，水清，人妄言之，吾妄聽之而已，以吾推測，此二湖當係宋宮池沼之舊址，如燕都之三海，頤和園之昆明湖，是已，未知是否，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可謂龍亭詠矣，由此游東北城鐵塔，塔八角十三級，建以磁甃，色似鐵，故名，並非鐵也，晉天福中建，原在佑國寺中，寺早毀，今僅一塔巍然獨立，南有六角知止亭，爲今人張鈺長民政廳時所建，內一立佛，銅質，高二丈有餘，傳爲與塔同時建，蓋先有佛露立，而後以亭覆之也，塔南即昔貢院地，今作河南大學，及廢兵工廠籌備處，遊畢返廬，少憩，出小南門外三里許，登禹王台，即古吹台，有謂倉頡所造者，有謂師曠會吹律於此者，有謂梁惠王置鼓吹之所者，諸說紛紜，莫衷一是，至禹王台之名，因明時於台上建廟祀禹王，始改稱焉，現農林局在其中，如欲游觀，先以刺通，即可，余投刺後，由局員朱君導觀，先觀門外之禹王治水抽水器，器爲後世仿造，一圓木筒徑約一尺，長約一丈五尺，內爲螺旋形，一端有鐵軸，想係爲旋轉時所用，若以現代機器比較，固爲笨拙，而在洪荒初闢之後，能製此利器，亦不啻今之飛機快砲也，又安可忽視哉，入廳，壁間有康南海張鳳台詩刻，後即農林局辦公處，有無古蹟，不得而知，因朱君未導觀也，乃出繞農林場周視，則見台西一塔插天，問之曰繁塔也，何爲繁塔，曰因昔有繁姓居塔側，因以名之也，趨視之，已爲大學農學院所佔，請求參觀，始得入，觀塔三級

，爲五代周時所造，又有謂宋初造者，築以甃，甃各一佛，原爲九級，明人以有王氣，剝去六級，亦殊可笑，內壁間，嵌有宋趙安仁書之金剛經石刻，餘尙有數石，因黃昏不能辯認，乃出，見院內立碑二，東爲唐褚遂良書之重修大梁書院碑記，西爲康熙間創復二程書院碑記，大門有程氏二夫子祠暨額，則後已改爲程祠可知也，大梁勝蹟，僅此數者，爲人所知，亦以此爲最著，余以半日之勞，而徧識其梗概，亦可以休矣，至汴商民，尙稱富庶，其市街以鼓樓大街爲最繁盛，馬路亦有數條，城之大小南門，已改建爲碉堡式之城樓，猶之乎從前之箭樓也，餘門仍舊，其他建設，未暇調查，無從得知，惟河南人民，能忍苦耐勞，且皆有一種剛建性，不肯輕下於人，附和於人，誠民族之特性也，余去歲山遊，以未得遊汴洛嵩高爲憾，今則如願以償，所謂只要有脚，則地球一周，不難矣，況國內有數之名山大川乎，此次之遊，自秋徂冬，已將三月，可以賦歸去來兮矣，原意今年遊山，定將五岳完成，因在漢臯前後耽誤一月，竟至入冬，則北岳之遊，雪地冰天，已不可能，應俟之明春。

九日 晴，晨起赴博物館遊覽，金石最多，而以甲骨文銅器爲最寶貴，此皆殷墟掘出之物，隔窗望之，有一室，內皆古石碑，門鍵不能入，問之守者，曰非官長來不開門，博物游覽，亦分階級，論勢力乎，乃悵然而出，登鼓樓擬參觀中山圖書館，門皆未開，樓上亦不准人登，未知何故，時已過午，急返厲午餐後，赴車站，搭車赴鄭，換乘晚八時平漢車北歸，翌日晴，晚八時後抵平，此行爲期三越月，登衡嵩

二嶽，匡廬，嶽麓，龍門，首陽，各名山，遊武昌，南昌，長沙，開封，四省會，漢陽，漢口，九江，岳州，洛陽，星子，登封，偃師，八縣城，除車船多用免票，或半價票外，住漢有豫鄂皖勦匪司令部招待，處處節省外，僅費去七百元，不然當逾千金矣，時艱款絀，又築債台，奈何奈何。

楚贛豫紀遊詩

漢阜苦熱 登樓原爲納涼來，四壁猶如爐火煨，恨不乘槎天上去，廣寒宮裏好徘徊。

武漢久旱 雨師消息已沉沉，日日樓頭空望霖，江漢水深復火熱，那堪再見旱災侵。

遊寶通寺謁黃坡靈（在武昌城東） 革命先揚武漢旗，爲民請命共和期，而今遍地猶烽火，靈爽在天知不知。

其二 笑看三海起新宮，（洪憲）天下爭誇勸進功，惟有我公持大節，凜然堅不受王封。

遊張公堤（張文襄公督兩湖時以漢口年年受江水之災築堤防之水患以絕） 今人孰敢比張公，開口侈談

建設功，試看築堤三十里，斯民蒙福利無窮。

九江之廬山 輕舟朝泊九江濱，遠望匡廬面目真，快買征車山上去，好聽雲外瀑聲頻。

好漢坡（登廬道中） 牯牛嶺下路平平，上有危坡未易行，拾級登來不費力，可知好漢是虛名。

牯嶺街 萬家樓閣起高峰，山市繁囂歲不同，已失原來真面目，匡廬何處覓遺蹤。

登大漢陽峯，遇買君明倫，結爲徒遊同志，而買君竟因候謁軍事當局，半途而返，以詩送之，徒登匡嶽方成侶，忽返軍門聽召書，自古長沙多策略，漫遊愧我太慵疏。

赴文殊塔途中苦熱 暫避秋陽曝，人來石窟涼，小休不欲去，爲愛看湖光，（東南可望鄱陽湖）宿觀音閣（慈航寺） 慈航且小住，散步六泉東，（閣前有天下第六泉）隨意聽流水，橋頭立晚風。

鄱陽湖泛舟 大漢峯前辭五老，彭蠡湖上任徜徉，水天一色連空碧，沙島夕曛送遠黃，雖有風濤似蒼海，若逢煙雨勝長江，用爲舟楫愧于我，踏破煙波樂此鄉，星子（湖濱縣名以湖中有殞星也）人間不歸去，女兒城（在牯嶺附近）上更微茫，白雲鷗鷺無心侶，綠樹人家過眼忙，登望湖亭（亭名）欣晚眺，傍吳城鎮（在湖濱爲四大鎮之一）泊斜陽，極目東南五百里，欲尋涯涘歎汪洋。

遊廬山後轉南昌之九江 我與匡廬有夙緣，舟車四面往來看，潯陽江上琵琶曲，不及山中瀑布湍。青玉峽龍潭 一瀑從天降，潛龍久不吟，潭浮青玉峽，誰得測高深。

登山樂 漫道登山苦，塵勞苦更多，山川饒至樂，須在苦中磨。

舟中寒瀉思家 從來不識病中苦，腹瀉偏于客裏嘗，安得老妻施妙手，（妻有治病常識家人得病一治即愈）思家豈是爲情長。

看輿圖有感 九一八，忽三周，流亡到處任遨遊，廬岳歸來興未盡，思將南泛洞庭舟，湘水衡山何處是

且展輿圖一推求，不見長沙見遼瀋，忽然東海風雲到案頭，白山黑水共誰語，寒林零落故園秋，手披此圖不忍釋，千華醫閭望悠悠。

登嶽麓山晚歸 山鐘敲破嶽麓雲，晚煙輕罩禹碑字，湘波歸棹故遲遲，貪看蒼茫洞庭月。

上封阻雨（上封寺在衡嶽祝融峰） 夜來雲霧已漫天，山寺高寒聳客肩，七十二峯看不見，簷流惟聽響涓涓。

其二 在昔昌黎曾禱晴，于今霖雨望蒼生，寧教阻我遊山興，益大何妨三日傾。

其三 憶昨登峯日，淋淋汗洗顏，忽然三日雨，寒氣滿秋山，被擁祝融頂，雲封九女（峯名）鬟，聽經晨起早，讀志臥遊閒，最妙詩偏潤，非晴客不還，鄉心痛遼瀋，農事樂荆蠻，恨少清明界，誰逃混沌關，瀟湘何處是，祇聽水潺潺。

其四 風雨晦冥五日連，名山久寄是前緣，五峰縱秀皆雲隱，隱到何時可見天。

其五 八月山居風已冷，況逢陰雨報秋聲，禦寒無備隨從病，敢向天公祈早晴。

其六 神奧幽區尙未遊，雨師留我祝峯頭，閒邀方士談仙佛，坐看浮雲忘樂憂，書院最多懷嶽麓，峯嵐特古數岫樓，此山獨擅文風粹，豈是嵩華恆泰儔。

雨中詠衡山 衡湘今歲旱，三月無大雨，遠岫忽生雲，簷前聲浙瀝，風逐寒篠鳴，念菴（明人羅公字有

手植松）松翠滴，望日臺（台在寺北）雲封，雷池（池在祝融峰後）聲霹靂，七十二峰高，面目都遮蔽，不聞遠寺鐘，只因烟霧密，瀑流勢奔騰，誰見飛雪玉，天地入空濛，高寒有雁唳，雨中景最佳，洗我塵凡慮，開窓望山園，菜色入簾碧，模糊香客來，小僧爲脫履，高唱咒洋洋，爆竹鳴天際，朝罷嶽神歸，何憚衣履濕，更有好游人，踏破烟雲字，芒鞋成漏舟，登陟艱步履，嶺上支短筇，領略雲山趣，亦有客怯寒，又乏篔簹笠，室內尙清明，何必混沌入，待晴再出游，且學雅人趣，向僧借書看，快讀南嶽志，北窓高臥游，神已入山去，水簾躍飛龍，噴雪雜唾玉，方廣（寺名）最清幽，林深絕塵跡，南峙峻嶮峰，最古禹王蹟，金簡玉字書，無山尋其秘，黃帝乘龍飛，鼎湖何處覓，書院昔十八，讀書講學地，隱逸緬諸賢，唐宋明三季，唐遺院址五，明六宋有七，其中多名賢，在唐推韓（愈）李（泌），宋時趙（抃）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拭）稱巨擘，明有東郭賢，湛（若水）陳（白沙）堪與匹，三湘文風高，皆由此胎胚，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後，至今猶未替，而今雖多荒，流風何曾息，衡岳主文明，上應軫翼宿，至於仙釋家，此山更超軼，軒轅早飛昇，魏夫人復繼，有南嶽尊者，到此山始闢，刻經兼著經，輝耀於南北（叶比），真人有九仙，高僧十八子，其餘緇黃流，得道者多矣，非若華三峰，著名僅希夷（仄韻），秦岱雖云高，登臨有孔氏，封禪典最隆，自足光萬禩，廬山隱逸鄉，卓者亦無幾，若論風景佳，匡廬瀑難及，金石岱華多，上至秦漢止，重巒疊嶂幽，岱華更難比，質

之來游者，能否嗤吾僻。

斥寺童 僧寮靜可棲，幾見揮塵帚，小童學懶殘，千呼亦不出。

贈潘君衡蕪（君爲醴陵艸局長） 秋雨山中感寂寥，醴陵高士祝融朝。晚筵共叙萍蓬話，知是江南一楚翹

，職盡卅官惟利國，祿慙斗米不彎腰，吾家何處來相問，故國河山變大遼。

上封阻雨贈寶生和尚 秋雨梵宮七日留，高僧待客意綢繆，素珍有味腸都淨，新榻無塵夢自幽，萬壑雲

烟迷覺路，幾行詩句寫鄉愁，靜中亦解參禪事，愛聽鐘聲出曉樓。

其二 勾留不去非關雨，我與名山有夙緣，何日塵紛能了却，長居神嶽樂於禪，著書安敢追文定（宋胡

安國），煨芋無妨學懶殘（唐僧），富貴功名皆夢幻，快當復我性中天。

喜晴 晦冥否塞豈能久，日月光華會有時，天外峰巒都洗淨，秋高山色看尤宜。

禮慧思大師三生塔 石刻萬卷經，洞藏雲居寺（平西西域寺），思師發是願，靜琬承其志，我今遊衡嶽，

欲尋其逸事，詢之福嚴僧，均苔以不識，粵攷佛祖紀，未載此勝蹟，我與師有緣，以詩啟其闕，試看

小西天（在雲居寺東山），詩碑巍然峙，（詩曰，藏經石洞白雲封，千古爭誇靜琬公，南嶽大師發始願

，而今誰識慧思功，）西域唐浮屠，又鐫始願記，（石經始願記云，縣志載，石經山記略云，北齊南

嶽僧慧思，慮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闔封嚴整，座下靜琬承師囑，成其事云，觀碑志，多言琬公

發願，而不及其師，千載而後，恐人僅知有琬公，而不知有其師，縱其師不欲居功，而獨享盛名，又其琬公之意，茲謹綴數言，俾後之覽者，知刻石經之功，不僅在琬公，而尤在其師慧公也，（此功在我師，座下何可據，今來禮靈塔，師曰是不是。）

贈福嚴寺禁言美髯隱僧 游踪轉過鉢峰前，忽見飄然一美髯，知是吾儒來隱者，問之底事默無言，語多召禍應緘口，道在明心何閉關，試看世間真啞子，幾人成佛與成仙。

其二 世事於今安可問，人心不古劇堪憐，受過千折方知隱，看破六塵乃曰賢，生命有涯無百歲，回頭是岸況三年（禁言三年），老僧莫笑我猶夢，我已優游樂性天。

方廣寺道中 幾經深谷幾登嶺，到處都饒世外景，澗邊竹翠映晴嵐，中有梯田稻萬頃。

食毛栗子 美哉毛栗子，餉我是山童，遠客不相識，偏當刺蝟虫。

濫泥窪望祝融峰 山半崎嶇路幾彎，小休倚杖濫泥間，北辰忽見天開處，一點祝融夕照殷，殊堪近日上封寺，玉石凌霄天尺菴，且喜長空晴萬里，悠悠不見白雲還。

詠嶺西竹林 剛過西嶺下幽叢，一澗遙通夕照中，兩岸層巒青到眼，萬林鳴篠翠當風，爽經秋氣休誇菊，節到歲寒不讓松，山家常領七賢趣，且恃此君利我饔，（產竹最富，山民賴以生活）。

遊岳州阻雨車中懷岳陽樓 洞庭風雨夜沉沉，未在舟中已斷魂，恨與君山無緣分，誰教雲鎖岳陽門。

遊方廣寺道中 一肩行李一隨從，天下名山印我蹤，探邃特來方廣寺，尋碑想上密雲峰，幽篁深助清遊興，流水時聞響石淙，回首祝融天外杳，煙嵐已過幾千重。

湘鄂火車中遇雨(打油) 車稱混合過風樓，未雨征人冷已抽，況有傾盆迷鄂渚，欲將拔劍斬鄉仇，爲防滴水都張傘，未泛大江竟漏舟，更有惹人生厭處，糊塗路警濫吹求。

衡岳詠八韻 位尊五嶽峙南天，關自洪荒不計年，峰極祝融星斗近，碑殘大禹古今傳，層巒疊嶂連橫勢，七澤三湘重鎮專，幽邃莫過方廣境，奇觀更有水簾泉，聖神難測夏虞績，勝跡常懷唐宋賢，峰秀凌空仰七二，菴多憶昔有三千，一勺遠望洞庭渚，五鏡分明湘水環，首起雁峰足嶽麓，茫茫蒼翠鎖雲煙。

南嶽懷古 衡峰高處接天池，跋涉來登何所思，挫敵空懷士壁勇，(向士壁，爲湖南制置副史，挫其元於岳市，潭圍解，和議成)，英雄肯學懶殘癡，(唐僧名，以牛糞煨芋，李鄴侯曾分食之，僧曰，君當領十年宰相，果然)，斬奸安得周王劍，(昭王躡劍，埋於此山)，攷古惟尋夏后碑，他日煙霞常作客，讀書當拜鄴侯師，(李沁曾隱此山讀書)

觀方廣寺宋徽宗題天下名山額 爲避胡兒南渡後，登封祇賸此名山，偏安尙有揮毫地，那識他年骨不還。

石湖潭 綠樹濃陰映碧潭，瀑聲何處下飛泉，幽深足擅衡峰勝，況有竹林千萬竿。

福嚴寺至衲樓道中 上下盤旋八十里，高低錦繡七二峰，分界嶺頭一回首，天外依稀看祝融。

宿北斗菴（無住持，有佃民二家，） 日暮又途窮，茅菴寄此踪，荒庭坐無語，獨對夕陽紅，隔壁嬰啼乳

，當窻米搗春，山農自有樂，應笑我疎慵。

衲樓道中妙溪午餐 峰過探葯路悠悠，欲得午餐茅店投，爲愛溪聲窗外坐，南天更好看衲樓。

衲樓頂望廻雁峰 登山有脚飛無羽，空望遙峰湘水旁，恨我家書何處寄，雁聲早已斷衡歸。

宿禹王宮 好夢朝來睡不成，雞聲剛罷又鐘聲，滿懷秋思共誰語，貪看衲樓起五更。

水簾洞 雲外響飛泉，朱陵不計年，洞天何處覓，惟看水晶簾。

筓輿（即山驕） 輕輿繫竹兩三竿，流水高山荷一肩，坐者不知勞者苦，扶搖直上翠峰巔。

尋禹碑 刻石無如選石艱，衡峰石少異他山，若尋禹蹟非難事，只在懸岩絕壁間。

尋衲樓原碑 爲尋聖跡開洪濛，踏遍衲樓前後峰，看石撥開雲霧窟，莫教永闕此神功。

禹王碑 神碑千古聳蒼穹，想見當年治水功，登嶽試摩蝌蚪字，幸瞻三代聖人風。

尋禹王碑 禹碑眞僞疑今古，辯論紛紛何自苦，我今實地去搜尋，踏遍衲樓不停躅，披荆斬棘鎮日忙，

不憚艱難與險阻，孰知神蹟終秘藏，未見蝌蚪見狐鼠，風雨霜雪三千年，縱有遺文亦剝腐，況此山石

鏤疏多，安能不朽垂千古，試看商周彝鼎文，胥是範銅鑄金屬，再看秦刻與漢碑，而今存者不多覩，由此推測此神碑，久已埋入沙合土，粵稽三代多銅文，有無碑制費探索（叶素），若是摩崖草莽間，塵積苔封尤宜沒，鏤于石壁或石坡，曝陽雷雨易蕪爛（叶布），云是周秦漢人造，亦難舉出確證據，今我所知有六碑，禹宮而外爲嶽麓，湯陰文王廟前者，不及黃鶴樓頭古，均是先後摩勒之，漢中吹台未入目，原碑已失翻刻存，始摩豈能撰學杜，後人不必苛吹求，保此亦是文明祖，自知管窺蠡測太荒唐，應俟天下金石大家示正鵠。

由南嶽返長沙沐浴 寂寂空山滌我心，芒鞋踏破汗沾巾，歸來縱有長沙（澡塘名）浴，仍是骯髒七尺身。
開岳州火車上水 徒火何能邁遠車，坎離相濟復相需，水儲量大吞滄海，載到洞庭好灌湖。

洞庭晚霞 正愛秋波夕照中，忽驚天上落霞紅，三湘舳舻皆飛紫，萬里雲煙盡吐虹，誰把臙脂染湖色，不教斧鑿赭山容，同舟已忘風濤險，不斬蛟龍看火龍。

岳陽樓遠眺 洪都江上已無關，巴郡湖邊尚有樓，對酒莫談赤壁月，扣舷且唱洞庭秋，青山黛色連黃鶴，綠樹波光泛白鷗，休管湘妃遺恨事，茫茫煙水下扁舟。

洞庭湖泛舟 萍踪莫戀岳陽樓，山色湖光好放舟，安得乘風八百里，盡將好景望中收。

君山即景 平湖天際泛青螺，煙景霞光向晚多，遠望歸舟帆影外，雙雙白鷺掠晴波。

朗吟亭小酌 憶昔登臨孰朗吟，我來杯酒壯詩魂，千秋佳構南樓記，無復後人敢步塵。

其二 鮮鱗幾尾市湖濱，把酒名山且淺斟，竹外清風亭外月，詩情醉後更深沉。

洞庭歸舟遇大風浪 一葉扁舟水上懸，湖光盪漾浪滔天，心平不怕風波險，依樣回頭看遠山。

詠漢口銀行公會食客（即三省剿匪總部招待處） 黃金幾見築高臺，天下何人識雋才，此處大烹能養士，愧無尺寸報涓埃。

其二 臨江樓閣好閒居，食有魚兮出有車，濟濟多才誰市駿，朝朝無事若眠豬，孟嘗好客非徒哺，諸葛躬耕自有廬，秋冷不妨賦歸去，再來應待杏花初。

漢口車站贈別同仁 遠避江漢故人稀，夜色蒼茫恨別離，猶憶湘君山上酒，肯忘楊子畫中詩，久安食客非初志，誓掃妖氛會有期，汽笛一聲我去也，黃花晚節正當時。

其二 東海風雲何日收，三千萬衆盡成囚，少年努力須爲國，莫學老人浪漫遊。

平漢路北歸道中 誰唱大江東，雲車走朔風，客愁隨去鶴，鄉信問歸鴻，野菊花多白，霜林葉半紅，不知秋已老，天地一游翁。

詠龍門 伊闕鑿成萬佛宮，青山開處水流通，膚功千古稱神禹，唐魏休誇藝術工。
偃師換車赴嵩 偃師城外暫停車，烟樹迷茫驛路遐，野老問吾何處去，少林寺內看黃花。

洛河渡 河出圖兮洛出書，兩閭奧秘啟其符，而今何處尋神跡，波上停舟問釣徒。

其二（洛伊二水合流處） 竚立何干待渡舟，洛伊喜見此同流，與農共話桑麻事，笑說今年慶有秋。

嶒嶺口望少室山 晚過嶒嶺口北風寒，一嶺南橫到眼簾，誰把銳峰都削去，平方拔地植巍冠。

吊少林寺 入門不見有僧來，古剎荒涼已草萊，五乳峯前秋瑟瑟，傷心一片劫餘灰。

其二 誰知漢栢與秦槐，滿目琳琅尙有碑，此是崧高最佳處，文人騷客足徘徊。

御碧山（少室） 憶昔金源此駐兵，中原不幸染羶腥，而今強寇仍猖獗，塞上悲笳不忍聽

宿少林寺（適有災民乞賑） 山中一夜北風寒，莫恨征人未着棉，試看災民皆露宿，問心何忍獨安眠。

其二 幾見沙門立戰功，唐封不受仰高風，（少林僧在唐曾立戰功，刺封不受，）於今愧我無拳勇，大夢

沉沉傍臥龍，（太室形似臥龍）

其三 夢中正上嵩高頂，窗外忽聞破曉鐘，爲愛名山常起早，不教紅日過高峯。

登御碧（少室） 荒原秋草尙餘青，飲馬池邊已結冰，自是高峯寒到早，未登碧頂意兢兢。

詠嵩 長眠恰似臥龍居，左看肥來右看臞，不識何年能飛去，大風雷雨遍寰區。

石淙河 水淙淙石亦淙淙，澗底深潛有老龍，古碣常教雲氣護，聳巖不讓瀑聲洪，晴波風靜魚知樂，怪

石泉喧鳥不驚，武后有碑隔絕壁，水流難洗亂唐風。

嵩嶽 崧高五嶽鎮中央，自古人間仙佛鄉，今寺無僧觀無道，名藍到處半荒涼。

別嵩 七日遊嵩遶別嵩，朔風有意緩歸踪，離家猶著剛過夏，衣袷逢寒安耐冬，古色斑斕思漢闕，石淙泉石想唐宮，吟詩馬上無新句，回首貪看峻極峯。

夏曆十月一日嵩陰道上有感 南北雖分風俗同，小陽月朔祭先塋，冥衣早送怕親冷，我有冥衣送不成，書斷遶東家萬里，淚揮洛上路千程，兒孫豈是孝思匱，關塞猶聞笳鼓聲。

謁首陽山夷齊墓 北枕大河南帶洛，殷周誰有首陽山，聖清埋骨今猶在，八百王侯去不還。

其二 力諫東征叩馬前，商臣周粟恥爲餐，當年食斷薇薇種，塚畔滄桑盡植棉。（山上盡是棉田）

贈同車之張君立言（爲隴海路局商業科科长）張君與我緣何巧，鄭洛往來共一車，同是泮宮書種子，更爲鐵路學專家，勤勞積著關中役，風雅才誇薊北華，漫道萍逢少自己，聊將孤寂慰天涯。

禹王臺（在開封城南，即古吹臺，） 汴州城外古吹臺，唐有三賢（李白，杜甫，高適，）樂此來，都說詩人好放浪，不然何處展雄才，禹功治水留神蹟，繁塔無尖遭劫灰，勝地多因賢聖著，於今誰不是蒿萊。

龍亭前潘楊二湖（汴民言，潘美湖濁，楊業湖清，） 今古誰能清濁分，猶存公道大梁民，龍亭往事何足論，湖水分明鑑戒深。

山遊自覺 事業原來夢一場，古今一樣感滄桑，且還四十年前我，守道安貧樂此鄉。

魏君味薑，余之留日學友也，因余南遊歸後，又在北海間作滑冰運動，特贈以詩，曾次韻和之，茲當遊記梓成，空餘半頁，爰書於後，以之補白，

原詩 漫說金臺雪作堆，青鞋曾踏祝融回，元龍湖海多礧礧，短袖滑冰歸去來，

其二 少年兒女添新樣，老去春蠶尙有絲，且向蕭娘借明鏡，冰刀割取玉琉璃，（北海傳爲蕭后粧台，今有溜冰場）

其三 脚根消息自輕鬆，宛轉無須着短筇，看到驚鴻翻一笑，老夫今日果獨龍，

其四 燕山楚水閒遊遍，又向冰壺汗漫遊，行健不知風雲冷，宛如橫槩按涼州，

和詩 瀟瀟海上凍雲堆，士女爭先賽幾回，堪笑老夫餘勇在，也隨年少共溜來，

其二 怕寒只爲血無熱，耐冷河妨髮有絲，且向玉池飲冰雪，快刀劃破碧琉璃，

其三 鐵鞋緊縛莫輕鬆，飛上瓊台不倚筇，海闊天空任馳騁，笑聲驚起水中龍，

其四 雙虹剛罷又瓊島，人在凌花鏡裏遊，但願東風遲解凍，買刀容我到并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記 者 海城陳興亞

製 版 者 華昌製版局

印 刷 者 京城印書局



060

中華民國廿六年壹月拾六日

